

他的身邊

落下一顆砲彈。

小腿的骨頭

被彈片炸斷，

沒有哼一聲，

咬着牙指揮作戰。

\* \* \*

那一年：

隊伍到東北，

兩千里行軍。

他拖着一條跛腿，

和戰士們一樣，

沒有騎過馬，

還幫同志扛大槍。

高級小學國語課本（秋季始業用）

第四冊

\* \* \*

那年冬天，

遼西殲滅戰：

他腿上

第三次負傷，

上級留他在東北休養，

他堅決不幹：

「反動派還沒有打完，

我怎麼能不上前線！」

\* \* \*

平津解放了，

大軍南下；

三千里的征途上，

他沒騎過一天馬。

一五

著主齋寢畫集五第說小俠武篇

俠武英雄



武俠長篇小說 畫寢齋主著

# 俠義英雄譜

詠說山猿有眼無王

## 第五集

第二十一章

絕嗣嘆凄凉 醉鬧賭局贏錢買子  
避敵嫌鹵莽 誤毆衙役惹火燒身

第二十二章

西隣驚惡貓 小闖王好意全骨肉  
千里蕩遊踪 和尚苦心護孤雛

目

第二十三章

受業賊師恩 董海川精習八卦掌  
討鏢全友義 田經武巧變六合槍

次

第二十四章

傳天害理施陰謀 逼姦貞烈婦  
濟困扶危仗義勇 痛懲歹毒人

武俠技擊  
長篇小說

# 俠義英雄譜 第五集

書齋主王醒愚著

## 第二十一章

絕嗣嘆淒涼 醉鬧賭局  
起敵嫌鹵莽 誤敵衙役  
卷火燒身

住前清同治年間，以技擊馳名全國的大俠董海川先生，傳號董老公，乃八卦掌一派

拳術的中興之祖，他平生仗技遊歷江湖，專喜行俠作義，以兩隻肉掌，和一口弧形寶劍，

對子午鴛鴦劍，打遍天下，不遇敵手，偶爾到在熱河赤峯境內，因有圖謀，化裝為繼

破鞋的窮老頭兒，混迹市廛，遇有當地的土棍流氓李，率領爪牙，欺侮一個賣解的女子

施晴虹，他路見不平，上前相助，把疑誤李碰傷趕跑，救了施晴虹和另一個仗義助拳的

青年倪一德，三個人同入店房屋內，互相展詢邦族，先是施晴虹自述如何慘遭家難，父

親施井然和嫂楊氏都被她後母崔氏與其奸夫左幼君和謀殺害，胞兄施大亦失了蹤，弄

得家敗人亡，祇剩了他自己孤身一人，正欲尋死，却被俠尼性天搭救，並傳授了高深的

武術，如今她伴娘媽劉張氏以賣解為由，到此尋仇報怨，方纔與疑眼李同來誇爪牙中有

一個薩回回，即是當年在北京某王府裏因爭總教師的職位，暗用重手法擊殺趙叔父施毅

然的仇人，她此來順便亦要尋薩回回報仇等語，那仗義助拳的青年俠士倪一德亦自叙來



1167  
134658

俠義英雄譜 (卷五)

一

歷，說他因爲妻室傅氏不良，私通姦夫宋錫三，害得他母死家焚，身得瘋症，幸遇鹽山使隱賈雲鶴，隨之學藝五載，並將瘋症治痊，日前他回鄉報仇，始知姦夫淫婦已經偕逃到了赤峯，他便追趕前來，路過滄州時，曾因懲治惡霸陳崇善，燒了三皇會邪教的匪巢，因得結交滄州武術名家李鳳崗與其親戚程鴻元，且與俠士安治國，何治平，蒼玉等結拜爲金蘭契友，及至他趕到赤峯，正要去訪宋錫三等踪跡，不想在此遇着土棍羅跟李率衆欺凌這位賣解的使女施晴虹，每旁觀不平，所以捨身相助等語，大俠董海川當時聽罷，遂亦述說他自己的履歷，他說他幼年會隨少林派六合門宗師田經武習武，二十來歲時，因爲他所組織的武會裏的朋友們在鄭州鐘廟會上擺設把式場子，被一位自稱活報應的南方老人給踢了，當年青氣盛，又被朋友所激，單身到了江南徽州要去找場，及在黃山雪花嶺後一座小破廟醴泉寺內尋着了活報應，却驚服活報應的師父瘋道人的神奇武功，遂拜瘋道人爲師，留在那座小破廟內跟隨瘋道人學習八卦掌和劍術等，暇時偶和師兄活報應談起廟內寄居的一箇小道士名叫那猴子的來歷，據活報應告訴他說，猴子竟是一隻人面吡猴和流落深山的採藥人配偶所生，並非完全人種，嗣經四川黔江縣丫頭嶺紫竹上院的住持老僧涵一撫養大了的，猴子在十歲時，便隨涵一學得許多武技，一日，他正在廟前樹上追捉翠鳥玩耍，忽然來了一個四十來歲的莽撞漢子，抓住了猴子的胳膊，向他詢

問涵一和尚可在廟裏，以致放飛了他掌中的翠鳥，猴子發了頑皮劣性，抽冷子在那漢子的小腹上猛擊了一拳，摔脫了胳膊，撒腿就跑。那漢子生氣追時，又被猴子驟發石子，打傷兩額，猴子越牆入廟，報告了老僧涵一，涵一出來查看，那漢子盛怒之下，已抽出鑽行李的哨棒，一陣風般打進廟中，看守山門的兩名門頭僧攔他不住，俱被打傷在地。他正提着哨棒趕至大殿院內，叫囂怒罵的尋人廝鬪，涵一一見，却認得那漢子，便忙喝阻他莫要撒野，那漢子兀自施威，聽得涵一的喝聲，急忙旋身向後察看，及至見是涵一，立時怒氣全消，哈哈一陣怪笑，匍至涵一面前，丟了手中哨棒，撲倒身軀，納頭便拜，口中喊道，俺的和尙老哥哥，你可想煞俺哩，今日纔得見着了你的面，終算不枉俺這些日的奔波勞苦了，涵一見他如此，既覺可氣又覺可笑，即忙伸手將他扶起，含笑說道，湯林賢弟，咱已幾年不見，你還是這樣毛躁脾氣，可見山河易改，秉性難移哩。來來來，有甚麼話，咱且到後面方丈去講。說罷，纔待拉着那湯林同往後院，湯林一認警見猴子立在涵一身後，兀向自己笑嘻嘻的呆望，忽得想起方纔在廟外曾被猴子冷不防向自己小腹猛擊一拳，並飛石打傷兩額之恨，不禁怒氣復起，推開涵一，吼一聲，便奔猴子撲去，嘴裏罵道，俺把你個小忘八日的，方纔打了俺這回藏在這裏便算了不成，罵時，手隨口到，左手一晃，右手醋缸也似的大拳，逕照猴子頭頂擊下，虧得涵一手急眼快，急遽上

前用手格住，猴子乘隙一溜烟逃入後院去了。涵一忙問湯林何事與他頑童鬪氣，湯林怒氣忿忿的自將方纔在廟外如何被猴子拳擊石打等情，草草述說了一番，述畢，咬牙切齒仍要追尋猴子報復，涵一聽知，忍不住嘆味一笑，遂替猴子向他好說歹說的講了一回人情，竭力勸他偌大的人何必定與十來歲的一個小頑童認真嘔氣，湯林碍於涵一的情面，不便再事深究，只得勉強點頭作罷，於是拾起地上的哨棒，跟隨涵一方往後院走了幾步，驀自想起他的那細行李尚在廟外丟置，未曾檢來，於是呀了一聲，翻身就奔外面飛跑，涵一不知何事，喚他不住，只得在後尾隨，這時那兩個被湯林打倒在地餓門的僧，先後已都爬起，各自撫着傷處，一瘤一拐的齊聚涵一面前訴苦，述說湯林如何不通人性，凶猛似虎，方才他因為追趕猴子，不但使出蹶腿千斤力，將山門左邊的角門連門樞一併踢倒，闖進廟來，又將外院一個磚砌的大香塔推塌，兩個門頭僧上前一攔他莽性大發不分皂白，一陣亂打，故爾皆被打傷，現在務請涵一給他二人作主，涵一皺了皺眉，祇得對那兩個門頭僧好言安慰了幾句，着他二人且去養傷，及至走到外院看時，果見伽藍殿前兩個一人多高用磚砌的大香塔，已然坍塌，磚頭香灰，狼藉滿地，山門左邊的那個角門，亦已連樞倒落，橫於甬道之上，涵一看了，半晌沒作理會處，惟有速宣佛號，自說罪過罪過而已，旋喚來一個當值的執事僧人，吩咐暫且派匠速把角門和香塔整理起來，將來再令湯林自行正式補修。



吩咐方畢，湯林已用哨棒挑着他那細小行李，急急走進，會着涵一，同往後院走去，到在方丈室內，各自落坐，彼此叙了一回契闊，涵一搭訕着便問湯林遠路來此何幹，湯林講了一篇，說出一篇話來，涵一聽畢，不由低首沉吟起來，原來這湯林乃是山東青州府人氏，他的父親湯和，本係一個無賴小人，素日依仗略知藥性，胡亂配些丸散膏丹，因出兜售，以賣野藥維持生計，兼亦爲人開方診病，只要他有利可牟，就不管病人服了他的藥後，是死是活了，起初祇在他家附近賣藥行醫，後來因接連治死幾個人，鬧了兩場人命官司，虧他捨得錢囊出資打點，又聯絡下一個刀筆訟師，替他竭力的具狀飾詞巧辨，他纔得找保出獄，但是家鄉從此不能立足，便偷偷的溜出來，到處流浪，仍以賣野藥糊口，湯和的這個兒子湯林，自幼就被父親送入河南登封縣嵩山少林寺內爲僧，十來年間學得一身很好的武功，湯林的本師禪名宏愿，與涵一請師父宏德大師平輩，所以湯林和涵一亦是同門的師兄弟，不過他二人在廟裏並沒見過面，皆因湯林入廟時，涵一已經離廟數年了，湯林靈了十來年的沙彌，學得武功之後，因他品行不端，犯了難赦的清規，被他本師宏愿追去虔牒，趕出廟來，他就在外邊蓄髮還了俗，寄身江湖，轉徙於河南山東一帶的小股匪幫中胡亂度日，及至他父親湯和溜出家鄉後，父子偏巧在曹州府相遇，湯林便幫同他父親往各地去騙入，依仗着湯和的條子很硬（口舌很能說），鋪鋼（用言語自誇

已能，卽所謂生意口也。攏黏（攏絡被騙之客）全都在行，所以生涯頗不寂寞，衣食倒亦無憂，他父子由北往南，很走過許多大小碼頭，見過不少高低世面，所以湯林對於江湖上一切情形，和各行內幕，都說十分熟悉，莫看他外似憨直，然而內實狡詐，皆由飽歷風塵。久經磨煉所致。後來他父子流轉到了廣西，湯和病死在旅店內，丟下湯林一人，生涯便大大的衰落下來，漸致數日不進分文，弄得時常終日枵腹，湯林只好另想生計，又拾起舊日老營生來，伺隙作些偷摸搶劫的勾當，不過因爲孤身無伴，不敢大舉萌幹而已，叵奈廣西地面並非繁華富庶的省分，只苦每次所獲無多，偏又遇着地方官治盜頗酷，稽查得亦極嚴厲，趕得湯林東跑西顛，不敢久據一處，有一次且幾乎被捕，幸他身手矯捷，武術高強，破出死命和捕盜的官役很鬪了一場，纔得逃脫了法網，而身上臉上却都受了重傷，嘴角腮旁終留下了一道刀傷的疤痕。他逃脫之後，頗自悚懼，潛踪匿跡，在桂林府屬灌陽縣境內山間隱伏了幾個月，結識了一個同道的朋友，替他營謀着拜在桂林府著名鬼師谷長生門下爲徒。學會了驅妖遣鬼，畫符治病的法術，廣西地面風俗素極迷信，對於鬼師，家家戶戶俱都極端信奉，目爲神聖一般，凡有病人，不去請醫服藥，却必延聘鬼師，作法禳災，其流行的情形，較比北方那些看香，頂神，求仙，還愿等，還興盛百倍，湯林幹了三四年，倒剩下了些錢財，生活亦安定舒適了，誰知他飽暖思

淫。漸漸露出了賊人的本色，竟搭襖了一帶無賴匪徒，結納了幾個惡役訟棍，鎮日在外拈花折柳，酗酒賭博，甚至敲詐勒索，橫佔強奪，專行欺壓良善，傾害好人，仗着他既會武術，復擅邪法，更有手下一班無賴匪徒助紂爲虐，作其爪牙，既或鬧出事來，尚有衙門內外一羣惡役和訟棍爲其護符，作其奧援，於是弄得人人對他懷恨，個個對他切齒，但苦一時鬧不過他，轉轉無法懲治。只得瞪着眼睛乾瞧着，橫行無忌，任意害人傾財而已，常言道，爲惡之人，終須有報，該報不報，時運未到，又道是惡人自有惡人磨，想是湯林作孽太甚，該當受報了，有一天，他的寓所門前忽然來了一個窮老道，是個六十多歲赤面長髯的胖子，自稱名叫五悟子，是從江西貴溪縣龍虎山來的，要見湯林有話說。湯林看他的神色，明知來意不善，却不曉得這可甚麼仗恃，及至將那老道讓進院內，那老道竟爽直的向湯林索銀三千兩銀子，說是要去賑濟災民，湯林當然不給，雙方由口角以致交起手來，湯林的少林拳本極高，以前久涉江湖，很少落過下風，不想今日交手不過一盞茶時，竟被老道施展太極拳法，猛然一掌擊在脊背上，打得一脚跌倒在地，口鼻冒血，昏迷不醒，他那寓所裏的人，都嚇慌了，誰敢上前攔那老道，任憑老道揚言自去，待到湯林甦醒過來，再問那老道，早不知走到何處去了，當天夜裏，湯林請醫診視，才服下藥去，不想他住的屋子裏無端火起，一起火時就極猛烈，無法施救，虧得有人

把湯林從火窟中搶救出來。沒被燒死，但他的房屋。傢俱，衣服。器皿，以及房產的契照，或債的借據等，一概燒化在火場裏，除去一身之外，弄了個一掃而光，這一來，把個重傷在身的湯林幾乎痛殺氣殺，那些會被他傾害過的人們却都幾乎喜殺笑殺，各個念着佛號，說是天爺有眼，報應昭彰，事後湯林自把燒殘的靈柩收拾起來，好歹變賣得幾錠銀子，藏在客店裏慢慢的養好了傷體，轉得了性命之後，自知不能再在此立足，便打算夠奔江西去找那個老道復仇，他仗着江湖道上的事兒都熟悉，又有很好的武功在身，一路上不是搶子，攔點兒(攔騙愚人以詐財也)騙人，就仍是偷盜搶劫，以維生活，誰知到了貴溪龍虎山，設法向上清宮天師府裏仔細打聽了多少日子，並沒有那樣兒一位叫五倍子的老道，鬧了四千里奔波，徒勞往返，他於掃興歸去的途中，路過湖南湘潭，才認識上了涵一和尚，彼時涵一正在一座大佛寺裏掛搭，因聽湯林自己說是少林寺裏出來的，乃是宏愿大師的徒弟，本來少林寺的人口衆多，各房所收的徒弟們又僧俗皆有，涵一既不知道湯林已往的一切劣迹，祇念他是師叔宏愿禪師的徒弟，究係同門兄弟，所以與他十分親熱，彼此在一處盤桓了許久日子。漸漸看出湯林的行爲多不正道，涵一雖會向他屢次忠言勸戒，無奈湯林置若耳旁風，並不稍改惡習，涵一老大不悅，頗想設法給師叔寄個信去，請宏愿管教管徒弟，使其入於正軌，免得污沾了少林寺的名譽。偏巧這當兒

上又遇着一個新近從少林寺放出來。往各地去朝山拜佛的老和尚，涵一對這老和尚偶談起了湯林的近況，才由這老和尚口中把湯林當初在少林寺裏如何品行不端；犯了不赦的僧規，如何被他師父宏愿禪師追去度牒，趕逐出廟等情形詳細告與涵一，涵一這才明白了湯林的底細，從此自然便與他日漸疎遠了，湯林雖亦出了涵一待他的情分不似以前，但他不明其故，依然和涵一竭力拉攏，涵一惟恐他爲非作歹，將來或將自己牽連上，於是悄悄自離了湘潭，自往川黔一帶遊化，後來便到了黔江縣境了頭嶺的紫竹上院裏住下遊踪。終在那廟裏享錫，作了住持廟務的當家老方丈，湯林本就是末路窮途，到處胡混。此地既無可流連，不久遂亦由湘潭往西，流落到了辰州府屬辰谿縣境內，結識了一個當地的法師丁有令，互相交換藝能，湯林把他當鬼師的能爲教給丁有令一些，却把丁有令所能的辰州符咒法和祝由科等設法套弄着完全學會，又在那地方行起道來，無奈那地方會使符咒和祝由科的人不少，頗有幾個名家，他既是個外鄉人，且又新來乍到，無論如何他的名聲和信用終不能壓過人家去，所以幹了三二年，迄未大紅大紫的得過意，祇能對敷着聊混吃穿而已，他雖有心遷地爲良，自到別省去開創碼頭，無如別省的人都不大信服這種以符咒治病的專爲絕對可靠，仍不如在本省裏多少尚能將就着活下去，他只好暫且忍耐，等候機緣，徐圖發展，近來他於衣食繫心之外，又加了一層室家之愁，原

來他已年將不惑，尙沒正式娶過妻室，一因他歷年來生活迄不安定，東奔西走，不暇顧及成立家室，二因他貌既兇醜，性又乖僻，行爲復不規矩，所以無人肯給他提親說媒，實亦無人願把女兒送進火坑去給他爲妻，三因他一向拈花折柳的在外浪蕩慣了，尋常不是妍靠，個蕩婦，就是姦佔一個民女，所以並沒打算過正式娶妻留後的正經事，如今年將四十，膝下猶虛，又因食不甚充裕，正在忍耐着苟活之期，無財無勢，未能妍靠或姦佔上一個女人。混得只賸孤身自己，寂寞之中，便想起了現在的妻室和將來的子嗣等問題，心中頗有愁悶，很想設法立起一個家庭來。安享幾年室家天倫之樂，最不濟煞，卽或妻室暫娶不起，亦要先弄個像樣兒有趣的兒，權作螟蛉，以慰淒涼，他每常想起這件事來便感嘆不已，於是就把這種打算，橫梗心中，到處留意，有一天午後，他自己在小飯舖裏獨吃悶酒，吃得醉醺醺的闖到飯舖房後小胡同內一個賭局裏去，摸了摸腰間尙有六七錢碎銀子，他便擠上寶攤，迷迷糊糊的全放在公上，押了孤丁，少時開出寶來，么竟贏了，這時偏巧聽見賭局後院一家土娼屋內有個女人哭泣，哭得很悲，且有小兒哭叫之聲，他只顧注意聽察那邊究竟是什麼事，並沒留神寶案子上的情形，莊家見他不檢起案子上的原注兒和賠的錢來，疑着他連本帶利仍都押么孤丁哩，便問了他一聲，他醉中模糊，又值精神旁注之際，遂順口答音，應了一個嗎字，及至二次開寶，居然坐窩

，么又贏了，他還在扭頭側耳，儘聽後院的哭鬧哩，莊家賠了錢後，看他仍不起注兒，而且意似不屬，這才推了他一把，教他把案上所贏的錢財取起，他糊塗糊塗的巧贏了這些錢，心中一高興，立時賭風大興，接着押甚麼偏就出甚麼，不管是押穿，押槓，押孤丁，來回必見紅錢兒，不大工夫，竟贏得五十多兩銀子，和二十多串大錢，他現現銀和銀票用手帕都包起來，掖在腰間皮兜帶上，只用這二十多吊錢作本兒，改到那邊案子上去耍牌九，不想這一改樣兒，賭風立衰，只一方中連輸四條，他不禁心中起了火，嚷着要向莊家拉鍋兒。莊家不肯，雙方正在爭執，却聽後院那女人的哭聲越大，湯林不耐煩了，呸的唾了一口發話道，喪氣，噯喪甚麼，俺這錢輸的才冤哩，只當給俺家兒子化了罷，推牌九的莊家是假像威猛的健碩大漢，聽湯林這話說得帶稜，不禁怒道，你說甚麼，要是輸得起就老實認頭輸錢，要是輸不起就夾着尾巴走開，少在這兒胡噉，湯林亦怒道，放你媽的狗臭屁，俺自說那噯喪的娘們兒，碍你烏相干，奶奶的，你是找打，那當莊家的大漢忙把面前案子上的錢帖碎銀攏起，還口罵道，好你醉鬼，敢講打聽，老子倒要管教管教你這野狸子做的雜種，湯林怒不可耐，用手撥開身邊同賭的人們，擠上前去，就要抓那當莊家的大漢，衆人見他二人要動手打仗，便忙從中拉阻，竭力向雙方安撫解勸，湯林不依不饒，非要動手不可，虧得有個小眼圓鼻的禿子擋住了的胳膊，死

拉活扯的方得將他勸住，湯林的胳膊被那禿子纏着時，覺得禿子的手把很有勁，好像掌力上會練過功夫的，即扭頭向那禿子臉上看了一眼，彷彿似曾相識，醉怒之中却又一時想不起在何處會過，只得對他點點頭，含糊打聽招呼，勉強按下怒氣，繼續還要再賭，衆人雖勸湯林莫再押這牌九，以免出事衝突，湯林不肯，只強笑着說，沒有沒有，俺是規規矩矩的好耍兒，只要他不放屁，俺有甚麼說的呢。衆人見他勸既不聽，只索任他，及再勸那當莊家的大漢，那大漢亦說，沒事了，他好好兒的要錢，我還能無是生非麼，衆人就不容易勸得方排解平和後，便教莊家重又洗牌，開門，衆人紛紛下了注兒，湯林站在莊家對門，下的是三道注兒每道兩吊錢，及至莊家擲骰派牌，湯林抬起他的兩張牌，羅在一處，先看上面一張見是大人，慢慢掣開下面一張看時，却是虎頭，正係九點兒二道全贏，湯林一高興，叭的聲，把兩張牌一下拍在案子上，大聲說道，哈哈，三道共合六吊，賠錢罷，小子，莊家回湯林這兩張牌上瞥了一眼，一聲沒哼，隨把他自己那兩張牌亦羅着翻過來先向衆人一瞧，只這一晃之間，湯林已瞥見他手中的浮面一張乃是二五，不由把嘴一撇，再看莊家，仰挺着上半身，兩手舉牌湊近眼前，全神貫注的才把上面那張掣開一縫，忽然眉頭一縐，立時叭的一下，亦把兩張牌使勁拍在案子上，隨向湯林大聲道，哈哈，三道共合六吊，拿過來罷，孫子，衆人急向他那牌上一望，原來是



二五配大天，雖亦是九點兒，却是天牌九兒正壓着湯林的人牌九兒，湯林心中一震，大膽着兩眼呆看着莊家把他面前的六吊錢統摸過去，半晌作聲不得，衆人一陣闐闐談論，湯林無心細聽，乘莊家二次開門之際，一掛火兒從腰間掏出銀子包兒，由包兒縫間拽出一塊十兩銀錠子，連同案子上餘下的八吊錢帖，一併在一處，說了句，大頭，旁邊有一個人因見湯林的神氣不好，押的法兒太大，恐其再與莊家衝突起來，便好意勸他別掛火兒，莫押這樣大的狐注兒，湯林一翻眼道，你管得着麼，你又不是莊家，幹甚麼你先尿哩，俺帶的是銀子錢，輸得起就老實認頭輸，輸不起就夾着尾巴滾。別廢話，人家莊家還沒尿哩，你替去人擔甚麼憂，莊家亦向那人發話道，着啊，朋友，你有錢儘管押，少管閒事，不用替我擔心，我輸了我背地爲難去，不怕我去租老婆，賣屁股，都礙不着旁人甚麼。你別替我担慌。現在在這兒既是要上了，就不怕疼錢。別管我的錢怎麼來的，肯多少咱就幹多少的，管他爺娘家當呢，幹咱，人家怎麼來咱就怎麼接着，沒關係，輸完了不就是夾着尾巴一滾麼，最不濟煞，我家裏還有老婆哩。出租出賣都能變出錢，只怕家裏窮得連老婆孩子都沒有，却還在這兒耍硬，那才算現貨哩，哈哈，朋友，我謝謝你好意替我擔心，旁邊那人一份好意却自找了變料的沒趣，不由漲紅了臉，衆人恐莊家再說下去，若是惹得湯林直接一答言，勢必又生是非，忙都攔住他的話語，催他快些

打散分牌，這一次，湯林自己看過兩張牌後，眉峯輕蹙，一言未發。卽輕輕的扣置案子上，儘把兩眼偷覷着莊家臉上的神色，只見莊家和趙一般，慢慢看罷兩張牌後亦扣在面前，却先溜着向案子三面的牌上各掃了一眼，見出門是六點兒，天門是八點兒，微微點了點頭，才問湯林道，你可翻牌露點兒呀，湯林亦道，俺不用翻牌，你只露點兒就摟錢好哩，莊家面上微顯笑容，說道，哦，你必是閉了，說着，先翻過一張大人，又捂着那一張，故意露出多半邊，是一頭兒紅么，說道，我是地橫……湯林未待聽完，心中一急，才要抹身就走，又聽莊家續說了三個字道，落蒼蠅，湯林方知他是大人配小錐，原祇是一點，於是精神一振，伸手急把自己面前的兩張牌一翻，大聲道，俺是一對么五……莊家伸頸忙向這邊看了看道，甚麼，湯林喘了一口大氣，才繼續說道，橫看，這叫黑鬼耍棍，他原來是地么配大五，僅兩點兒，莊家不忿道，你兩點兒幹甚麼說一對么五，裝甚麼蒜，湯林冷笑道，你一點兒亦幹甚麼說地橫，裝甚麼鬼蛋，莊家怒道，好說鬼蛋，咱這是要錢，不是鬪口，你憑甚麼罵人，湯林道，別管俺是一對么五或是兩點兒，相好的，十兩加八吊，一樣都得攙過來，發昏當不了死，耍賴當不了賠錢，給罷，別打岔，莊家立起眼來嘴唇顫動着，似乎賭氣子要說，偏不給你，因見衆人俱都把眼望着他的臉，便自把話吞住，哼了一聲，依次賠過了錢，正自忍着怒氣低頭洗牌，湯林一面將二十兩銀

子本利收入包內，帶回腰間皮兜帶上，一面唧唧噥噥的道，啐，這是要真的，不賠成麼，打岔要賴管甚麼用，莊家一抬頭道，少說廢話，誰說這不要真的哩，要不是要真的我還沒有這麼大工夫哄着孩子玩哩，方纔不是一文不少，全賠了你麼，你還嘔甚麼蛆，衆人忙都勸阻，不教他二人再鬪口，莊家只得仍自洗牌，却自言自語的道，真是喪氣，今天想是饒見屈死鬼哩，纏着我的腿跟我幹上了，我錢輸的多窩心，亦只當給我那忤逆兒子化了罷，湯林接口道，好小子，真不孝順，才給老子幾文錢，就覺着不合算哩，沒出息的東西，衆人愈陪他二人衝突起來，他二人却不住的鬪口，饒是怎麼勸阻，亦不生効力，衆人兀正分向雙方排解之際，後院那女人哭聲轟又大作，且有鞭扑喝罵，夾雜着小兒哭喊之聲，吵嚷成了一片，漸漸鬧到前院裏來，那當莊家的大漢因見湯林藉酒撒瘋，故意尋衅，不願與他認真嘔氣，便乘着這機會把牌一推，斂起案子上自己的餘錢，搭訕着走向院裏去看熱鬧，丟下牌九不再推了，衆人中有輸了錢的雖不願意，但亦恐他和湯林爭鬪起來，只好亦暫停賭，且都擁到屋門口向外探望，湯林拿起那十六吊錢帖，亦隨衆往院裏看時，只見一個猥瑣漢子挾着一個四五歲的小男孩，正往外走，後邊趕出一個二十多歲的鄉間少婦，擦着一臉怪粉，却被頭散髮，衣衫不整，哭得兩眼紅腫，淚痕滿頰，被一個枯瘦的男子拉住，只在後院門邊扯掙哭喊，另一樞平鼻大咀，滿臉橫肉中年婦

人，手持粗藤條，一壁怪聲怪氣的喝罵着，一壁向那少婦沒頭沒臉的苦打，打得那少婦哭啼鬼叫的嘶喊。但仍死命掙着要往外闖，同時那小孩亦儘媽媽媽媽撒潑掙鬧，雖被那挾着他的漢子連打了七八巴掌，依舊不肯住聲，湯林管着納悶，才要過去詢問，却聽身旁有一搭同賭的人和方才給他勸架的那禿子互相談講這件事，連生意聽了聽，才知那中年婦人卽是這後院土娼的鴇母，那枯瘦的男子乃是開土娼的男領家兒，與鴇母姘靠着，那挾小孩子猥瑣漢子是土娼的龜奴窩夥。今日這件事，據說係因前幾天男領家兒新弄了一個逃難的農家少婦來，逼她賣笑爲娼，少婦不敢不依，雖已開張接了客，但她帶着一個四五歲的兒子，碍手碍腳的時刻帶在身旁，死亦不肯暫離，鴇母和男領家兒恨不得教他把孩子送人或寄養出去，以免耽誤接客。無論向她好勸歹說，她只不肯撒手，惹惱了鴇母和男領家兒。從昨天已經將她苦打了兩三頓，她竟寧死不捨孩子，如今鴇母和男領家兒又用強迫手段，支使窩夥強把孩子抱走，弄出去或賣了或送人。所以少婦才這樣拚命哩，湯林聽知，心中一動，遂忙擠出屋去。趕到大門口上，攔住了那窩夥，向他詢問究竟，窩夥初尚不肯實說，及經湯林用話一擠，並露出欲出錢買這孩子爲自己義子之意。窩夥才點手喚過那男領家去，三個人湊在大門後頭互相磋商了半晌，男領家兒請湯林且在賭局屋裏等候，他趕回去和鴇母一同把那少婦拉進後院，等了不大工夫，聽着後院裏劈

劈叭叭一陣痛打，那少婦亦鬼哭狼嗥的大罵一陣後，男領家兒纔復出來，笑嘻嘻的遞給湯林一張毛頭紙寫的字據，詭叫審夥進來，將那哭得已經力竭聲嘶的小孩亦交與湯林，湯林立刻取出他贏的那捲錢帖，從中抽出十吊錢付與男領家兒，又取兩吊給了審夥，隨即掖好餘錢和那張字據，抱起小孩細看了看，微微一笑，然後向屋中那些齊把眼睛望着他的衆人臉上逐次掃了一眼，含笑說道，想不到今兒是好日子；俺又進財又添人口，哈哈，拿兒子的錢換了一個兒子，俺可真上算哩，說罷，單朝那推牌九當莊家的大漢瞥了一個白眼，抱着嗚咽未住的小孩，往外就走，他纔邁出屋門，屋裏立即人語雜亂，紛紛談論起來，湯林無心細聽，喜孜孜的出離賭局，先到他適纔吃酒的小飯舖內，買了兩塊糖糕，哄着小孩莫哭，小孩本已哭之，且正饑渴，得了糖糕，果然抽抽噎噎的暫時止了哭泣，湯林抱着小孩一壁往他自己的寓所走着，一壁暗自盤算着如何安置這小孩的辦法，轉過大街，從一條橫巷穿過去，方走到了一個僻靜地方，忽聽後面脚步急促，似乎有人趕來，扭頭看時，竟是那推牌九當莊家的健碩大漢，他便料着有事，即忙放下小孩，教他站在道旁牆下稍等，湯林自己回身屹立道上，丁字步兒一站，靜等大漢近前；那大漢脚步甚捷，轉瞬已到，與湯林對面立定，氣衝衝的說道，朋友，我有幾句廢話要和你說，不知你夠不夠個朋友，肯聽不肯，湯林一時摸不着頭緒，不知大漢此來何意，問

道，甚麼話，你說你說，大漢一抱拳道，朋友那方纔贏了我的錢，那本憑運氣，賭輸贏的勾當，沒有關係，你滿嘴胡噴罵了我，可是我亦罵了你，咱是半斤八兩，誰都不算吃虧，我亦看在你灌酒灌醉了的分兒上，不與你認真計較，祇有一棒，這小孩子亦却實得不差，難道朋友你沒有心麼，你想想，大凡好喝好賭的都是光棍人物，怎麼你的心腸這樣狠，亦做出這種不光棍的事來，依我相勸，趕緊把這孩子送回，使他骨肉重合，母子團聚，若不然你既有錢，就請馬上連他大人一併買出，救他母子跳出火坑，永在一處，那纔是慷慨磊落的英雄行徑，我久走江湖，雖不算甚麼正經人，但是我最好交朋友，管閒事，我的兩隻照子不瞎，早就看出朋友你是個………湯林聽他嘮裏嘮明說了一大串，頗不耐煩，不許他說畢，便咄的一聲，截住他的話鋒道，咄，你這篇話怎麼惹起，誰要聽你講道，俺買俺的孩子，却礙你無相干，你這明是輸錢被罵，心中不忿，前來和俺尋事，哼，你就照直說算的罷，打算怎麼樣，爽利講，別繞灣子，大摸冷笑道，我早知道你是這樣的人，不過我不能不用好言相勸，哼，可惜你這付像貌，枉其威武，原來你真就不夠朋友啊，好，我再說兩句廢話罷，你若真希罕這小孩，不肯聽我良言，送他回去，那末我再請你爽性亦把他媽買出火炕，好歹使他母子團圓，倘若你的錢財不夠，朋友，並非我吹牛，我情願當時添助你三二十兩，成全美事，若不然，我自去買

出他媽來雖亦不以，不過，朋友你可得把這孩子讓給我，不怕教我多出三倍價錢，我都照辦，只聽你一句話哩……：湯林搶着說道，把孩子讓給你，嘿，你好一付銅條子（謂舌頭能說也），別儘廢話哩，你說正經的，安着甚麼心來的罷，少和俺弄這套玄虛，大漢忙道，這就是正經的，那大人無論你救我救，總得教她和孩子好歹到了一處，總而言之，你捨不得孩子，就須連他大人一併弄出火炕，要是不要大人，就得趕緊交出孩子，湯林怒道，那末倘若不交孩子，你便怎樣呢，大漢瞋目道，不成，湯林撇了撇嘴道，不成又該怎樣，大漢暴怒道，我自育法子教你認頭，因為你是不通人性的畜類，所以要用管教畜類的手段，湯林大怒難耐，罵了一句，討打的忘八蛋，往前猛一遛身，奮拳照定大漢面門就擊，大漢側頸略閃，左手往外一挂湯林的拳腕，右手五指捏攏，向湯林左肩胛上猛然戳去，湯林一見大漢的拳勢，就知道是通臂長拳，火急閃扭左肩，左拳一壓大漢的右腕，右腿斜進半步，跟着右拳往前一崩，掏心取腑，大漢條地橫身，蹙着湯林拳勢擊空，右腿橫端，脚奔湯林左跨，湯林認得這是障腿，知道若被碰上，跨骨必折，遂忙擰身錯步，躲過這一脚去，不想大漢拳脚迅急如風，上面拳頭竟又撲頭鑿下，湯林的武術，本係少林正宗，頗得真傳，及見大漢拳頭將至頭頂，他並不架不格，脚下稍一拈勁，已自矮身抹到大漢身左，乘勢左拳一場，鎖肩挂肘，大漢隨着他的身形

身半轉，橫臂一撥，忙又斜錯半步，覷着湯林往起一長身軀之際，嘿了一聲，猛用雙拳貫耳，夾擊湯林的兩邊太陽穴，湯林無暇藏頭縮頸，忙使野馬分鬃，分開雙臂往外急架，不防大漢底下又是一腳，巧登梅，直踢丹田，湯林竭力往左一傾身，跨虎登山，不待大漢收回腿去，他竟藉勢右腿往前急掃，就地打個盤旋，大漢真亦不弱，挾山超海，把踢出來尚未收回的腿往前一邁，那一隻腿同時亦奮力一蹬，聽的騰身超過湯林的掃堂腿去，脚方點地，湯林往起猛一拔腰，斜身欲進，催箇望月，雙拳分擊胸脅，大漢擺肘過門，破了湯林的拳勢，於是二人就在這橫巷口外，來往回還的拚鬥起來，湯林把少林一支中兩峯大師傳流的一百七十三手絕命拳施展出來，手上是封，推，攔，打，盤，撩，撥，壓，腿底，是踢，掃，譚，挂，索，纏，絆，踏，脚下是躡，蹬，跳，躍，閃，轉，騰，挪，身形是進，退，迴，旋，急，徐，去，還，舉凡手，眼，身，伐，步，肘，跨，腕，膝，肩，週身上下無一處不見功夫，無一式不具妙用，而那大漢施展開通臂長拳，兼用太祖花拳三十二式，和十八羅漢手，亦是前打，後避，左盤，右旋，上躡，下伏，斜遮，側攔，快似狸貓，捷如猿猴，迅若雷霆，各猶閃電，舉凡一著一式，無不夠着精練。他二人工力悉敵，不分軒輊，正是棋逢對手，匠遇良材，各自小心加意的拚鬥了好大工夫，儘自輸贏難判，惹得行路的人俱皆駐足而觀，越聚越多，擠滿巷口，誰都



看得眼花繚亂，但是誰亦無法上前排解，良久，湯林偶一疎神，因為使了個葉底偷桃，出拳稍慢，被那大漢撥開他的拳勢，竟自欺進身來，一扁身子，藉用釘心肘要磕湯林前胸，湯林想躲不及，慌忙擰轉身軀，爽性使個險著兒側身往後猛撞，想用靠背背敗中取勝，那大漢見機真快，一見釘心肘出空了，乘着湯林擰身後撞之際，把屈着的胳膊驟然一伸，同時只聽澎啞兩響，大漢雖被湯林撞得往後一個踉蹌，幾乎跌倒，而湯林亦被大漢一拳擊中脖頸，打出三四步去，險些栽倒，看熱鬧的行人們一陣嘩噪，把他二人全都嚇了一跳，湯林抹回身形，喘吁吁的舉手摸了摸脖頸被擊處，覺得十分酸疼，不由越怒，纔要二次撲過去再與那大漢廝拚，忽聽人叢內似有小兒哭聲，他立時想起纔買的那個孩子尚在墻下，不由己的便向那邊望了一眼，不料那孩子竟已不見了，急向左右尋視，依然踪影皆無，湯林啊了一聲，微然一怔神間，瞥見巷口人叢一分，吆喝喝擠進幾個人來，當先一個却是方纔在賭局裏給他勸架的那禿子，後面隨着的幾個俱是短衣窄袖，手執單刀鐵尺等兵器的人，湯林未及看清那些人的面貌，心中認定是那大漢的同黨，拿着兵刃前來給他幫場，禁不住怒發如虎，且顧不得再找孩子，大吼一聲，立即撲近前去，不容分說，照定禿子的光頭就是一拳，幸虧禿子躲得快，只得耳邊掃了一下，但因湯林拳勁很重，亦覺熱辣辣的生疼，禿子被毆，愕然呀了一聲，急把手中的鐵尺

一躍，喇的橫着躍過一旁，湯林見他竟使鐵尺格拒，更以爲他們必是來與大漢幫擄打架的夥伴哩，於是不待禿子脚步立穩，驀的追躍過去，狸貓捕鼠，仍又莽然趕打，禿子一壁揮動鐵尺遮護身體，一壁大喊且慢且慢，我有話說，湯林這纔停止攻擊，退後兩步，與那禿子對面立定，氣虎虎的喝問他有甚麼話說，禿子開口纔說了我是本管辰州府……

……七個字，眼光一掃，忽發叫聲啊呀，隨大喝道，你那裏跑……不待喝畢，一挺鐵尺，作勢往前滾闖，湯林仍以爲他裏和自己動手哩，即忙往旁一撤步，不容禿子進前，趕緊探身揮動左手一領禿子的張神，右拳猛舒，照他左脇便擊，禿子手急眼快，霍地往外一封，怒叱道，閃開，別誤了我的事，湯林急切間不明白他的語意，身隨拳進，依然歇身進攻，禿子雖儘格拒，並不還手，但已怒喝如雷，祇叫湯林快些躲開，無奈湯林冒冒失失的只管奮擊不已，纏住了禿子定要奪下他的鐵尺方休，二人衝突遮攔的拆過了好幾著兒，就誤了不少的工夫，湯林纔從禿子吆喝聲中聽他自已報出是辰州府快班的捕頭，此來另有公幹，並非來和湯林尋釁，湯林半信半疑，方再停了手脚，禿子摸了摸耳旁發聲處，惡狠狠的瞪了湯林一眼，不迭說話，逕向那邊另一條小巷飛跑，跑着擺動鐵尺，招呼與他同來的那幾個人，撥開那條巷口的看熱鬧的人們，先後都匆匆奔入巷內去了，湯林看着詫異，無暇細察其故，且自尋覓方纔那大漢和那孩子要緊，誰知孩子固已

失踪，而那大漢這時却亦不知何處去了；湯林好生納悶，只得暫向看熱鬧的人們打聽，亂嘈嘈的問了好幾個人，纔聽明白，乃是方纔他與大漢鬪得正酣之際，他那孩子，兀在那邊墻下站着哭泣，有一個羅鍋腰的漢子溜溜瞅瞅從人叢內出來，將那孩子抱起，閃進禿子等適纔跑去的那條小巷內，那當兒就在他和大漢彼此各都失著分開不久之前，至於那個大漢，則在他追擊禿子之時。不知因何慌慌張張的忽亦穿進那條小巷跑了。湯林聽說孩子和那大漢先後既由那小巷走的，工夫俱不甚久，方忙亦躉身躡入小巷，逡巡追尋下去，一壁跑着，一壁忖度那大漢的來路，雖估量他必不是甚麼規矩人，但只測不出究竟是個怎樣一流的人物，旋又想到那孩子身上，忽自憶起方纔在賭局內曾見有個羅鍋腰的矮漢子，並不要錢，却站在桌子旁邊兩眼失失溜溜的儘自看人，神態很似尷尬，而且屢次與那大漢低聲說些甚麼，情形絕像舊好朋友，如今抱去孩子的羅鍋兒，想必就是那人無疑，湯林想着，身已穿過小巷，眼前岔路縱橫，不知應奔那條道兒纔對，站在這四通八達的路口遲疑了一回，又向路旁幾家店舖裏坐櫃的詢問，可曾見個抱着小孩的羅鍋兒過去，走上了那條岔路，巨奈問了幾家，全說未曾見着，湯林十分煩惱，於是信步前行，須臾轉出一道街口，認得此處已離自己的寓所不遠，因為天將黃昏，孩子既已沒地方再去追尋，無法可想，只得無顏搭彩的走回一廝，到了屋中，不顧脫換衣裳，問自

懶洋洋的歪在牀上，儘自琢磨適纔所經的那些事故，越想心中越疑惑亦越煩膩，漸漸精神疲倦，懶懶欲睡起來，朦朧瞢瞢的過了好半晌，正在似睡似醒，夢境模糊之際，猛聽院中脚步雜亂，像似幾個人匆匆奔向這屋而來，他方微開倦眼，忽然屋門開處，冒然闖進四個人來，湯林愕然睜眼察看，暮色迷離中，屋內又黑暗，倉卒只看不清來人的面貌，慌忙坐起留神細視，却是方纔的那禿子，帶着本縣衙門裏的兩個捕快差役牛三和大劉，餘外一個卻不認識，不由心中一動，料着他們此來必無善意，趕緊挺身站立牀前，先向本縣快班牛三問道，呦，牛頭兒，有甚麼，牛三翻着臉點了點頭道，嗯，有點兒事，不過不是我的事，這位府裏的大班蔣二爺和這位繆頭兒是正差，說時用手一指身旁的禿子與那不認識的人，繼續又道，蔣二爺如今帶着我們弟兄來，並沒甚麼大不了的事，只請你湯先生隨我們辛苦一趟，回到縣衙門去問幾句話，沒關係，你有甚麼隨手用的東西沒有，趕緊收拾一下，咱們這就走罷，湯林一怔，忙問，甚麼事要帶俺進衙門，俺素日規規矩矩並沒犯法呀，你們幾位別是弄錯了吧，牛三揚着臉道，甚麼事我可不知道，我們弟兄是官差不由自己，只知道奉了縣大老爺的堂諭，跟着府裏這位蔣二爺和繆頭兒出來傳點兒抓差，人家蔣繆二位是上司衙門下來的。人家怎麼吩咐，我們就怎麼隨着，旁的一概不知，湯先生你是亮哨人，怎麼這回問出糊塗來哩，有甚麼事少時一到衙門不就明

白了麼，湯林聽時，疑懼急急，四項交加，但因自己正被他們擠在屋中，在這種情形之下，却又不肯冒昧發橫妄動，只得耐着性兒轉問秀子蔣二道，啊，蔣二爺，究竟怎麼一伴事，請您……湯林尚未說完，蔣二冷笑插言道，別儘廢話就誤工夫，我看你很有見識，正合大用，那末小關王流星李的官司，你就替他打了罷，湯林聽蔣二提起小關王流星李來，不

本名叫做李子清，以前曾在洞庭湖附近嘯聚成幫，水旱兩道的買賣全做，人數衆多，勢力很大，官家屢次剿捕，都沒奈何了他，凡是湘，鄂，川，黔，幾省吃綠林飯的人物，無不仰其大名，推爲巨擘，後來聽說幫中有幾個首領不和，互相火併起來，正趕上本省新提督初到任，要作名譽，亦派大隊水路夾攻，認真搜剿，只這樣，內憂外患，同時發作，致將小關王流星李幾年辛苦築成的基業，弄得瓦解冰消，全幫崩潰，流星李一氣，單身他去，已經二三年沒再聽見他的消息，如今湯林忽聽蔣二說要教他替流星李去打官司；真像一個晴天霹靂，焉能不大吃一驚呢，當時湯林睜大了兩眼道，怎麼，小關王流星李是誰，俺爲甚麼替他去打官司，這可是笑話哩，禿子蔣二道，你既不願替他去打官司，爲甚麼和他搭幫結夥呢，湯林叫屈道，這却冤屈殺俺哩，俺幾曾和他搭過幫結過夥呢，蔣二冷然又道，你若不和他搭幫結夥，爲甚麼我們從府裏千辛萬苦的綴他到了這裏

，好不容易纔得着機會，知會了本縣衙門，協同縣裏的大班們正要下手拾他（辰月典謂捕捉也），你却無原無故的拚命攔阻我。故意將他縱放跑了呢，這件事方纔是人人眼見的，須不是我們吃六扇門兒的（吃衙門飯之官役也）缺德冤屈你吧，朋友，小閻王流星李季青的案子，乃是由省裏臬臺衙門交派下來的，關係重大，別說是我，就連本府本縣的大老爺們都擔不起偌大沉重，你既敢出頭兜點兒（犯人也）給放跑了，沒有旁的說的，你自然就得替他去打這場官司，朋友，別教我們費事，咱趕緊走，你若有些麼理，少時見了本縣大老爺，你儘管去說好哩，湯林聽罷，這纔明白那大漢原來就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小閻王流星李，且明白了他方纔忽然逃走之故，自料這件想不到的飛災橫禍，既臨頭上，萬難脫身，雖然惱恨蔣二等不該揪不着辮子揪限眉，硬拿自己這倒霉的頂缸，實亦暗認自己作事鹵莽，方纔不該誤毆蔣二等，以致惹火燒身，自取其禍，湯林心中志，尚冀蔣二等或者不是真心要害他，這不用干的人，只恐此題由來及也。

情續，於是用認改題。  
試探蔣二等。說他實是因爲喝醉了，一時鹵莽闖禍，並暗示情願出就贖過，只求蔣二等給他摘撥摘撥，暫莫帶他到縣衙去見官，誰知蔣二等極其緊，只說案情太大，擔不起這沉重，非要把他帶走不可，而且越說越硬，爽性掬出鐵線子來，催促牛三馬上鎖走，湯林本是匪徒出身，性情素極凶暴不馴，但因現在處此危急情境之下，幾

# 人為上人

次都勉強按下氣去，未敢輕率發作，今見事已至此，絕無轉圜，不由心中展轉，暗地打  
委主意，遂不再行廢話，忙取出十兩銀子，悄悄遞與牛三，請他代向蔣二說情，祇求  
現在暫免上鎖，以存臉面，俟到縣衙之後，該當如何再如何便了，牛三素與湯林認識，  
雖無甚麼深交，却亦不好不略講情面，何況還有十兩白花花的現銀可以分潤呢，只好勉  
強替他嚮蔣二託求，蔣二起初不肯，說這既是盜匪重案，不好稍微徇情，而且湯林又  
會武術，尤恐路上不便，萬一出了一甚麼差錯，大家都擔不起，當不佳湯林久走江湖，條  
子上很有鋼（舌頭很能說也），竭力用場面請一陣套拉攏講交情，且問明那個從府裏與蔣  
二同來的差役名喚繆升，湯林乘隙偷偷又討繆升五兩銀子，此外復給牛三添了五兩，  
牛三把這先後的十五兩全數交與了蔣二，再經繆升從旁委婉一說，蔣二這纔勉強點頭暫  
時不給湯林上鎖，但是手上却須用繩好歹捆住，俟等一到縣衙，即須帶銬掛鎖，湯林不  
好再求，只得答應，於是慌忙自將屋中所有銀錢要物俱都帶起，然後由牛三動手，用繩  
子給湯林碼起（脣典翻繩也）兩腕，網時湯林暗向牛三使個眼色，伸出五指偷偷打個手式，  
牛三懂得這是許他五兩謝儀，請他網得莫太緊了，以此皮肉勒痛，便微微一笑，果  
然網時未肯十分使勁，湯林暗自放了心，他既沒有妻子家眷，又沒有留園財庫，所以並  
無甚麼牽挂，亦不託咐鄰居一聲，當先出屋就走，蔣二繆升二人一邊一個，左右把守着

，與他併肩同行，牛三替他帶上屋門，和大哥在後緊緊跟隨，一直逕向縣衙而去，這時天已全黑，沿街各家店鋪裏都已掌上燈燭，湯林走在路上，故意低聲下氣的裝出怯懦的樣兒，不住向蔣二繆升二人齷齪着詢問小鬪王流星李究竟犯了甚麼案，禿子蔣二不大答理他，繆升尚稍和氣，彼此談話中湯林方得遠知流星李前兩個月先後在省城做了兩起殺人越貨的凶殺盜案，臬臺大人雖曾傳諭全省各府州縣一體協緝，但是毫無線索可尋，近來他竟到了辰州府境，又做了一起劫戕職官的巨案，經辰州府懸賞購得線線，竭力設法嚴緝，纔放出他又搭窩了匪夥築地雷索羅網兒，花鞭子吳老疙疸等四五個人，潛匿辰州府境內，伺隙竄動，府裏大老爺便派了蔣二、繆升專辦這一案，限期定須圍案，如今蔣二和繆升好不容易漫訪得流星李確實的踪跡，暗暗綴着他，和張羅鍋兒落在了本縣，方纔繆升往縣衙去掛號，只留蔣二在那賭局內監視着他兩個，蔣二人單勢孤，所以沒敢下手拾他，不想繆升掛罷了號帶領本縣的幾名捕快追踪趕去要捕捉他兩個時，偏遇着湯林拚命攔阻着蔣二，以致將他兩個放跑，湯林約略問明，心知自己既被望誤上了，這種案子了不得，自己實難得好結果，便向左右偷覷了幾眼，見蔣二和繆升都低頭走路，像似對他防守稍懈，而且所行之處已距縣衙不遠，正是一條行人稀疎的僻路，於是暗運罡氣，貫於兩臂，想要使勁一掙，炸斷了細腕的繩子，乘隙脫逃。



第二十二章 四鄰驚惡謔 小闖王好意全骨肉  
千里蕩遊踪 老和尚苦心護孤雛

湯林纔將兩腕一錯，方要使勁掙腕上的繩子，不想蔣二猛一扭頭，喝道：「幹甚麼，我早提防着你哩，你打算怎麼着，說時，一回抽出腰後的鐵尺來，擎在手中，湯林忙道：「啊，俺敢怎麼着，手腕子纏得太緊，疼得難過；俺不過想活一活血脈，蔣二哼了一聲，依舊押着他往前急走，湯林只得忍耐下，暫且不敢妄動，又走了一程，前面已可窺湖望見縣衙的梳斗，眼看就要走到哩，湯林無機掙逃，心中非常焦急，於是乘着這裏稍時，又一動腕，蔣二從旁猛用鐵尺照他胳膊上突然一戳，又喝道：「你動，動就把你擗在這兒，好好走是正經，心裏別胡思亂想的打甚麼混賬主意，湯林被戳，故意哎呀一聲，即自站住不走了，哭喪着道：「蔣頭兒，你怎麼哩，戳得俺胳膊生疼，俺沒惹着你呀，俺無論是錢是人，都沒有教你警撻的地處，你幹甚麼無原無故……」蔣二不待他說完，即喝斥道：「你明白我明白，少廢話，咱只一個字兒，走，你可別自討苦子吃，湯林急怒交加，亦大聲道：「你明白甚麼，俺既倒霉遇着他媽的窮世冤家，遭了沾不着邊兒的遠門叔伯官司，還少得了苦子吃麼，不過，莫說俺沒犯法，即或犯了法，犯的只是皇上家的王法，並非犯了你的法，你憑甚麼欺侮俺，蔣二怒道：「你好生走不走，不走我可對不住

哩，湯林亦悻悻的道，對不住又該怎樣，你不就是仗着手裏的尺子麼，沒關係，湯大爺豁出去哩，隨便，反正俺就是這一條命，都交給你哩，禿子蔣二大怒，舉起鐵尺照定湯林左肩上就是一下，湯林一咬牙關，身軀隨着鐵尺的落勢往下一矮，雖被鐵尺打上，卻卸了不少勁，不致傷及筋骨，但亦火辣辣的一陣疼痛，立時破口罵道，日你禿忘八蛋的奶奶，好，你打你打，俺不走哩，倒要看看你打出個樣兒來，蔣二盛怒難耐，亦還罵道，賊囚，斷子絕孫的，你敢發橫罵人，教你再嚐嚐好的，罵着，橫着鐵尺就要用力猛打湯林的臆跨，繆升慌忙攔住，只勸蔣二莫要打罵，又數說湯林不許撒野，既是前面就到縣衙了，現在何必動氣呢，說罷，催促湯林快走，湯林只不肯走，嘴裏雖是不住的說教蔣二打殺，兩臂却又運氣用勁，蔣二從身上抽出鐵練子來，向繆升道，且慢走，先給他鎖上蓬東西罷，這個雜種小子沒安好心，湯林着急道，甚麼，鎖却容易，俺那些銀子須先好好的送回來，哼……就着這個哼字自把兩腕一擰，登的一聲響處，繩子立時斷了一股，湯林纔要二次再擰，繆升已經聽見響聲，眼光一瞥，啊呀一聲，急從蔣二手中奪過鐵練子，抖擻起，嘩啦啦給湯林套在頸上，同時喊道，二哥快拿上手兒（手鐐子也），湯林霍地往後一倒身子，不容繆升捏上鎖簧，兩腕奮力一擰，幾股繩子馬上全折，雙臂一展，左手一發繆升的身子，想要撥開了他，轉身飛逃，不料左肩上被打處

正疼得很，腕上亦有條斷繩勒痕，皮肉之痛，力氣未為薄弱，不但一下未將繆升攪開，兩脚又跳了一脚，蹣蹣的踉蹌了兩三步，幾乎栽倒，蔣二趕上前，舉起鐵尺大喝道，再動，砸裂你的腦袋，牛三和大劉此際亦都趕到湯林左右，分攔住了他的胳膊，繆升乘隙伸手，略喘，將他項前戴紅子的鎖簧頂好，順手拈住鐵練子梢兒，猛然使勁一帶，拽得湯林往前一栽，若非兩臂尚挽牛三和大劉攔着，定須跌伏在地，繆升亦怒罵道，好啊，忘人的三孫子，竟敢跟老子弄這個，跑，我看你怎麼跑，牛三蛋，走，罵畢，牽着繆升的牛，繆升一溜下，舉着鐵尺的手來，說道，夥計，別忙，還是給他帶好上手兒再走罷，這孩子養的嬌，帶上一副百歲兒的錫子，好教他没災沒難的長命，牛三接言道，前邊就不就到衙門了麼，我和大劉托着他快走幾步就成哩，別儘在半道兒上麻煩了，繆升道，亦好，走，說罷，幾個人好似架屍般的把湯林連說帶架，撥弄起來就走，繆升在前牽着鐵練子梢兒，牛三趕大劉在左右分攔兩臂，蔣二趕着鐵尺在後攔着，四面衛護着湯林直奔前面縣衙，湯林這回不似枉費心機，勞而無功，而且挨打被踢，白傷和氣，鬧了半晌依然未能逃脫，心中煞是難過，明知轉眼即到縣衙，必須吃苦，於是趑趄着兩脚，儘自不肯好好的往前走，嘴裏還爺娘祖宗價不住亂罵，蔣二聽着有氣，從後面兜着屁股踢了他一脚，他硬挺身往後一仰，較着勁兒又不走了，繆升因見此處雖

距縣衙很近，但是地頗幽靜黑暗，不敢在此就攔，即將鎖練子稍兒使勁往前一拖，高聲叱道，你再耍賴，老子可不容氣哩，你既是個堂堂漢子，怎麼裝棟種啊，湯林發橫道，你們憑甚麼儘管折辱俺，姓蔣的，只要你教，拳打腳踢，不怕用刀剜，都隨你的便，爽性你弄出個樣兒來俺看看，必得教俺看出真面目來俺纔走哩，說時，竭力回頭向蔣二唾了一口，又罵道，雜種小子，原來，給俺爺求一刀爽快討，蔣二雖知此輩傷人怕手禁例，但因湯林豪橫，氣憤難耐，遂一聲不哼，伸手就是一尺，倉卒逕向湯林右肩背打來，湯林急怒之下，用足力氣猛然從右一轉身，把他右胳膊的大劉稍微疎忽，被他帶身適着往左後方一歪，蔣二的鐵尺落處，黑地裏叭的一下，竟誤打在大劉的左肩後，大劉嘍啞一聲，疼得汗緊撒開了兩手，拱肩縮背的蹲下身去，蔣二愕然驚頭，忙俯腰把臉湊近大劉的眼前，口中連着道，他這道，大劉護疼，賭氣于不理蔣二，繆升和牛三自然亦都扭頭且向這邊顧視，湯林乘此時機，用右手抓住項前的鐵練子，往自己身上裹猛力一拳，同時驟甩左臂，隨將左脚在牛三的腿下一絆，嘩啦響處，鐵練子既由繆升手中奪出，嘆嚕咕咚，牛三亦跌出三四步去，仰倒在地，湯林滴溜溜旋轉身形，拔腿要跑，繆升驚駭之餘，急自腿帶子間抽出一柄匕首，縱步趕上，從後就刺，湯林身軀斜撲，右脚往後一蹶，癸兒聲響，船正隨着丁搖棹的小旗偏左，繆升吭的一聲，頓即栽倒，

湯林不暇回頭察看，搶步直奔來路，捨命飛逃，跑出了一箭地遠去，纔敢扭項遙望，不料一扭項間，瞥見禿子二蔣縱躍如飛，好快的身形，猶如燕雀一般掠地追來，眨眼已至背後，湯林赤手空拳，項上又有鎖練子累贅，舉動礙事，急將鐵練子好歹盤於脖頸，纔自斜步往旁一縱，蔣二竟已竄過身前，左臂平悠，旋回身來，跟着右手的鐵尺帶着一股風聲斜肩甩下，湯林收脚不及，火急撲下身去，雙手一按地皮，待到蔣二鐵尺哧的打空，罵了句，雜種你跑，湯林一抬身子，虎形進步雙撞掌，立即還手幾打蔣二兩脇，蔣二條地往左一閃，翻手尺，撥向湯林前胸，鐵心挂額，湯林吸胸側頸，右手往外虛撥，左拳使了個金剛杵，直奔蔣二面門，蔣二手脚矯捷，身形靈便，祇一提頭，便抹到了湯林右邊，白鶴亮翅，尺點腰脅，待湯林剛一轉身，他脚下一滑，又鑽了湯林背後，颯的尺攔腰橫壁，湯林想不到蔣二竟會如此快捷勇悍，不由有些慌急，只得使個遊蛇貼地式，伏身躡到一旁，纔要尋隙逃走，牛三竟亦匆匆趕到，大喊了聲，姓湯的看傢伙，純銅七節鞭一抖，竟亦從旁夾擊上來，湯林雖然着急，惟有勉強應付，蔣二和牛三圍着湯林前後，宛如走馬燈般拚命鬥了不大工夫，繆升持着匕首，大劉拿着短刀，亦神隨後趕到，雖是繆升左腹被漏，大劉肩後被打，俱已受傷，所幸傷都不甚沉重，忍着疼痛，尚能勉強動手助拳，湯林縱然武技高強，功夫精練，一因左肩作疼，動作終嫌不便，二因圖

逃心切，無心長久戀戰，三因赤手空拳，沒有兵刃，而且頂上圍的鐵練子多少亦覺些礙事，四因蔣二等人多勢衆，且都拚命圍攻，苦苦不肯放鬆，湯林未免稍佔下風，所幸他的武功得過明師真傳，受過高人指教，又在江湖上歷練了多少年，經驗豐富，所以急切間尚不致吃虧落敗，湯林振作起精神來，空着兩手被蔣二，繆升，牛三，大劉等四個人各擺兵刃圍着攢攻了半晌，雙方廝鬥方酣之際，路上有幾個過路的行人看見這種情形，俱都嚇了一跳，不由便都舉着紙燈籠駐足道旁，遠遠立觀，有那好事的便忙跑到那邊縣衙去送信報告，這裏湯林與蔣二等又鬥了好一回，湯林只苦不得尋隙抽身，連急帶累，已經汗流滿面，偏又聽見遠遠的人聲亂嚷，似從縣衙那邊跑過來許多人，湯林越發驚懼，心知今晚這事定難得好結果，於是把心一橫，破出性命，越將拳腳加緊，死力往外衝突，蔣二真好武功，騰諱如飛，一躡多高，一蹯多遠，身形捷如狸貓鷹隼，手脚快似迅雷閃電，把一條鐵尺使得上下翻飛，舞得風雨不透，儘檢湯林身上要緊的所在猛擊，繆升，牛三，大劉等三個人亦都在他前後左右，蹈空伺隙的戮力協攻，及聽縣衙那邊有人呼嚷奔來，料是衙中班上得了信息，糾衆前來助拳，四人自然俱都精神一振，更加奮勇激進，這時，湯林於匆忙中前面探身使了個推窗望月，兩拳撞向蔣二的肩臂，後面伸腿使了個黑虎剪尾，一脚蹬向牛三的膝跨，不防繆升斜刺裏敵身進來，把鋒利的匕首竟照

湯林腰眼刺到，湯林急切難躲，卽把右拳帶回，往右橫悠，棍打繆升的胳膊肘兒，同時腰纏猛翻，由夜叉探海式變作了臥魚貼波形，跟着左手一按就地，居然歪着身體向前平躡出去，大劉恐他逃脫，就近抹身追進，不容他立起身體，短刀急遞，遞刺臀尻，好個湯林，果然武功出衆，右腿就勢使勁一蹬，澎的響，恰正踹着了大劉的軟脇，大劉噉的一聲驚叫，立時栽倒在地，嗆哪嗆丟了短刀，疼得雙手按着軟脇只管翻滾，湯林藉勁又往前縱出四五步去，手略按地，挺腰躍起，犀牛望月，回頭看時，蔣二急如鷹奪，聽的飛到他的身後，嘴裏噶道，好狠的賊人，往那兒跑，鐵尺迅奇，選點脊背，湯林由左側使個金鯊翻身，左手順勢一搖鐵尺，右手丹鳳朝陽，拳奔蔣二面門，蔣二斜步抹身，往右滑開，湯林只想趕快打倒蔣二，自己就容易脫身了，所以對他特別拚命，見他往旁滑躲，卽忙盪身跟過，方要施著展式，驀覺項後風動，來勢甚勁，顧不迭扭頭察看，霍地伏腰急避，就聽頭上悠的風聲過處，隨着嘩一下，纔知是牛三的七節鞭橫掃過去，湯林抬頭一瞥，只見縣衙那邊燈籠亂擺，人聲吆喝，來者那些人已距這裏不遠，他心中立刻慌了，方要勉強再跑，蔣二的鐵尺撥草尋蛇，又照下盤掃來，他剛撤步抽身，牛三的七節鞭灑花蓋頂，亦又當頭打下，湯林管顧後，只好閃躲，所幸此際因爲大劉被踹，軟脇受傷不輕，繆升正在扶救大劉，未得趕來夾擊，湯林這裏左趨右避，只與蔣二牛三

二人周旋，雖似較易應付，偏生蔣二牛三死纏不放，而那邊縣衙的人們越來越近，看看就到他眼前，湯林兀在萬分危急之際，忽然聽得徑道旁黑影中空空飛出一人，身形不高，快似鷹鷂，眨眼已到牛三身後，乘着牛三只顧和湯林廝拚，後面防備稍疎，那人輕舒雙掌，口裏嘿了一聲，雙掌在牛三的腰間一沾，牛三大叫哎呀，撲地便倒，那人就勢一脚，把牛三踢得一溜滾兒，滾出多遠，儘自喘喚，却再掙扎不起，湯林和蔣二齊聲一怔，那人蹙身復又撲奔蔣二，蔣二見其來勢不善，霍地抽身閃到一旁，略一打量，便大聲怒叱道，呀，好你六根不全的羅鍋兒，來得好，我正尋你不善哩，罵時鐵尺一擺，鐵心摘腑，直向那人攻去，那人並不答言，伏身滾進，空手便要奪尺，湯林乘隙細看，想不到那人竟是今日在賭局所見的那羅鍋兒，他不善心中納悶，不知羅鍋兒此來何意，正自發呆，瞥見那邊縣衙跑來的人們已到眼前，燈籠光下只見來着似有七八個人，各持刀棒，亂嚷嚷的奔馳而至，他既驚且疑，略一踟躕間，繆升飛縱過來，揚起匕首，餓虎撲食，向他身上就札，他方閃身急躲，突然耳邊嘩的聲，一物破空飛過，繆升咚了一聲，不知因何，翻身便逃，同時聽得那邊旁黑影中有人滑沉着的聲音喝道，誰汁蔓兒的（姓湯的）朋友，還不出水（匪語雖是非地也）等甚麼，馬前（快些）往南面兒挑（往南面兒跑也），翻瓦窰兒扯活（越房逃走也），湯林窘迫之中，不計利害，果然聽聽連躍



，奔至南面道旁，回頭望時，那邊從縣衙跑來的七八個人，有的去扶繆升，有的去攙大劉和牛三，有三個持刀的漢子却奔了羅鍋兒，呼嘯亂叫的就要幫助蔣二協拿，羅鍋兒好一付輕靈矯捷的身手，不待那三個人近前，雙掌運用如風，身軀旋轉如球，逼得蔣二協管退躲之際，他忽張開兩臂。輕輕一抖，全身居然平地拔起兩丈多高，從那三個人頭上飛過，斜向北面道旁落下，及至腳一點地，騰身再起，掠燕驚鴻般已經上了那邊牆頭，蔣二等呼嘯着齊追過去，羅鍋兒身軀一擺，已又躡至牆內一處房脊之上，旋即沒入黑影中不見了，這裏湯林不敢怠慢，亦忙擰身登上臨街的房簷，只擇黑暗地方連躡帶跳，惶急逃走，顧不得再管蔣二等和那羅鍋兒如何了，他一口氣翻過幾座房屋，越過幾家院落，眼前到了一處僻靜的矮牆夾道兒內，跳下地來，自己低低嘆了一聲，長喘兩口大氣，用袖子胡亂抹了抹臉上的汗漬。因爲身體實已乏累，且有項上的鐵鎖練子未除，卽自坐在地下，背倚着磚牆，藉此稍爲休息，順手搭開項圈圍着的鐵練子，用手摸了摸，領下那隻大銅鎖頭鎖得甚緊，掰了幾下，只掰不開，黑地裏在地下左右摸索，又摸不着有甚麼石塊，可以將鎖碰壞，不禁又自一聲嘆息，慢慢打起身軀，手扶牆壁，兀自低頭思索如何方可卸除項間鐵鎖練子之法，幕間矮牆頭上寂然微響，他忙抬頭凝神看時，忽覺鐵練子梢兒一動，像似被人牽住，不由大驚，自己急用左手抓住項間的鐵練子根兒，右手

方要向前突擊，只聽牆頭有人抑着聲音說道，別動，是我，湯林聽那語音似無惡意，即問了個誰字，牆頭那人嘆哧一笑，答道，抄手葛兒的（姓李），隨見恍惚人影一折，翻下了矮牆頭，跟着鐵鎖練子微微一滾，湯林因未看清來人的面貌，不得不防，遂忙退了一步，依着左手擦着鐵練子根兒，右手前舒，遮護胸喉，又問了句，可是流星李常家的？那人低聲答道，是，念短（匪語少說也），是我，湯林在這黑暗得幾乎對面不能見，又追首自，索要孩子的大庚，湯林一見小闖王流星李李子青，心中對他既覺怨恨，又覺感激，怨恨內是今，自己這場飛災橫禍，完全平空惹他牽累所起，感激的是他與自己素不相識，而他竟肯蹈險履危的前來救助自己逃脫險境，心中兀自忖量如何向他講話之際，又覺鐵鎖練子一動，黑暗中流星李的一隻手微微一觸自己擦着項前鐵練子根兒的左手背，耳中略吹一響，聽流星李悄聲說了撒手兩字，跟着嘩啦一抖，這條鐵練子立從湯林手中掣將出去，原來湯林領下的大銅鎖頭竟被流星李一下摺折，連銷帶練一併抽去哩，湯林這纔放心，流星李果無別意，即自放下兩手，搶進半步，抱拳施禮，躬身道謝，流星李因恐在這夾道兒內說話不便，便攔住了他，說道，此處不便談話，隨我來，說罷，將手中的鐵鎖練兒遞給湯林，教他帶在身上，然後輕輕一聲，重上牆頭，湯林隨亦騰身

躍上，二人一先一後，蹣跚躡脊，輕登巧縱，迤邐斜奔東南，越過幾座房屋，一個無人的小衙跳到地下，又穿街過巷，掩藏閃躲着走了一程，到在縣學旁的聖廟內，流星李先四向巡視了一回，纔領湯林上了聖廟東北角的魁星閣兒，此際，時已起更半响，天色陰沉沉的十分黑暗，湯林看不清楚閣內的情形，流星李引他進閣之後，暗地摸索着取出火燭火石和紙媒兒，蹲在裏邊牆角兒下，打着了火，點上半支殘燭，却又用個破罈子插上燭光，祇由破罈子缺口兒露出一道微光，照在地下，流星李旋從供案下拽出兩條半舊的草蓆，分放在破罈子左右，便請湯林地而坐，湯林問道，李寨主每夜就在這裏什麼，流星李一笑道，這裏又清靜又舒服，我住着却比店裏守穩愜意。湯先生看不慣麼，湯林亦笑了笑，從新又向流星李道謝了承蒙救助脫險的恩德，并對白天耍錢和拚鬥的事一再道歉。流星李人很敞快，亦向湯林略表誤會的歉意，隨教湯林擦過言些俗禮去，不必再燒魔煩，彼此就談起今日的這場事來，據流星李說，他在賭局內輸錢並不多，絕非嫉妬湯林贏了他的錢去，亦不惱恨湯林開口諷罵了他，實因不忍那個土娼少婦母子分離，骨肉拆散，他覺得那少婦既已因貧被賣，落網爲娼，已屬十分可憐，而其唯一親人的兒子，何堪復被他人生生的拆散，豈不又加一層可慘，當時他不但因見其母子被迫分離時彼此痛哭掙扎的情形非常可憐可慘，且感到那少婦之忍辱偷生，未必非爲維護兒子，今既

失却兒子，生趣斷絕，勢必難再苟活下去，而那孩子纔四歲，離了母親的痛護，落在生人手里，亦不一定能活，他雖是當強盜的，心裏亦覺大大不忍，所以暗向同伴那個羅鍋兒名叫塗地雷張天虬的打了個招呼，隨後追上湯林，欲用先禮而後兵的辦法。將那孩子撥弄回去，先使其母子團圓復聚，然後再設法救其母子一併出離火坑，不想他與湯林愈說愈僵，動上手後，見湯林的拳術竟與他出一系，而且功夫很俊，竟是一條好漢，不禁動了惺惺相惜，好漢相愛之心，正想如何化敵為友，套個交情，滾地雷張羅鍋兒乘隙已將那孩子偷偷抱走，偏又遇着蔣二等快遞此際前來拿人，他一見情勢不佳，不願多在人前顯露形迹，便乘湯林和蔣二誤會廝纏時，自行溜走，趕上了張羅鍋兒，抱着孩子一同隱身僻處，未幾蔣二等衆人追着，乘此時機他和張羅鍋兒趕緊回到那土娼，將那孩子交回少婦，他却冒充府裏派來訪案的官人，把男領家兒暴打了一頓，臨去時他又施展大力擒剛掌，雙掌運氣向那家土娼的房柱上用力一擊，房子蓋的本不堅牢，這一下，居然柱折窗歪，屋瓦四落，驚得四鄰男女都跑出來窺望，他却故意說是和男領家兒玩笑，聊以戲謔，當時那土娼裏的人們和四鄰人等全吓傻了，他便嚇唬着男領家兒，令其好好看顧少婦母子，若有差遲，無論何時他必照這房柱一般辦法，將男領家兒和搗母都弄殺，事後，他和張羅鍋兒出了土娼，到一家距離縣衙不遠的僻靜飯館吃晚飯時，偏巧

望見蔣二等四個快班從飯館門前匆匆走過，他便和張羅鍋兒乘著天色昏黑，遙遙尾綴着蔣二等四人到了湯林的寓所，及至湯林被押走後，從鄰居們紛紛議論中纔聽和湯林的確實姓名，籍貫，職業等，他忽想起湯林乃是也師伯少林寺宏愿大師的徒弟，原來他當年亦由河南少林寺裏學得的武技，他的師父是少林寺知客僧宏法禪師，這位宏法禪師與宏愿大師本係同房同支的親師兄弟，生平最精通臂長拳，和少林十八羅漢手，在中原威名赫赫，鮮有敵手，所以他和湯林論起來却亦是親叔伯師兄弟，支派很近，無怪彼此拳術如出一系哩，不過他的年紀比湯林小着十歲，嘗他隨宏法禪師學藝時，湯林先已因事出廟，故而只聞其名，未嘗會面，今日他既得知湯林與他是親叔伯師兄弟，彼此很有關係，且又愛惜湯林的武功，不能坐視湯林被累不管，於是急和張羅鍋兒追踪趕上湯林和蔣二等入，於危急之中，張羅鍋兒舉倒半三，逼退蔣二，他亦暗發一顆石子打傷繆升，纔得救助湯林脫險，他又暗綴湯林到了那條夾道鬼內，巧用挫骨手法，掐折鎖頭，領着湯林同至此處，小鬪王流星李李子青既把今日的事請俱都述明，湯林這纔恍然明白，遂與流星李按着師兄弟的身分平着行了拜見禮，彼此自然脫略形迹，更加親熱了，湯林問起滾地雷張羅鍋兒張天虬，怎的這時還不見面，頗示關懷懸系，流星李教他放心，說方纔既已眼見張羅鍋兒飛身上房，必無差錯，大概他順便辦得事完，不久必可歸來，湯林

又問到張羅鍋兒武學的根派，流星李說他是遼東道上名震關東的大竿子頭兒飛行無影叱星肘子谷有倫最得意的徒弟，輕身工夫非常精妙，最擅燕青門的拳術，尤精地堂刀法，凡是小巧輕靈的功夫無一不佳，甚至偷盜竊取之術，在江湖上可稱獨步一時，無與倫比，心中亦十分機靈，眼福極活，頗喜行俠作義，濟困扶危，只有一樁不好，就是貪酒好嫖，然而極守門規，絕不採花，湯林正在讚美張羅鍋兒方纔如何巽巽牛三、逼浪蔣二，和如何施展輕功，上房隱迹等，手脚身形俱都特別高妙之際，忽然身後暗處有人嘆咻一笑，把湯林嚇了一跳，慌忙回頭察看，只見人影一幌，原來正是張羅鍋兒從供案旁黑影兒裏閃將出來，滾兒般的輕輕跳到罩着燭光的破罈子旁一偃身子蹲在那裏，流星李笑着邀怨他道，你幾時上來的，怎不言語一聲，鬼也似的脚下連點響聲都不帶，莫非你有甚麼虧心事，恐怕我們罵你，却要偷聽不成，滾地雷張羅鍋兒張天虬亦笑道，你們雖沒有好意思罵我，却幹甚麼背地談論我呢，這該罰你，還按老規矩，二斤老酒，五斤牛肉，流星李笑道，沒出息的東西，一說話就提酒，偏不准你喝，又轉向湯林道，師哥你聽我方纔說的不假吧，他三句話離不了酒，總是酒啊酒的不離口，幾時醉死他這醉鬼就不再鬧酒哩，湯林笑着忙站起來，等流星李給他二人介紹過了，他即向張羅鍋兒一再道謝方纔救助之情，張羅鍋兒嘻嘻笑笑的隨便謙遜了幾句，說湯大哥既是李三哥的師兄，您

有事我正應該効勞，乃是朋友分內之責，而且些微小事何足挂齒，何況彼此全都不是外人，弄這俗禮只管客氣辭甚麼，說罷，轉身從供案旁黑地裏取過老大的一提東西，放在破罈子前，一邊解着繩兒，一邊說道，我這裏給湯大哥捎來了一點兒東西，請您痛快的闌一頓，一則給您壓驚，二則是兄弟我的見面禮兒，三則算你們師兄弟二位初初會喝個認識盅兒，四則咱們亦可藉此暢談，消磨長夜，湯林和流星李藉着破罈子缺口兒露出來，的燭光仔細看時，原來是兩大尿泡老酒，兩隻燒雞，一隻臘鴨，一大包叉燒熟牛肉，四隻醬煮羊蹄和兩大塊熟羊肉，另一包揪麵餅蒸食，夾雜着四個鹹鴨蛋，張羅鍋兒先把包袱打開，平鋪地面，將這些東西逐樣兒都擺在包袱上，連向湯林讓坐，湯林還要客氣，張羅鍋兒便說，湯大哥的性情怎的這樣不爽快，沒有好漢英雄們磊落坦率的氣度，小弟却有些不服氣哩，流星李在旁即教湯林直捷了當的坐下，儘管吃喝，不必客氣，若再客氣耽誤工夫，引出羅鍋兒的饞蟲來可了不得，湯林只得一笑就坐，張羅鍋兒道，這纔對哩，說時，從神龕後面只摸出一隻粗磁大碗，用以盛酒，三個人就都使這隻大碗輪流傳飲，沒有筷子，只好各用手抓着東西吃，他們三個人圍着破罈子罩着的燭光，簾地箕踞，一邊大吃大喝，一邊各都談起自身已往在江湖上所經歷的快意勾當，和所遇的驚險故事，彼此毫無忌諱的暢談痛飲，愈說愈覺高興，直至燭燼酒乾，殘骨滿地，三個人全醉

得睜不開眼了，就都爬伏在草薦上，互相枕藉睡去；次日醒時，紅日已上半天，所好這魁星閣兒甚是幽僻，除在每月初一，十五兩日之外，平常絕對無人上來，所以他們三個人纔敢這樣放心大睡；睡醒之後，略將夜來餘剩的零骨碎皮等收拾一番，湯林便要下厓自去購買早餐的吃喝，還席作東道，流星李因念湯林久住本城，城內認識他的人很多，昨晚既已鬧了事，未免傳揚開了，今日認新快班們一定正在搜尋他的踪跡，他若冒然出去，惟恐不妥，至於張羅鍋兒，因為身有標識，容易被入認出，今日若是出去亦不妥當，惟有自己，除却蔣二繆升外，本城並無知道底細之人，若去上街買辦飲食，只要加意留神，定無多少危險，及將此意說與湯林和張羅鍋兒，他二人聽着有理，只索打消上街之念，流星李臨去時，湯林給他銀錢，他豈肯用，張羅鍋兒求他稍酒，他却笑着答應了，他去了好大工夫，直至天過午時，纔揹着一大包飲食之物，乘着聖廟後面一條窄巷僻靜，抽個空兒見無行人，趕緊越牆而入，掩藏着身形上了魁星閣兒，湯林和張羅鍋兒上前接過東西，問他怎的去了偌大時候纔來，小鬪王流星李一壁蹲在地下慢慢拆解包袱內各樣飲食的紙裹和酒尿泡的繩兒，一壁告訴湯林和張羅鍋兒，說他自己出去之後，先沒買辦飲食，却到縣衙附近的一家茶樓裏去，藉着吃茶探聽消息，果然聽見有人談論昨晚之事，據說本縣快班大劉因為抓差辦案，軟脇被臨，傷勢很重，不但下邊脇骨折了兩



根，腑臟亦被震壞，經人搭回衙中，嘔吐着吐了一夜血，天明時竟自死了，牛三腰間傷亦不輕，不過尚不致命，府裏派來清大班繆升左眼石傷，已腫疼得不能看視，昨晚他們出去抓差辦案的四個人中祇便宜了一個衙衛班頭蔣二，本縣知縣十分震怒，連夜派人把湯林寓所裏的遺物全都查封了，還抄去許多書信賬簿等文件，要藉此追查線索，連四隣全被抓進衙門爲押起來候審，今天一早除分派差役把守各城門嚴厲盤察行人，並知會城防的官兵認真向各處搜捕流星李，張羅繆兒，湯林等三人外，各城門和要路口上都貼出懸賞緝捕的告示，把他三人的年貌、籍貫、案由，開列得很清晰，告示上還說若有隱匿他們三人的，按照同犯一律科罪，總之，昨晚這件事已經鬧得滿城風雨，現在風聲非常之緊，皆因這一案既由省裏交派下來，又是府裏承辦的，案情重大，本縣縣官擔不起大沉重，所以纔這樣的小題大做，雷厲風行哩，當時流星李偷偷聽知這消息後，不便在茶樓久坐，出離茶樓纔要自己去買辦飲食，只見街上連着走過幾隊盤查旅店娼寮的官兵，更有些沿街站立的閒漢，却隱隱看出都帶着兵刃，儘向來往的行人身上透一注視，一望可知俱是快手差役或効力的無賴跟班們，流星李不敢在大街上留連，只得專尋僻靜的小巷內曲折而行，無心中竟又撞到昨日要錢的賭局附近去，聽見以旁有人談論，那家土娼的鴛母，男領家兒，和那少鴛母子，今早已被縣衙一併抓去，因她們昨日和流星李等

曾有交涉，竟欲從她們身上追尋線索，流星李初聽時心中有氣，以爲官吏妄牽無辜，嗣想這樣亦着好齊她們自吐這良爲娼，嚇賣幼童的實情，豈不正是那少婦母子得脫火坑的良機，心中反倒感激本縣縣官的多事了，他從那賭局附近穿行過去，這纔分別把飲食各物一一買妥，一併包起，揣在背上，迤邐返回聖廟，幸虧一路平安，未過甚麼囉哩，及至繞到廟後窄巷內，來回溜了五六次，就誤好大工夫，方得了機會，乘着巷內暫時行人稀少，趕緊越過廟牆，回至魁星閣上，當時湯林和張羅鍋兒聽流星李述明今日外邊的消息，知道風聲緊急，不能再在本縣城內逗留下去，三人遂於吃喝之際互相商議行止辦法，結果議定今夜二更時分，一同爬越城牆出城，離開這裏是非之地，所好變星李和張羅鍋兒都是外來的，在本城內並無牽累，湯林雖曾在此久居，但儘能無眷口，又無財產，寓所裏縱還有點兒應用的東西，亦已被縣衙查封和抄去，再無甚麼可以留戀牽累之事了，於是他們三人推至天黑定更以後，街上行人已稀，各將身上衣服裝裹嚴緊，魁星閣兒上的草薦破罈子等破爛雜物，完全拋棄不要，然後一併下了閣兒，從聖廟後墻躍落窄巷，潛踪匿跡的相偕奔了東城門，隱身於馬道附近，俟等守城門的兵吏關鎖了城門，都避入城門洞旁的小屋去休息，又覷着下夜的官兵巡查過去之後，天已將屆二更，他們三個人乘此時機躍上馬道，飛奔上了城頭，伏着身軀溜到城東南角，擇了一處城磚剝蝕凹凸

的地方，施展輕功，先後竊出城口，悄悄爬下牆去，腳踏實地，不敢耽延，往東走出三四里地，到了一座樹林內，纔都停步，分坐樹根上稍息，彼此談起此後的行蹤，流星李說，他要和張羅鍋兒搭伴就此偕往湘南唐斜山，去找舊日的同夥搖山動略不夠，有所勾當，詢問湯林意欲何往，湯林本無一定去處，今聽流星李說要往湘南投奔唐斜山寨主賂不夠，偏巧湯林當初在江湖上曾與賂不夠揆過襟子（匪語謂結過仇），不能隨他二人同往，只得含糊說是要奔四川，到樂山，幟幟一帶去訪青衣江的船幫舵主翻江鼉龍端木貞，另有謀幹，他們三人既不同路，遂在此處分手，小闖王流星李青帶着滾地雷張羅鍋兒張天虬同奔湘南，湯林自己轉身北行，走了一夜，在界亭堡上用罷晨餐，順着大道折而向西，一路曉行夜宿，饑饉渴飲，迤邐進了四川省境，起初因為腰中尚有在賭局贏來的那幾十兩銀子，不愁路上盤纏缺乏，只是他放浪慣了，吃喝嫖賭無一不好，沿途的開銷又大，進了四川境後，未免手中漸窘，他便拾起老營生來，順便做了幾件偷竊劫掠的案子，藉以維持生活，所好做完了案子就走，不在一處久住，故而並未遇着甚麼是非，有一天他走到涪陵縣境內，在一家茶館裏遇見一個踏青（江湖術語，串茶館賣卜者）斬龍兒的（相面的）老江湖，名叫賽濟顯畫瘋子，當初曾與他父親湯和有交情，自然亦跟湯林熟識，二人既在他鄉相遇，便十分親熱的坐下盤桓起來，湯林不肯露出真實行徑

，只說自己仍幹推包（打着招子串街賣野藥兒者）的生意；有時亦兼幹青子掛兒（耍刀賣藝者），雖曾走過許多的碼頭（城鎮也），只苦不甚得意，賽濟顛董瘋子長嘆一聲，亦嘖嘖叨叨的述說自己這些年奔波江湖，受的許多饑寒風霜之苦，彼此越談越多，談到湯林的武術上，董瘋子聽他自云是河南少林寺的出身，很是羨慕，因提起他自己的兒子名叫狗子，現在黔江縣了頭嶺一座貞女祠當了小道士，跟着廟裏的老道士正在學習武術；但恨那老道士懶惰又極懶，藝業又不精，雖已教了他兒子三四年的功夫，他兒子不但連隻重些的凳子都挾不起來，而且連跟力笨小孩打架都不敢，甚至見了大狗全吓得快躲開，怕狗咬着，決不像貞女祠不遠那座紫竹上院的小和尚們那樣兒，僅僅當家的老和尚練過一二年武功，就都雄糾糾氣昂昂的能打能跳哩，總雖會託人向那當家的老和尚去說，打算教他兒子不再當小道士，轉投紫竹上院改當小和尚，巨奈當家的老和尚一不願意收，聽說那老和尚一當初亦是河南少林寺出來的，既和湯林同一出身，不知湯林可曾認識那老和尚一不認識，能不能給他兒子託個情兒，湯林聽說這一現在黔江縣了頭嶺紫竹上院當了住持，不由心中一動，想到自己現正飄泊無定，落魄無依，黔江縣離此不遠，自己何不投奔他去，暫棲一時，慢慢再想長久安身之計，豈不是好，於是大吹法螺，告訴董瘋子，說他自己不但與這一師兄弟，而且彼此交情極深，董狗子願由小道

士改當小和尚，去隨滿一學藝的事，他若一說進保必成。董瘋子大喜過望，便忙取出錢來，託茶館的夥計給湯林打酒買肉，順便買一套信封信紙，欲求湯林馬上給滿一寫封薦信，湯林說不必寫薦信，他自己正要親身去找滿一，倘有他事，俟等彼此見面一說必成，只教董瘋子把他兒子董狗子的姓名，年歲，籍貫，三代等開寫一個請單，交他帶着，以外另給他兒子捎封信去就成哩。董瘋子連連道謝，乘着湯林吃喝之時，果將名單家信分別寫好，交與湯林收起，又諄諄囑託了一番，纔各分手。湯林即由涪陵轉向東南，渡過大黔江，沿着北岸直奔彭水縣，在彭水城內住了一晝夜，順便做了一水買賣，是從一個財主家中乘夜竊盜得一批彩貨（贖物），次早趕到黔江縣城，趕快都甩出去（匪語賣出去），銷成了現水子（變賣為現銀子錢也），這纔來到了頭嶺紫竹上院，不想在山門外正遇見那個人面靈猴與迷在山間的採藥人配合所生的孽子那猴子，因為湯林冒失失的向他詢問滿一，致將他所捉的翠鳥放跑，猴子一怒抽了子打了湯林小腹上一拳，湯林追時，又被他驟發石子打破兩額，湯林忿極，遂抽出抗行李的棒，一陣打進廟內，踢倒了角門，推坍了香塔，並把兩名門頭僧人打傷，兀在大殿院內尋人厮鬪。滿一聞訊趕到，將他喝住，讓入後西方丈室中，彼此落坐，問他遠路忽然來此作甚，湯林便把龍從湘潭與滿一分別幾幾年來的情形，擇好去歹的約略道說了一番，說他今日此來，一為想念

涵一特來探望，二爲請託涵一收下董猴子的兒子董狗子轉入本廟學習武技，三亦爲得避難，擬在本廟暫住幾日，以便別謀立身途運。涵一雖然學他行爲不端，品格不正，但是念在他是河南少林寺的出身，終歸會有一番兄弟之誼，而且他又遠道初至，特意投奔了來的，當時不好說出甚麼絕之言，只得暫住幾日，察看察他的言行，再定留遣，至於董狗子的事，因爲涵一和真友洞的老道士馮智真彼此素日頗有交誼，好好兒的不便奪攬好友的弟子，發生嫌隙，而且董狗子既已爲了道士，豈有隨便再改當和尚之理，所以涵一婉言回絕了湯林，請他不要多管閒事，論人所難，湯林想想涵一的話，確是有理，便不好再竭力請託，只索將來若再遇着董狗子時，如何設辭回覆他便了。湯林在這紫竹上院住了幾日，漸與猴子厮熟，見這孩子形體奇特，很多異於常人之處，極詫異他天生一付輕靈的身軀骨格，對於練習武功，天資秉賦都是上乘，實在非常難得，像貌雖然醜怪，心性却十分乖巧，遂由馮師之心，慢慢生了愛惜之心，不禁對他身上轉了念頭，想要將他攬入自己掌握，收爲徒弟或徒兒，好把自己這一身武功和法術全盤傳授與他，以便將來昌大自己的後業。在江湖上給自己揚名露臉，暇時，湯林有意無意的向涵一說明此意，並打聽猴子的詳細出身，及聽涵一說明了猴子並非人種，乃係入面北猿所生的種種情形，驚詫之下，愈發起了對他必得之心，一聽得湯林要討猴子作徒弟或徒兒，心

中大不願意，因為猴子從襁褓中即經自己撫養大了的，平日對他萬分愛護，不亞嫡親父子一般，極希望他將來能入正途，發揚奮發，得成正果。庶不枉自己多年教養撫育的辛苦，亦可略贖自己當初誤為其母所誤，如今湯林竟要將他送去，三屬割捨不得，而且湯林的心性品行本壞，豈能教他學得出好來。若論猴子的資質，無論學好學壞，都較平常兒童容易且精，將來必能出人頭地。倘隨湯林學得一身邪僻，則將來不得把自己一生的盛名污損，且必貽去社會，成爲一個神奸巨猾，擾亂人羣，所以無論爲自己設法，爲猴子設想，都決不能把猴子給與湯林，這三藏棍錫拳棒送摩訶一老神師想到此處，只好向湯林婉言辭絕，無奈湯林欲得猴子的心切，再三再四和滿一詞纏不已，擠得滿一無可奈何，竟致說出猴子的事暫緩，老猴現已年大年紀，已死在旦夕，稍等老猴死後，再任湯賢勇把他如何，老猴就寬宥不許許多，按理湯林既聽滿一如此說法，就該不能再說甚麼，誰知他竟幸備感然，負氣再向滿一說了許多不中聽的言，氣得滿一哭笑不得，從此湯林且對猴子故意疏惠示恩，一屋設計結絡猴子，一屋並向猴子時常背地裏離間他與滿一的感情，挑撥他將來如何報復養母的仇怨，猴子小小年紀，懂得甚麼，無心中把湯林對他說的那些挑撥話意都傳進了滿一，滿一聽了幾句氣殺，但因不願挑明了得罪湯林這個小人，致樹仇敵，自己盤算了幾日，便決定帶着猴子出外，託辭

履歷募化，藉以躲避湯林，自然湯林亦就不能再在廟內久住了，及將猴子帶出來，由四川經湖北，過江西，循着長江到了安徽境內，遊踪千里，流蕩了一年多，涵一忽然想起好朋友瘋道人來，知道瘋道人不在皖南九華山絕頂煉丹，就在黃山雪山嶺隱居，很想就近看望看望他去，於是帶着猴子，一半募化一半遊逛的奔了黃山，費了很大周折纔找到雪花嶺後醴泉寺小廟內，見着了瘋道人，彼此在廟內盤桓了幾日，偶爾談及猴子的事，涵一因見這處非常幽靜，瘋道人和活報應師徒亦均非常可敬，便起意將猴子寄存這裏，暫供灑掃驅使，即求瘋道人和活報應師徒兼代教養，以免落於湯林匪人之手，誤了他的終身，瘋道人既憐憫猴子的遭際，又不忍拂涵一之意，遂答應了暫將猴子寄養在此，作個記名的徒兒，暇時亦教他些武功，詎其荒廢，涵一大喜過望，自然是謝了又謝，獨自作辭而去，但在臨去時，除與猴子留下一筆衣食之資，教他日後呈交瘋道人，藉作墊補，以免給這小廟裏多添口腹之累外，並與瘋道人約定三年為期必來接猴子回去，但若三年期滿無人來接，便是涵一辭世不在了，那時任憑瘋道人將他如何，或是正式收為徒兒，或是遣送他處安插，都隨瘋道人辦理，但是千萬莫使猴子落於姓湯的手內，涵一去後，瘋道人因為猴子雖隨涵一長大的，並未落髮為僧，便教他將稀疎黃褐的頭髮挽起，暫裝個小道士，每日專任灑掃炊爨之事，聊供驅遣，早晚且教授些些武功，不使怠惰，猴



子性極聰明，却好泄氣，無論甚麼功夫，一學就會，進步很快，但是學會這宗功夫之後，必要使這功夫設法洩一回氣，所以瘋道人和活報應師徒雖都喜歡他，却亦厭惡他，那天董海川初到這醴泉寺小廟裏來時，梅花式院門上突然落下來的那個木頭鑿子，就是猴子纔學會油錘貫頂後變着方兒使的促狹，連他踢的那三隻大鐵球，亦是他早看見了董海川進來，故意洩氣要使海川冷不防吃虧，却沒想到遇着勁敵，及被海川踢了一腳，如今猴子在小廟內住了已將三年，他本師酒一所約的期限將屆，大概不久就要接他回歸四川黔江縣丫頭嶺紫竹院去哩，當日董海川聽他師兄活報應把這小道士那猴子的出身來歷詳細說明，着實驚嘆不已，因為憐念猴子自幼的遭際崎零奇特，從此對他更加親愛。更加愛助，無論甚麼勞累的活計和繁雜的事情，俱皆搶先去作，以免猴子吃力，猴子却很嫉妬，以爲自己在此已經三載，師父尚未正式收入門下，海川新來乍到，及倒作了師父的正式徒兒，練功夫時，師父和師兄亦都對海川加意指點，認真教授，自己反居其後，心中常懷怨望，頗不甘服，未免就屢次對海川使些促狹，向他惡作劇的洩氣，以圖洩忿，海川雖不怎樣計較這些，活報應却從旁看着不平，屢次呵斥猴子，猴子越加怨恨，暗地伺機欺侮海川更甚，活報應把這情形稟告了瘋道人，瘋道人只是一笑，過了些天瘋道人出去了一趟，回來後却將董海川領走，領他到黃山雲雪嶺西北的九華山上，從靜修

宮道院後邊攀藤附葛上了極頂，來至一個人跡不到的險峻地方，其地風景奇麗，雅緻非常，在危巖絕壁之間，有一座山洞，洞裏不但寬綽溫暖，且很潔淨明亮，洞且石上刻着兩個老大的古篆，是「靈虛」二字。海川聽知此洞名曰「葫蘆洞」，洞中除却石案、石榻、石榻、石竈等外，放着許多鼎、爐、罐等燒丹合藥的用具，更有許多食糧、書籍、圖畫、兵器，以及人生日用必需的雜物，設備的雖非十分齊全，却亦應有盡有，據瘋道人告訴他，此洞乃是瘋道人自己燒丹靜心之所，平日絕無人至，極爲清靜。正好使海川住在這裏，專心習藝，這些吃用的東西，每日瘋道人新近竊設法弄了來，給海川預備的。只要海川肯加意用功，在此絕無凍餒之虞。當時海川感激萬分，惟有連連叩謝而已。從此海川便安心住在這九華山頂葫蘆洞內，特別勤勉的跟着瘋道人受業習武，現在他既較以前在雪花嶺醴泉寺小廟時除去上課外，須講雜的講了許多，又免去那猴子的欺凌淘氣，再加感激師父的深恩殊遇，自己更自努力精進，日夜奮勵了，瘋道人因爲海川當初所學的外家少林六合門的武術，多少終與自己這內家的功夫有些差異，恐這先入爲主，不易改過，竟不憚煩瑣的樣樣都給重教以學，件件都給她詳細講解，先說練武的根由，說是人乘天地之氣而生，得天地之氣而育，所以人身與天地相同，亦是一小天地，古來道家的理論都說天形圓，地形方，人則圓顯方趾，天懸日月星辰，地載山川沼

澤，人則秉精氣神體，天，地，人，本屬三才，互相似同，再說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分十二月令，人分十二經絡，天與地年三百六十餘度，人具週身三百六十餘穴，天有雷電風雨，人有喜怒哀樂，而且天陰為地，人則乾為男坤為女，仔細審察，人之一身無不與天地相合，絕無差異，但是天地承靈無極，怎麼人却難及百歲呢，莫非天地既已施仁於物，而又出爾反爾的促其壽命呢，實在替西人生之後，幸纏於七情六慾，漫無節制，以致損其元真，戕其生機，不以天地那樣全備大自然的現象進行，毫無毀損，所以人就不能與天地同休養，而難逃衰老病死之理，因此古聖先哲們，於悲憫之餘乃屢其先知先覺之能，揣情度理，發明了性命優修的道術，使人練後天，補先天，以救元氣之不足，又開精竭慮的特意創立武功，以易筋骨，健身軀，俾求體格之堅強，這便是武功起源根本，後來代代相傳，施之有效，逐漸發揚光大，經過多少位前輩往哲的研究，靈察貓躡，狗閃，兔滾，鷹翻，鶴行，雁伏，虎跳，龍躡之形，以及諸種動物造營保身的本能之法，又創定姿勢，加添藝術，逐漸次進化成了現在這般武術。意海川聽着很有意思，纔道人因為海川曾習少林拳，恐其真習難改，便又告訴他說，練習武功的人，在初學時宜約不宜博，千萬不可貪多務廣，最好只按本門的初步規矩矩的老實練習，練之既久，根基奠定之後，再求寬博不宜約，必須多知少見，把多見的長處匯集起

來，融於一爐，以期豁然貫通，並以遇敵無阻濶好。本來武術中支派門戶很多，大體說來，無非軟硬兩種功夫，軟功尚柔，硬功尚剛，但若能夠剛柔相濟，軟硬兼施，方爲武術的真髓，俗說武當一支屬內家，全講柔以尅剛，少林一支屬外家，則貴剛以勝柔，這乃是初習者膚淺的論斷，其實並不盡然，無論內家外家的武功，練得若是至其終，造其極，則剛亦柔，柔亦剛，實無剛柔之分哩。八卦掌這一門武術，雖由太極拳而生，與形意拳相近，但對剛柔之分，却能兼收併蓄，適得其中，講究的是剛而不滯，柔而不散，不濁不慢，不黏不斷，凡於發拳邁步時，必須靜如泰山，動若遊龍，能進能退，能化能生，圈兒步處處有變，螺螄勁層層不窮，應敵角技時，則須動敵之將動，靜敵之先靜，純取以逸待勞，彼上則我下，彼剛則我柔，時刻隨機應變，尤其行開了拳勢時，應當腰似車輪手若輪，步如流水勢行雲，抽身換影驚鴻樣，丹田一口氣常沉，八卦掌訣中有云，拳術先天氣練勻，柔剛相濟細推尋，八卦掌法留心記，不怕猛漢力千斤，這便是八卦掌這一門武術剛柔兼修的道理，不但八卦掌如是，各門武術若是練到了家，亦都莫不如是，凡練八卦掌的應當外重手眼身法步，內修心神意念足，本來心如圓帥，眼如先鋒，脚似戰馬，手似軍兵，所以必須練得眼銳，身捷，心穩，手準纔成哩。因爲眼具審察之明，手具撥打之巧，脚有迅速之功，神有指導之能，勁斷意不斷，意斷神仍

連，出掌牛舌樣，換掌似梭穿，取人根梢，精妙無邊，瘋道人繪畫海川講解過內外兩家剛柔的話，又告述他練八卦掌最注重腰中及腿腳的功夫，必得特別練習，俗說手打三分脚打七，勝入全在脚下急，就是此理，并說這種拳術如何分上中下三盤，如何初練上盤要慢慢轉大圈，如何俟身田氣穩，練熟見快後再練中盤，如何日久輕靈自然了，方練下盤功夫，以及如何走，穿，擰，躡，旋，轉，進，退等等的法則，還仔細的教給他呼吸之法，囑咐他呼吸以鼻，切莫用口，舌抵上腭，輕出緩入，不然功夫尚沒練好，反恐練出病來，以致咯嗽吐血，董海川敬謹受教，還囑練習，瘋道人暇時慢慢把八卦掌的八個字秘訣，推，托，帶，領，搬，扣，劈，進，計共八個大式，按八卦圖的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如何化分爲八八六十四著，逐一部給海川詳細解釋明白，順便復將使著應敵的捉，拿，勾，打，封，閉，閃，展，八個字的精義亦講說清楚了，海川按部就班，認真學習，果然進步甚速，不消百日，便已練得手足輕靈，身形捷快，掌勢迅急，丹田氣穩，宛如已經練過了幾年的前輩，端的是遊如水上飄木，行如處女乘輿，轉如旋風掃羶，進如磨上奔驢，全身龍猴子三形俱備，走時若猿，回轉如猴，換式似鷹，舉凡蹠泥步，剪子腿，陰陽掌，抱球肘，無一樣不恰到好處，瘋道人看着自是萬分歡喜，本來師父教着既密勁，徒兒學着亦容易，當然藝業突飛猛進，進步若馳哩。

第二十三章 受業感師 董海川精習八卦掌  
討鏢全義田經武巧變六合槍

董海川遵照瘋道人的指示，把本門八卦掌的功夫奠定根基之後，瘋道人又教授他太極拳，說這太極門的拳術，純屬內家一支，創自北宋徽宗大觀年間，張三豐真人，張真人本名君寶，字玄玄，道號全一，自稱三豐子，宮籍是關外遼東懿州人氏，不但武功劍鍊得超凡入聖，道行亦精，修得列入仙班，得了長生不老之術，無分寒暑冬夏，永是破笠單衫，赤足芒鞋。形態醜陋，所以當時人多喚他爲張邈道，因他隱居於湖北武當山上。創始內家拳術，所以後人便名之爲武當派拳術，這種太極拳即是武當派拳術中的一種，在初創時僅有十三個式子，後來屢經高手能人修改增加，纔成了現在這樣兒，然而究竟尚以當初十三個式子爲最善，未能講出範圍，這十三式各有一個字訣，都按八卦五行而定，前八個字是捧，捋，採，按，搦，肘，肘，靠，以合坎；離，震，兌，乾，坤，艮，巽，八方八卦之交，後五個字是進，退，顧，盼，定，以合金，木，水，火，土，五行五位之數，其間生剋變化，奧妙難窮，著術姿式，多不勝計，按其名爲太極拳者，指八一身而言，乾爲頭顱，坤爲肚腹，太極爲腰，兩儀爲脊，四象即四肢，八卦即四肢之八節，八八六十四卦則爲四肢之八節與手足指節之五十六骨，此種拳術乃由腰發，經兩脅

，運四肢，通八節，達手足，故由心發念以至動作手足，恰合轉動乾坤，由太極生兩儀，兩儀分四相，四相別八卦，以迄變化六十四卦之局，這種太極拳最宜於欲修道和養生，全把丹功運用在拳術裏，實有百利而無一害，不但練武的人習之可以從心所欲，尅敵強敵，就連讀書人早晚操練一遍都能強身健體，精神延年，董海川當初見過這太極拳，略知其中奧妙。自然學着更爲容易了。這道人高興非常，待海川八卦掌和太極拳都極硬，定後，復抽空教授他形意拳，給他講解這種拳術以五行爲經，以十二象爲緯，五行是金，木，水，火，土，演成了劈，鑽，崩，炮，橫，五種拳式，十二象是十二種物象，乃龍，虎，猴，馬，鼉，雞，鶴，燕，蛇，駝，鷹，熊，亦化出十二形拳路，蓋以龍行搜骨之方，虎有撲食之威，鶴有躡山之靈，馬有震蹄之功，鷹有浮水之精，雞有奮鬪之勇，鶴之翻雲之巧，燕有抄水之技，蛇行行草之能，駝有遠遠之法，鷹有攫雀之勢，熊有豎項有力，象形取意，演爲拳術，故名爲形意拳，這五行拳式中尚可彼此連環，十二形拳路中亦可互相變化，其秘訣亦有八個字，是抱，垂，扣，頂，圓，毒，曲，挺，每個字秘訣中又含有三法，變幻莫測，玄妙非常，講究的是內操心，肝，脾，肺，腎。外合耳，目，口，鼻，舌，這種拳有斜，卻是正，歪正是斜，一站必須具備四形，卽是雞腿，龍身，熊膀，虎抱頭，稍不合式，便不能練到好處，初練這種拳時，以依式站架爲根基

，先要肢體求合，先剛後柔，初長而短，始能活潑玲瓏。手足運用時，皆值直圈進行，與八卦掌的脚卜走圈，太極拳的腰身轉圈，大致相似，總之，這三種拳術，總不離圈中之圈，其玄妙都在圈內，至於三種拳術的各自奧秘之處，瘋道人亦都隨時詳細給董海川指點明白了，海川從此便每日早晚勤習八卦掌，午前午後分別兼練太極拳和形意拳，瘋道人爲使海川練習八卦掌方便計，設法做了八個吊袋。每個吊袋裝了二十斤鐵砂子和綠豆，外用幾層粗布縫好，按着八卦方位用粗繩分吊在洞內，袋子吊得高低恰與海川的胸口一平，教他每日隨時把八個吊袋亂悠起來，身子站在中央任意抱打磕撞，或在其間閃避穿行，無論用單臂打，雙掌撞，或用肘抱，腕推，肩打，跨撞，以及來回穿行，左右閃躲，俱都隨便任意，以練習步法。掌力，眼神，身形，和趨避閃躲之巧，每隔十來天便教他往每個吊袋裏添入一斤鐵砂或綠豆，加增力量，有時還看着他在洞旁密樹林中，施展開身手，穿着樹隙，迴旋轉走，以爲操練，因此海川進步奇快，瘋道人隨又督飭他依次習學油錘貫頂，鐵尺排骨，鐵砂掌，綿砂掌，鷹爪力，重手法，擒拿法，點穴術，凌空八步，壁虎遊牆，輕身提縱術，落地飛行法等等的功夫，熟後復分別教他各樣長短軟硬的兵刃，各種大小的暗器，尤其對於刀劍之術，更加注意這點，且苦心孤詣，自出心裁，編了一套弧形劍術，精心教練，海川既很心靈，並肯用功，件件都學習得速而



且精，瘋道人歡喜萬分，居然這三年住在海川住在九華山上葫蘆洞府內，只顧高高興興的專心教他習藝，竟會一住經年，一趙亦沒回雪花嶺後醴泉寺小廟去看看，還是海川偶爾提起要去看望，望師兄活報應，就便問問有否家信，瘋道人纔和海川一同回了一次雪花嶺，師徒二人到了醴泉寺小廟後，見着了活報應和小道士那猴子，在廟內住了幾日，因無甚癡事情，師徒二人方要再往九華山繼續教習，這天廟前忽然來了一個和尚，自稱名馮印修，係徒四川黔江縣丫頭嶺紫竹上院來的，奉了涵一禪師的諭，來此接取猴子回去，現在帶來一封涵一親筆信，並一擔子禮物，要面見瘋道人，董海川正在廟前遇着，忙領他進來，見着了瘋道人，呈上書信，瘋道人拆開看時，原來涵一信上寫的是自己患病甚劇，起初不過因爲年將八十的人年邁氣衰，時常咯嗽，漸竟痰中帶血，又加混身串痛，飲食日減，後來竟致艱於步履，不能出屋，現在病了不過半年，已經病得瘦骨如柴，連牀都不能下了，自料行將就木，心中思念猴子頗切，恨不得立時見他一面，要親自已未死之前，有要緊的話囑咐他，請瘋道人見信後，務必趕着打發猴子隨同這送信的和尚印修一併歸去，以免不及見面，且對於瘋道人師徒三年多代爲教養猴子的恩德，再三道謝，隨信附呈香資一百兩，補償這三年多猴子的食用耗費，以外還帶上幾種川貴的土產，請瘋道人賞收，瘋道人看罷涵一的來信，心甚淒潤，便向印修詳細問了問涵一的病

况，果然十分沉劇，只恐難望再痊了，瘋道人遂把猴子叫進來，與印修見過，並將酒一耍接他回去的原由都對猴子說知，教他明日即隨印修啓程回川，猴子聽知，自然是泫然流涕，歸心似箭，忙着自去收拾行裝，印修在這廟裏住了一夜，次日一早便領着猴子拜別瘋道人活報應董海川等三人，立刻就要啓程，瘋道人把酒一瓊送來的一百兩銀子，資交還印修，託他稍回，幾樣兒所貴土產因爲再啓回去不便，只好領了，瘋道人昨晚已寫下一封報告猴子這三年多在此寄居的情形，和學藝的程度，以及安慰酒一，請酒一好好養病的回書，一併交託印修給酒一帶去，外給猴子十兩銀子，添補路費，活報應和董海川亦各贈了一些應用的衣物，以爲紀念，臨行時，瘋道人諄諄囑咐了猴子一回，教他回去之後，如何侍候酒一的病，如何繼續用功，不可荒怠，俟等酒一無論病痊或是圓寂之後，都教他務必再來這裏團聚等語，猴子拭着別淚一一都答應了，這纔跟隨印修出廟而去，誰知從此一去，積月累年，竟不再見傳的消息，此後瘋道人師徒有時提起猴子來，都覺納悶，只苦路程太遠，無法訂聽，董海川和猴子共處得日則不甚長，日久便亦漸漸把他置諸度外了，寒來暑往，日月如梭，董海川有時在這黃山雪花嶺後醴泉寺小廟內，有時在九華山淨修官後葫蘆洞裏，隨傳海潮八卦掌中興之願的皖南大俠瘋道人精心受業，重習了五年多的武功，因他非常刻苦耐勞的畫更加緊用功，毫不怠惰偷懶，瘋

人對他很契重，在他身上期望殷切，故亦非常認真努力的早晚盡心指教，毫無隱瞞吝糊，師父既傾囊傳授，徒兒之拚命學習，董海川又深感師恩，對瘋道人非常孝敬，所以師徒的感情十分恰合，彼此水乳交融，無不可說之話，無不可宣之隱，所以董海川武功進步之速殊為驚人，其造詣居然可與師兄岳聖應的程度相頡頏了，海川固自高興，瘋道人尤為歡喜，到了第六年的元旦，海川給師父叩頭拜過了年，瘋道人忽然吩咐海川，說是海川到此學藝以來，屈指已經五年，董海川沒回過一趟家鄉，雖說因為向上的心盛，然而家中既然尚有雙親在堂，久缺定省，亦非人子之道，所以打算教海川乘着春暖，回家去看看，當時海川因為藝業將成，惟恐功虧一篑，又與師父相處得極有感情，雖捨不得暫離師父，但是瘋道說得有理，瘋道人又對海川說，他所學各種武功技藝，根基已都鞏牢，只要他回家後把功夫溫習不輟，勉勵自勵，自然熟能生巧，漸入化境，足可縱橫江湖，脾脫武林而有餘，不必再在此學習了，而且這五年來自己已將平生所能的本領，盡都教給了海川，實沒有甚麼再可傳授的了，只教海川不久回鄉之後，盡心好好侍奉堂上高年雙親，營且不必再來，一因海川的雙親已都幾年風燭，決捨不得幾年不見的兒子長久遠離，致乖天倫樂趣，海川若是不肯回去，或是回去數日再又出來，雙親心中豈不難過，添悻為人子者孝養之道，二因海川家中親丁單弱，人

日無多，此次回去，正該長久在家，整理家業，以免再使老人操心，三因瘋道人已不久亦將出山，遠赴川滇一帶有所勾當，就便一訪老友，禪師的生死情形，和那猴子的下落景況，然後尚須往朝羅浮，估量最少亦須三年二載始可歸山，所以吩咐海川回家不必再來，何況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師徒五年緣分已滿，亦該各奔前程了，海川聽說，縱不願意，但亦無可違拗，只推延說再住數日，等到秋天亦行回家便了，瘋道人搖頭算了算，一笑道，這事只怕由不得你吧，師徒說過，便將這話放下了，到了二月，瘋道人又催促海川回家，海川仍是假延，過了半個月後，海川忽接黃阿乙給他轉來一封家信，拆開看時，原來父病垂危，延頸思念海川極切，招他趕緊回家，海川見信，心中十分著急，便忙向師父瘋道人說知，欲要明日即行啓程下山北歸，但求瘋道人準他於父病痊愈之後，仍然再來繼續學藝，瘋道人嘆息道，你若肯聽我的言語，祇早回去一兩天，亦何致如此匆忙，並勞令尊病中延頸盼望呢，這亦是數中造定的啊，你只快些回家，但願及早把令尊加意醫治全愈爲妙，至於再來的話，只可等我三二年後從羅浮歸來時再說罷，海川此時方寸已亂，並沒聽明白他師父的語意，次日，收拾起他原帶來的行李物件，並那避風鼠和弧形寶劍等，叩辭了師父瘋道人，拜別了師兄活報應，自行下山，匆匆向北途發，直奔直隸省文安縣朱家塢他的家中而去，他在歸家的路上，心中且喜且憂，

喜的是學成驚人藝，懷奇返故鄉，憂的是親族未可測，恐負三春暉，他水船路步，夕宿晨登，在路不敢耽延，迤邐往北急走，一直回到了文安縣朱家塢他的故鄉家中，堪痛老師父病中不及待愛子歸來一面，竟已在前一日疾終正氣，一瞑不視了，海川遽門丟下行李，抱住屍首，誰心泣血，禮盡哀痛發了一陣，忽自想起師父屢次催促自己回家，和臨別前一日所說的話來，竟自預知自己父逝不得見面送終的情形，可見師父道行玄妙，不啻仙家哩，海川想罷，少不得備棺盛殮了老父的遺體，決定在家停靈三七，又設祭薦亡的忙了些日，然後顯主發喪，將亡父依禮殮葬，從此守制家居，每日除侍奉衰弱多病的老母外，早晚仍不斷的按時用功，溫習舊業，且父重錫武會，鑽研新技，這一回，董海川藝既孟晉，名充故晉，不但在文安附近幾縣武林奪尊，就連在空直隸，以及山東，山西，河南，關外各省，皆得威名震赫，推爲巨擘，所有黃河左右，太行東西，以迄口北漠南的江湖豪俠，綠林暴客們，無不都要和這位董海川設法套交結識，其中雖亦有些狡黠之流，狂傲之輩，對他表示不順氣的，但是與他一經較量，無不鎩羽敗去，皆因他力大氣足，自有異秉，方腰駢脇，眼光如電，兩手長過膝下數寸，所以每次與人比武厮拚，出掌當出人意外，使人難防，故能永得勝利，不遇敵手，於是江湖上各行武師，綠林中各幫匪盜，以及遊俠劍客等，和他相好相契的固然多至指不勝屈，而與他有仇有

陳的亦並不算少，又兼他慷慨好客，仗義疎財，家中時常總有雄糾糾，氣昂昂，膽胸臆肚的漢子，或不冠不履，不脛不恥，奇裝異服的人們來訪，不是和他飛騰聲刺，比併武術，就是把酒舉樽，朝談狂笑，惹得鄉鄰們俱都驚疑駭怪，恐怕他弄出甚麼是非來，有幾位年高齒尊的抱着社人之憂，不時向海川諷勸規戒，海川却亦聽從，勉自斂戢，無奈同道的朋友們總不斷有至誠來訪的，只苦無法峻拒，董家不過是個小康之戶，家產本不甚富，經他這樣盡力的延納同道，交結賓朋，未免越花越少，自然家計漸落，起初典房賣地，尙能勉強支持，後來越虧越甚，更加艱窘起來，偏巧這時董海川的老母又患病逝世，海川連經大喪，兩次所費很多，他又不善經營生產，復因好試，結納朋儕，耗財買臉，揮霍無度，自從回家之後，不消五六年間，竟把家資產業損失了十分之七八，祇勝了身下住着的小小一所灰瓦房，和二十幾畝園子地了，他手中雖然尙有那多希世之珍的避風鼠，一因偏僻鄉鎮間，無人認得，肯出善價購買，二則海川亦捨不得出手賣去，他因祖產已將蕩盡，全仗他一人所資，心中頗覺對不住年幼的胞弟，於是自下決心，要往外邊去倒蕩一番，得些錢來補償幼弟，恐其將來或致凍餒，董海川當初雖曾進過武學，但他自從遠赴江南隨瘋道人習藝後，因他不原籍家中，所有秀才們那些例考他都沒參加，且又未曾投現告假，及至回來時，已經五六年之久，無形中資格已被

飲酒，而他復沒把這功名之事放在心上，回家以後自己仍不設法恢復，簡直放棄了秀才權利，所以現在便不再想由這功名的宦途進身，爽直要去創蕩江湖，作個義俠之士，海川打定主意後，便把這意思暗地告訴幼弟，教他在家好好安守這點兒餘剩的薄產，暫且度日，等着自己出去創蕩三年五載，必給兄弟帶錢回來，助他成家立業，再整門庭，海川的兄弟年纔十幾歲，渾渾沌沌的學得甚麼，只有唯唯應諾而已；海川避避父母之喪，孝服相接，並未娶妻，臨過身時，只將幼弟託付了一位同族不同居的本家哥哥代為照顧，隨即背起小小行囊，帶着那口四尺二寸的弧形寶劍，飄然離家，自去江湖上創蕩，先到滄州城內他啓蒙的業師田經武家中，去探望那位六合門武術名家銀鏢小孟嘗田三爺，偏巧田經武沒在家，只見着了田經武的少爺田春奎，田春奎在本支中大排行九，現在已經二十多歲，練習他父親親傳的絕技六合門功夫，已經頗有根基，舉凡六合拳，六合槍，六合刀，六合棍等，全都有了很好的造詣，近來亦設場子，收了幾個徒弟，以教把式，掙些錢來添補家用，因他沉穩調樸，少年老成，甚為鄉鄰們所重，所以鄉鄰們多不肯直呼其名，輒以田九把式呼之，田九把式聽他父親田三爺屢次提起過董海川，知道海川是他的師兄，於是竭誠招待，海川問起田三爺的近况，纔知田三爺那年從海川家，辭館走後，浪跡江湖，交了一把子好朋友，帶他到過關東，在沙金礦上混了幾年，很掙了些錢。

財，回鄉之後，自己置了兩處產業，與哥哥用緯文，嫂嫂喬氏等分居另過，他哥嫂住在西街，他却和夫人王氏，兒子春雲等住在東街，每日在家除經營產業外，便認真勤練春奎習武或讀書，田三爺有了錢，仍常常自那鼓吹亮明往兒，苟交朋及，暇時就這朋聚友，講論武功，步月且英雄，田三爺了幾年福，後來他哥哥緯文屢次舉試不中，漸將所分的家業耗滅，終致衣食皆艱，經武不念舊惡，竭力幫助哥嫂，又由錢給緯文捐納了個同知的銜名，并設法替哥哥謀警着在山東總督船營裏弄得一官差事，打發哥哥出外作事去了，而嫂嫂喬氏等一家的生活，仍由這位田經武田三爺隨時供給不缺，田三爺本人在三年前因爲河南開封府德和鏢局子出了一點冤事，被拘出去幫官，就在那鏢局子作了總管，原因德和鏢局有兩位鏢師保着一撥錢，款兩萬多兩銀子由開封赴北京，中途行至邯鄲道上，夜晚住在店裏，竟會被人偷去了一箱銀子，爲數雖然不多，祇是一個長方形的厚木小箱，盛着二十隻整元寶，共計一千兩銀子，但是這事却極希奇，夜間不但守錢的鏢師們毫無知覺，而且門窗嚴閉，絲毫發不出賊人如何出入的形迹來，按說這這一千兩銀子，鏢局子并非賠不起人家客商，不過轉場東去，鏢局子這個跟頭栽的不小，像這一圓不回來，鏢局子勢必難得收市，商家怕鏢局子給人家補上，而銀箱上貼有人家的封條，倘被人家看出不是原物，更顯着鏢局子醜而無能了，當時幾乎把那兩位鏢師急死，只得趕緊滾



法蹊緝，費了很大周折，幸有一個精明強幹的總子手探查出來這是附近黨豫交境神鷹山的盜寇所爲，神鷹山開山立額（匪語，創事匪也）的當家頭腦把子（匪語，首領也）名叫小劉海神鞭趙九香，在江湖上很有名頭，他利鏢局掌櫃的鏢頭大槍劉德茂因事控過梁子（匪語，結過仇怨也），這叫是故仇人，劉德茂報復前仇，那兩位鏢師探察出來後，火急派人返回開封，知會了本鏢局，請示方針，彼時大槍劉正出去走鏢，沒在鏢局子裏，副掌櫃的六合李李筱峰聞信，按照江湖道的規矩自往神鷹山梁子家，（匪窟也）去拜山，要憑片言解怨，化干戈為玉帛，先以江湖道義氣把丟的銀鏢圓回來，然後再給趙九香和大槍劉德茂和，以酒解怨，誰知六合李與趙九香見面後，彼此越說越僵，幾乎當場動起手來，六合李一怒下馬，趙九香遠地出來時，與他約定半個月限期，教大槍劉親來見面，逾期不見，即要拆籠把銀子花用，從此德茂鏢局就別想再幹了，六合李一面派人沿途去追大槍劉報告此信，請他急速親身前來辨理此事，一面自想生意，要約請武林名手劉德茂和趙九香拚命一戰，六合李和劉德茂在附近居住的幾位素與六合李大槍劉二人且極和好，便分別擺出救急信去，除約請劉德茂在附近居住的幾位素與六合李大槍劉二人有交情的著名武師，回到神鷹山下彭城鎮內三合店聚齊，協議幫忙討鏢的辦法外，且派專人飛騎到滄州來，把田三爺亦敦請了去，田三爺見着了六合李筱峯，問明了鏢子

失事的情形，和六合李拜山的經過，不由激起義憤，就要馬上自往神鷹山上去找趙九霄設理，六合李竭力勸往，請他從長計議，過了兩天，所請幫忙的各位武師陸續來到，大搶劉亦從東濟州得訊趕至，大家商議了一回，因為期限已迫，不能再延遲了，決定先由田三爺田經武等四位武師，陪著大搶劉劉德茂往神鷹山上去見小劉海神贖趙九霄起約，留下六合李李俊峰和其餘的武師在外陪作接應，以備不虞，及至大搶劉和田經武等五位到了神鷹山探子窺因，麴面會見了趙九霄，雙方果然話不投機，說翻了臉，大搶劉即席就要與趙九霄廝拚，趙九霄不願在自己門戶動手，落個在家門口兒欺侮人的聲名，且因大搶劉等前來拜山全沒帶着兵刃，尤恐日後被江湖同儕背地譏諷自己欺侮鄉行亦垂空拳，便向大搶劉要求訂期在山下比試武功，他說只要自己敗在大搶劉之手，情願原個銀箱奉還，而且自己從此離開神鷹山，不再在此立足，倘若勝過大搶劉時，銀箱不但沒收，大搶劉的德利鏢局還得從新收市，當時大搶劉自氣答應了他，雙方正要擊掌為誓，田三爺却以為不可，從旁竭力解勸他個雙方還是和平解決為妙，趙九霄即向田三爺沉着臉兒發話，說是人家本主兒都答應了，你不過是陪着來的朋友，還儘說甚麼風涼的廢話，這兩句惹惱了田三爺，亦和趙九霄賭氣子鬪上了話巴，彼此越說越多，結果田三爺給大搶劉攪橫，馬上自己要替大搶劉作代表，就此與趙九霄實行比拚，不必另訂日

期，雖然自己上山沒帶兵刃，無論趙九霄今日用拳用械，自己或輸或贏，既是自己情願馬上賭鬥的，決不算趙九霄在家門口兒欺侮赤手空拳的人，若是趙九霄一定怕落這種名聲，墜子窰內有的是兵刃，就請臨時暫借一件用用，彼此同到離梁子窰稍遠的地方去比試，自己若是贏了，不必說，趙九霄自然交出銀兩，離開此山，倘若自己輸了，不但銀兩不要，大槍劉的鏢局子收市，就連自己亦從此退出武林，不再出頭談武，而且由自己出名，約請江湖道上的名人，當衆給趙九霄擺酒賠罪，趙九霄此時擠在這裏，不能示弱，慨然允諾。遂祇率領四個同夥，帶着幾件兵刃，陪同這位銀槍小孟管田經武，和大槍劉劉忠茂等五位來賓，出了梁子窰，來到神鷹山下離着大道不遠的一座棗樹林後，擇了個平坦地方，作爲比武的教場，爽直就與田三爺動手廝鬪起來，當時大槍劉雖然再三攔阻田三爺，自己要先上前，無奈田三爺一定不從，只教大槍劉等四位在旁給他瞭陣，他與趙九霄言明先比拳脚，及至二八動上手後，趙九霄的拳術不拘一家，先使的是爪拳，旋又改了羅漢拳，有時因勢制宜，兼用八極，秘宗等門的拳式，不但著術純熟精練，精力明快充實，身形竟亦非常的矯捷輕靈，一躍多高，一跳多遠，正是起如孤雁凌空，伏似狡兔入窟，迅若急風驟雨，快猶閃電流星，縱橫左右，進退迴旋之際，無一處沒有功夫，無一著不見火候，田三爺便知他是賣弄本領，就亦暫用螳螂拳，間雜着通臂

，搓脚等門的路數與他應付，鬪過半響，田三爺始終以逸待勞，好等他力疲氣洩，但因見他竟有如此深妙的功夫，絕倫的武術，心中却很佩服他，漸由佩服生了愛惜之心，念他成名不易，便不忍冒然對他使用絕著兒了，良久，趙九霄果然鼻窪鬚角都見了汗，身手亦漸漸不似方纔那般急驟驍勇了，田三爺這纔抖起真精神，吆喝一聲，立剎施展出平生絕技六合拳來，唰唰唰的一陣逼攻，趙九霄不禁有些招架不來，手脚失措起來，又鬪了一回，田三爺忽然嘿的一聲，右手向趙九霄肩頭一遞，左手隨着一托趙九霄的腕子，突自颯的倒縱出老遠去，含笑抱拳說：『你領教了，抹身就要走開，兩邊觀陣的八個人忽見田三爺無故退陣，正不知是甚麼緣由，却見趙九霄紅漲着臉道：『田老師的拳術果然名不虛傳，在下總算叨教過了，來來，無妨再請教請教用老師兵器上幾手高著兒，好使在下心服口服的開開眼，他說完話，忙向那邊地下放着的兵刃網裏抽出一條牛筋鞭來擊在手中，指着這網兵刃，教田三爺選擇籠手合用的傢伙，以便再度比併，趙九霄手中這條牛筋鞭，長約四尺，粗似鴿卵，只是一條略帶彈性的鞭桿，通體全用牛筋擰成，外面用細銀絲和人頭髮纏牢，鞭梢略細，鞭根稍粗，每隔四寸多便有一道不寬的鐵箍，形狀雖然像鞭却亦似粗馬棒，這種兵器非常難使，乃是趙九霄獨門家傳的絕技，他半生在江湖上創蕩成名，全賴着這條牛筋鞭的帮助，他以此物會過多少能人，鮮落下風，終擰了

個神鞭小劉海的綽號，可知他在這條鞭上的功夫和本領如何了；當時田經武見他持鞭相逼，非要再比兵刃不可，只得對他微微一笑，便過去取了一桿撇竿子扎槍，自己先擰了個槍花，又顫着試了試，雖覺不甚趁手，自己既未帶了慣使的槍來，只好將就着且對敵用這桿能，於是二人按照武林的規矩，各自佔住門戶，扯開鑼鼓，擺出姿式，先行禮道個請字，纔各開着亮式，進步交手，起初二人尚是你來我往，我去你迎，一著一式的攻拒進退，漸漸益開步伐，使出精神，俱都越來越急，加緊奮鬪起來，趙元霄的鞭法果然神奇精奧，變化莫測，舞時帶得風聲悠悠亂響，而且身形飄忽，非常輕捷迅急，上下左右，前後進退，宛如大皮球也般的只隨着田三爺的槍身移滾，半點亦不漏空，田三爺非用的是楊家追魂槍法，端的是，上三槍灑花蓋頂，下三槍枯樹盤根，左三槍金龍擺尾，右三槍猛虎翻身，上打崩，下打扎，中平槍，手裏拿，上中平圍槍爲母，下中平封欄鎖掛，槍扎隨式進，槍走往外撒，世人學得這槍法，萬馬營中人人怕，田三爺雖然把這套槍法使得風雨不透，竟估不得絲毫便宜，知道今日遇着了勁敵，不顯絕技，萬難取勝，於是把氣沉住，倏然巧妙的改變了槍法，竟施展出自己藉以成名的看家本領六合槍來，精心注意的努力周旋，端的是每一式出，氣與力合，力與勁合，勁與神合，神與意合，意與心合，六事無不息息相合，而且心一動眼即隨，眼隨手即起，手起步即至，步至槍

卽到，槍到力卽達，六魂亦着着相合，絲毫黏不滯，不滑不脫，真把這六合兩字做到了家，雙方那八位在旁觀陣的人，都看得直了眼睛，彷彿身居急風驟雨之中，又值天花亂墜，眼目皆眩，心神俱顛，良久，見田三爺使了個穿針度線，條又一個金雞亂點頭，單脚着地，上身前探，把槍尖往外一吐一縮的抽撤了兩下，跟着攪起老大的個槍花，霍地一翻槍把，嘿的一聲巨喝，身形隨起，仍和方纔一樣，無端發至一旁，撒手丟槍，連說明教，這八位不由俱覺納悶，不知田三爺回故不見勝負，中途又送，趙九霄這時忽亦拋了手中的鞭，纔要說話，田三爺滿面春風，拖拳搶着笑講：「趙家的好功夫，在下實是接架不住，莫如見好就收罷，我們是前來了事的朋友，犯不著認真擺在事上，自招嫌怨，那豈不成了了事反繳事了麼，依我看，今日若再比併下去，雙方無論誰勝誰負，亦都不是甚麼好事，趁此收煞，豈到為止，須知練武的虛名不易，誰亦不許把誰真擠裁了，頂好雙方還是從長計議爲妙，不知趙當家的以爲如何，肯不肯實給在下這個面子，趙九霄略一沉吟，答道：罷了，田老師真夠朋友，在下既已見過田老師的藝業，果是名下無虛，在下實是佩服感激，那末今日這場事，我便甚麼亦不再說，祇看在你田老師的金面上，但聽恁怎樣吩咐罷，在下出真心要交您這朋友，那八位在旁觀陣的人見他二人沒分勝負，忽都變了口氣，顧意了和，俱都驚疑納悶，大搶劉等四人自然是歡喜非

常，便忙上前給他二人分道辛苦，趙九霄敷衍了幾句，令他那四個同夥，挾起帶來的兵刃，陪着田經武，大搶劉等同到山口大道之上，先送田三爺等五位回去，約定明日午時，趙九霄必定派人把一千兩鏢銀箱子，送到店內，至於他和大搶劉當初結怨的事，日後再謀解決辦法，田三爺等辭別了趙九霄，走道不遠，六合李筱峰等因爲不放心，早在此處道旁守候了半日哩，彼此會着，卽都一併歸來，在路上談起方纔比併的事，大搶劉詢問田三爺爲何兩次都不特分出勝負，中途忽退，並納悶趙九霄性情古怪，前倨後恭，因何忽願還鏢，莫非其中有甚麼隱蹊不成，田三爺含笑搖頭，只說趙九霄武功真好，與自己急切，難分勝負，所以自己纔見好就收，至於他前倨後恭，願意還鏢，必是因見不一定勝得了自己，藉此下臺，想和自己結交而已，及至大家回店之後，田三爺因聽方纔趙九霄的話語中，雖然衝着自己的面子答應了明日還鏢，但是和大搶劉的仇怨，並不算完，日後必還要有麻煩，便想乘此機會，由自己出名備席，暨請趙九霄親來，與大搶劉解釋前嫌，以免後患，及將此意與幫忙的幾位武師一商議，大家都以爲然，於是田三爺便備下名柬和一封措辭懇切的書信，單等明日神廚山的人來，就便邀約，次日方交午正，趙九霄果然打發了一名頭目，率着兩名笨漢，將那銀箱原封送回，並給田三爺等帶來一箇本山出產的鮮果禮物，田三爺款待了那頭目等，然後派了一個能言善道的齣子手

，帶着名柬和邀約趙九霄前來晚宴的書信，隨着那頭目等一同前去，又次日午時，田三爺陪那三位前日進過山的武師，趕到山口恭候，不多時便見那送信的趙子手領着趙九霄，還有前日在場觀陣那四個同夥，躡山出口，彼此見着，各都換了前日那般面目，含笑互相客氣着打過招呼，然後併肩回到店內，大排宴會，在酒席筵前，田三爺端起大槍劉與趙九霄當初結怨的事，說是雙方純出誤會，現在自己與各席的幾位著名武師情願分代雙方賠禮，請雙方各釋前嫌，重結新交，幾位武師亦都竭力幫襯，趙九霄不好不依，只得與大槍劉拉了拉手兒，互視一笑，這纔露劍交錯，賓主盡歡而散，從此這位神槍小孟管田經武田三爺和小劉海神鞭趙九霄竟結成了好友，彼此常有來往，過了一日，六合李約來幫忙的衆武師陸續走後，田三爺纔秘密的講述了大槍劉和六合李，說自己那天與趙九霄鬥拳時，因為愛他武功精湛，又念他成名不易，不忍使他明栽，所以暗中乘隙戳破了他的特頸，聊以示警，使他知難而退，在旁觀陣的八位倉卒中都沒看出來，趙九霄當時不悟，尚以為是小小的誤傷而已，不肯認輸，及至再比試兵刃時，自己由楊家槍法巧變六合槍，後來乘隙又巧使穿針度線，倏改金雞點頭，用槍尖微微刺傷了趙九霄右手腕上的少商穴，使他拿不住鞭，幾一撒了手，自己却乘此躍開，用話替他彌縫過去，不給當場說明，趙九霄畏威懷德，因為自己給他暗中保全住了名譽和事業，所以纔答應還鏢。



解怨哩，大槍劉和六合李聽了田三爺說出內幕，他二人對於田三爺這次討鏢出力用心的苦心，不但非常佩服，且因田三爺深全友義，亦給他二人保住了名譽和事業，當然萬分感激田三爺的宏恩隆情，便致請田三爺到德利鏢局裏坐鎮，聘為四家聯號的總管，按年坐分花紅，田經武推辭不掉，遂回了一趟家，囑咐兒子田九把式田春奎在家好好照應，不可遊惰，若嫌寂寞，無妨舖設個把式場子，教幾個開鏢的徒弟，一則教學相長，溫故知新，不致荒了武功，二則亦可掙幾吊零錢，深補家用，雖然家中不一定需要這幾吊錢，然而多少終比閒着的好，何況藉此尚可歷練世情，又可明白明白謀生不易呢，所以田九把式於田三爺出外赴關封德利鏢局坐鎮後，便遵父諭設立場子，教起把式來，所好有他父親的名譽照着，很有人給捧場，田三爺每年祇家來一趟，住上一兩個月再走，今年尙沒回來哩，當時董海川從師弟田九把式口中得知師父田經武的近况頗佳，很覺高興，當晚便在田宅住下，拜見了師娘，又和師弟龔桓了幾日，方自離了滄州，動身他往，只因自己此次出來並無一定的目的地，所以信步所之，浪跡江湖，遊歷各地，喜幹些抑強扶弱，行俠作義的勾當，他由直隸，經山東，過河南，轉山西，穿陝西，到甘肅，先把北方各省的府縣碼頭，都遊了一遍，又北起長城，把口北的察，綏，熱河各盟旗，以迄關東的奉天，吉林，黑龍江各城鎮，全繞了一周，四五年間，足跡踏遍華北全土。

，雖受了許多風霜饑寒之苦，却結識了不少的奇人異士，英雄豪傑，且做了很多濟困扶危，剪惡鋤姦的俠行義舉，於是名譽較前更盛，江湖上的俠義同道，綠林朋友們，因他只憑一雙肉掌，和一口弧形寶劍，威壓華北半邊天，從來沒有失閃，大家便給他公賀了個綽號，稱他爲八卦鎮八方神手將軍，董海川這樣創蕩了四五年，在江湖上閱歷既廣，磨煉自多，感慨久經，世情漸淡，竟自漸漸改了性格，有些玩世不恭，舉止異俗了，其來在遼東道上，又因代抱不平，挑了一處紅鬍子（關東人皆呼盜匪曰鬍子或紅鬍子，其實乃胡賊之諱耳）的窩巢，救出十二個肉票兒（被綁去勒贖之人），肉票兒中有一個是遼陽的大富戶，事後酬謝了董海川五千兩銀子，海川雖然不要，當不住那富戶感恩圖報，非給不可，海川因爲想起自己離家已經五年工夫，尚未接音當知囑咐兄弟的話給他捎一文錢回去，而且聽說這富戶上輩起家，是由作官掙下的借大家業，終因貪贖削職的，於是想到他的家財既不一定是好來的，那末自己收下他的這筆謝儀，給自己的兄弟帶回去，就不能算是傷姦或不當哩，海川自從得了這筆重謝之後，就近往吉林置辦了些人參，貂皮，貴重易帶的貨物，一直進關，轉回文安縣朱家場故鄉，他置辦貨物的意思，一則遮掩外人耳目，免得鄉鄰們疑惑他驟然發財回家，錢財來路不明，二則帶回這些貨物尚可生利不少，且可免得攜帶現銀累贅，海川到家後，把貨物陸續賣出，果然又獲

了一倍巨利，除將當初他揮霍出去的遺產，設法加利弄回外，並給兄弟娶妻成家，重整家庭，他本是在外遊蕩慣了的，不慣在家久居，轉過年來元宵初過，竟又一肩行李，飄然再入江湖，復向外邊創蕩去了，這一次，他却奔了江南，打算先到安徽黃山雲梯嶺，臨泉寺去探望師父瘋道人和師兄活報應，漫遊江、浙、閩、贛等省，再至湖南北，廣東西，轉去滇，黔，然後經川、陝，繞回北京，偏生這時江南烽火連天，荏苒遍地，不但太平天國，長毛兒的大隊正與清兵在各處鏖戰，更有捻子匪軍流竄滋擾，踏不上是碰見劫搶，就是遇着盤查，非常的難走，所好董海川單身獨行，並沒多少資財，又有絕技護身，足能漸付沿途的兵匪，在這混亂的年月，一路行來，哪見不平的事自然更多，董海川自然亦更忙，沿途剷除了許多貪官污吏，十豪劣紳，搭救了許多忠臣孝子，義僕節婦，並且設法懲治了不少潰兵游勇，根匪惡盜，籌款賑濟了不少災黎難民，貧農苦工，做的那些使行義舉，幹的那些德施善舉，真是指不勝屈，擷髮難數，因此在路時行時止，耽誤了很多日期，及至來到安徽九華山，時已將屆中元，他匆匆上山，到在淨修宮後絕頂葫蘆洞看時，見洞口堆着許多大小石頭，已將洞門封砌，便知師父不在這裏，遂又趕到黃山雲花嶺後醴泉寺小廟，廟內却祇住着一個素在前山給人家做短工的老農，當初董海川在此學藝時亦曾認識這老農，十多年沒見，雖然一見尚識，但他却更老得不像

樣兒了，海川向他問及師父和師兄的踪跡，據這老農說，瀛道人近幾年來時常不在廟內，去年年底回來祇住了兩個多月，在今年三月初旬，又配了許多藥品，帶着出山。聽說是在湖北，江西一帶施醫救人去了，大約今年不一定能回來，臨去時因為廟內無人，所以把他從前山喚來，教他在此居住看守，所好廟內存積尚多，他獨居深山幸不致有凍餒之虞，至於活報應則在好幾年前就早奉師命出山回了家，聽說現在家鄉組織甚怎鄉練，保衛得地面很好，去年雖曾來廟一次，大概並未久住，卻又歸去哩，董海川聽說，頗覺掃興，便在廟內暫且住下，看見廟內房屋愈發頹敗不堪，不但當年景象，連小院練武場上俱已荒草離離，那些竹杖亦都東倒西歪，有的且被拔去，未免深為感慨，又把各屋裏的東西逐件摸擊了一遍，自己嘆息着發了半響怔，不忍在此久住，次日卻又措起小小行李，出山趕赴徽州北鄉，慢慢尋到活報應的家中，看見了師兄活報應，竟已鬚髮斑白，非復當年形貌了，活報應一見師弟忽然遠道來到，萬分喜悅，自然是謁誠歡迎，小抱應應文天這時已經三十來歲，早長成了健碩大漢，少不得亦拜見了海川，對他恭謹招待，飯後，活報應和董海川師兄弟飲着茶互談別後情形，活報應極口誇獎海川不啻師尊，不辱師門，果然能在江湖上創出偌大的聲兒（名字）來，實可敬佩，又說師父對於海川這幾年在北方的行徑，已有耳聞，十分欣慰，只可惜海川這趟遠來，未得與他老人家見着

面，使他老人家歡喜歡喜，海川問起師父的行蹤，活報應告訴他，說瘋道人近幾年來，老興大發，只是東奔西走的在外濟世救人，終年無停趾，祇爲他人忙，今年大概又往湖北江西一帶去了，暗揣他老人家此去的意思，表面雖是施醫捨藥，兼帶作義行俠，扶危濟困，實際上或者還有別的甚麼大事，要乘這兵荒馬亂之時想在國家的軍務和政事上有所圖謀，不過他老人家在尚未實行之前不肯輕易說出來而已，活報應又述說他自己這些年來的經歷，說他於海川離廟後，又住了三四年，師父便打發他出山，教他回家享福，不必再在廟裏常住受苦，他祇在家住了一整年，即自出外漫遊大江南北各省，又修了些功德，不過他仍本初衷，不願露名，所以在江湖上雖不着甚麼聲望，却亦沒結下許多怨仇，及至太平天國長毛兒的大軍由長江上游沿江向東長驅殺來時，他便急急趕回家鄉，首捐家資，倡辦團練，和那些攻掠他家鄉附近的長毛兒接了幾仗，俱得大勝，幸得保全住了桑梓，未遭兵燹蹂躪，當時太平軍的首領屢次派人來對他招納，許以顯爵，而本省淮軍的統帥亦不辭遣使來向他延攬，誘以重祿，他因淡於名利，不爲爵祿所動，竟把兩方面都設法婉言拒絕了，祇以保衛桑梓爲務，抱定中立不倚的宗旨，絕不輕爲某方利用，所以現在莫看四外各處都亂打得那樣的凶，獨有他家鄉周圍圍近這一塊小地方却安生樂業的十分太平，無論清兵或太平軍，都不敢來輕捋虎鬚，蓋海川聽了，對於師兄活報應

這般清高，且有如此武略，非常欽佩，當日他禪師兄弟促膝話舊，叙叙長談，海川由活報應口中藉知那個小道士那猴子回到四川黔江縣丫頭嶺紫竹上院後，涵一禪師不久就圓寂了，猴子在廟裏不能久住，終被那鬼師湯林驅絡了去，作了湯林的義子，隨他學得許多邪術，現在湘桂一帶創立了一種甚麼邪教，鬧得很凶，海川甚爲嘆息，說當初師父看他面帶煞氣，恐他不成正器，所以不肯正式收他爲徒，真有先見之明哩；活報應亦很爲猴子惋惜，又與海川談些別的閒話，沒談到了天交三更，纔各就寢；次日，活報應備下三匹坐騎，帶着小抱應應文天，陪同這位八卦鎮八方神手將軍董海川，在他勢力下所管的周圍區域內就近參觀了幾處，海川見這些村鎮雖是刁斗森嚴，防範備至，而居民全都樂怡怡，與衝衝的各安生業，生活十分優裕，海川好生讚嘆羨慕，隨後三人又到鄉練公所裏來，只見這裏威武嚴肅，不亞如大軍的帥堂一般，出來進去的辦事人很多，全都遵守規律，肅靜無譁，一見活報應等到來，立刻列隊迎接，非常恭謹，三人下馬走進，裏面陳設得更加莊嚴武壯，刀槍林立，文書山積，活報應等纔坐下，便有許多報事的，請示的，絡繹而進，活報應手揮目送，接應不暇，所辦的不是軍情，就係庶務，萬般事件全待活報應一言裁決，海川見公所裏公事很忙，不便久坐打擾，遂答訕着暫且告退，與小抱應回往應宅，直到半夜，活報應方得公畢回家，董海川在應宅住了幾日，因爲活報

應軍務倥傯，公事繁雜，每日必須忙碌到夜半始歸，不得半刻閒暇，海川便不肯再在此盤桓，恐其耽誤公事，活與應雖竭力挽留，當不住董海川去意甚堅，只得訂了後會之期，擺酒送海川登程，海川原擬往江西湖北一帶去尋訪師父瘋道人的踪跡，因聽活報應說師父行蹤無定，不易追尋，且有秘密的大事要辦，自己不便冒然趕去，或有甚麼妨礙師父之處，所以臨時改變方針，想往江蘇浙江一帶去看看蘇杭的情況，順便遊覽遊覽風景，打探打探軍情，於是由徽州東行，過大埠鎮，越老竹嶺，度昱嶺關，進入浙江省境，再經頰口鎮，昌化縣，於潘縣，蕩溪鎮，復穿臨安城，由餘杭直抵杭州，在杭州住了一個多月，雖然杭州因敵軍將至，已經戒嚴，海川不管那些，仍自盡情遊覽遍了西湖盛景，及至太平軍看看撲到，就要圍攻，地面驚慌亂起來了，他纔隨着逃難的商民，沿途管着不平的閒事，慢慢退向江蘇境內，這時到處亂離，路上越加難走，海川的閒事亦越加管得多，卻延到轉年新正，方至淞江，其時蘇州杭州均已相繼陷落，海川聽見傳說，上海附近的清軍近來有了甚麼洋槍隊，是由西洋人給訓練成的，軍卒們不用槍刀弓箭，使的俱是洋槍火藥，非常厲害，任憑武備多麼好，本領多麼大的人亦難閃躲，打中身上必死無疑，所以他們號稱常勝軍，海川頗想前去實地看看，又聽傳言，這些常勝軍的官兵，仗着洋槍厲害，又藉着西洋教官的勢力，多半拔扈凶橫，時有欺侮安善良民的

事，甚至與地面上的流氓土匪勾結，肆意殺戮擄搶，非常殘暴，不禁激動他的俠肝義膽，想去查看之心愈切，上海本離浙江很近，他即兼程前進，奔了上海，上海自道光二十三年中英兩國在南京訂立條約，闢為商埠後，華洋雜處，商賈雲集，只十幾年間便已繁華萬分，當時因為上海附近將有戰事，西洋人便和常勝軍聯合，在上海周圍設卡戒嚴，不易通行，董海川仗着身手輕靈，居然乘夜偷越過常勝軍的障地，潛入境內，他便把外邊所傳洋槍隊如何厲害的情形，看輕了一半，到在上海之後，在靠近黃浦江邊的一處中等客店內住下，鎮日掉臂遊行，訪察不平，這一天，果然被他遇着了一件事，原來他偶爾走到上海城內城隍廟前，只見那邊圍着一大圈子人，却靜悄悄的不聞裏面有甚麼吵嘩笑之聲，不像買賣東西或耍嘴甚麼玩藝兒的場子，他一時好奇，擠上去看時，裏面却是一個披陰地的小黑（江湖隱語在廟宇內借地賣卜的拆字先生也），在牆根下設着橋梁（術語臭子），帶着很齊整的露天牌九（術語謂擺設拆字用之筆硯木板字捲等物為擺露天牌九），其中木板上寫着他的名子是嚴無隱拆字算命，那拆字的小黑是個五十多歲的黑瘦子，滿面風塵，一身泥上，形態雖然猥褻，言說却還不俗，像個念過書的，他站在拆字桌子後面，既不拋風（切口謂向人交待話白也），亦不攏黏（招攬顧客也），只是給人爽直拆字，所拆的話並不多，三言五語，使人聽着頗覺入耳，海川初擠進人叢時



……方給一個買賣人形氣的脖子拆完，脖子笑吟吟的連聲誇讚說，真靈  
……退出去，跟着就有兩三個人搶着伸手去  
……急的挨

是……

說君子問禍不問福，問禍所以知趨避，在下縣他幾百錢不……  
却吃些不小喇，所以諸位若是願意祇聽吉祥的奉承詞兒，便請往別處去請，恕不……  
屈着良心哄騙您的錢財，就誤您的大事，那拆字先生嚴無隱說會話從一樞來求拆字的中  
年人手中接過一個字捲兒，打開看了看，上面寫的是個亥字，他取筆陰寫在一塊光滑的  
小石板上，聽那中年人告述他是替子問病，他略一沉吟，便問，令郎今年已過了六歲了  
麼，那中年人道，今年剛好六歲，拆字先生拿搖頭，又在石板上寫了一個六字，却寫得  
上下鬆散不連，半晌纔說道，這卦您可不要過意，但盼在下測得不靈纔好哩，那中年人  
道，怎麼，拆字先生道，亥字的頭腳正是六字中斷，當中加了半個歹字，而且亥字乃孩  
子不見之象，若把這亥字分開寫，上頭是六不全，中間是久不得，下面是人不長，皆屬

不吉之象，再說亥屬水，您開卦在正月，正二月木爲旺，火爲相，土金水俱作休囚，今天又值巳日，巳亥相沖，只怕今日半夜亥盡，令郎的病勢恐有變化，瞎，這亥字之言，亦是命該如此啊，請恕在下直言：罪過罪過，那中年人怔了一回，默默的放下五百錢，轉身低頭而去，董海川聽這拆字先生嚴無隱拆字拆得頗有趣味，不似一般吃小黑飯的江湖口那樣奉承胡批，一時高興，便接過他手中的筆來，在小石板上隨便寫了一個亥字，請他亦給拆一拆，那拆字先生問海川要問甚麼事，海川順口答道：問問月令如何，拆字先生搖頭看了看海川，又點了點頭道：閣下問的這個亥字，是費力徒勞，到底見災，海川問道：怎見得呢，拆字先生道：您看這亥字，上半是勞字頭，下半是災字尾，在下欄您與自己沒有關係，沒有連系的事，目下千萬莫要發心，免得多勞終致生災，若是經營營營，恐因口舌起火，必至本不問枝不榮，尤其須遠離營務中人，以避兩口相爭，您問的這字雖然火氣太盛，所好您現在開卦時站的是北面上，北方壬癸水，水能剋火，倘不致成燎原，縱有不吉之事，只要您能將火氣去，亦祇是螢火之光，不能遠及，但盼能似幾盞淡水，平靜流過澆好哩，現在這正月是寅月，火生於寅，正應特別忍耐，還有亥字是三火相煎，災字似三人加火，務望注意行三之人，或三人同夥之事，總而言之，本月月令不順，您只須遇事忍耐，千萬莫要生氣發火，等待不久就入二月，二月是卯月，

卯居正東，東方甲乙木，您一交木字，便可欣欣向榮，轉運爲順哩。幸海川聽他拆的這  
個字義，頗與自己的情形相近，不由含笑點頭，付過卦資，退出人叢，一壁走着，一壁  
低頭思索，無隱所拆的字：出了西門，往北走了一程，天已傍晚，自覺有些饑渴，便尋  
了個小飯舖進去隨便吃喝一些，吃喝之際，忽聞飯舖隔壁有人嚎哭，聽着好似老少兩個  
婦女，夾雜着孩子的哭聲，其聲哀痛悲切，入耳悽心，海川初以爲是隔壁人家死了甚聲  
人哩，但是旋又聽得哭中帶罵，口中聲聲只罵洋槍隊殺千刀，猶羅弗好死格，海川心中  
一動，便向飯舖的堂倌打聽隔壁因何一家俱都哭罵，堂倌變顏變色的不肯告述，只說客  
人吃了飯自家走路，非要問這閒事，海川估料必有蹊蹺，遂感威並用，先給堂倌一吊錢  
外賞，又故意放下臉來自稱是上海道衙門派出來訪事的官人，如今向他打聽隔壁這件事  
，他若照實詳細說出還作罷了，不然便把他帶回衙門，呈交道台大人用刑研審，不怕他  
不好生的說，堂倌害怕，只得把隔壁那家的事從頭講出。

第二十四孝 傷天害理施陰謀 逼姦貞烈婦  
濟困扶危仗義勇 痛懲歹毒人。

據說這小飯舖隔壁住的那家姓陳，原籍越無錫縣人，家主公名叫陳阿毛，家有老母  
，和妻室吳氏，闍名個弟，並膝下的一個幼子阿狗，一家大小四口，全仗陳阿毛在一個

姓馮的現任武職官管帶公館裏當廚子掙錢養活，其妻吳氏亦常到馮管帶公館裏去給太太做些漿洗縫補的零碎活計，掙些零錢，偏生公館裏有個親兵差弁名叫朱阿三，品行不端，因見廚子陳阿毛的妻子吳氏長得俊俏白淨，竟生了覬覦之心，要作非分之想，便時常在吳氏面前嘻皮笑臉，問暖啼寒，有時偷來主人的財物吃食，都送給吳氏，以圖買動其心，得遂所望，吳氏縱然愛佔小便宜，和普通の婦女相同，但是節操頗堅，性極貞烈，平常規規矩矩，絕無稍微輕佻之處，朱阿三自迷心穀，妄想要吃天鵝肉，有一天，朱阿三情不可耐，藉酒蓋臉，竟在公館後院倉房內忽向吳氏動手動脚的胡纏起來，吳氏恐被丈夫撞見，厲聲喝斥了朱阿三幾句。朱阿三居然恃強動手，將吳氏按倒地，吳氏情急，憤怒之下一邊狂喊救人，一邊伸手把朱阿三的脸面抓傷了幾條血道子，這倉房本離上房很近，吳氏的喊聲驚動了馮管帶夫妻和陳阿毛，齊都跑來看視，朱阿三因見事已鬧僵，恐怕吳氏說出實情與己不利，便陡生毒計，搶着向馮管帶夫妻報告，認稱吳氏正在倉房偷竊，被他看出，上前攔阻，吳氏反敢行凶，抓傷他的臉面，馮管帶因為家中時常丟失物件，信以為實，立將吳氏用片子送交上海縣，把魏當賊辦罪，並開了失單去，要照單向他押追屢次所失的贖物，同時且把陳阿毛的工辭歇了，趕將出來，陳阿毛回到家中，連急帶氣，害了一場大病幾乎死去，虧得有人代他苦苦去求馮太太，請求務必暫把吳氏放



出，限期容他賠贖，免得她全家遭殃，馮太太的性情還好，素日亦還喜歡吳氏，得空向管帶竭力一說，管帶礙於太太的情面，這纔轉請上海縣，暫准吳氏具保釋放，限期賠償失物，吳氏出獄之後，向婆母丈夫說明這事的內幕，陳阿毛怨恨難耐，馬上就要扶病去找朱阿三拚命，幸經街隣們將他按任，教他且自養病，這個信息慢慢被朱阿三得知，明知陳阿毛和自己仇怨已深，早晚必有饑荒，於是毒計又生，想把陳阿毛就此剷除，免留後患，其時太平軍攻陷蘇杭，大軍即將進取淞滬，上海所有華洋生意多半停頓，美國人瓦德和英國人戈登便乘此組織洋人義勇軍，運來許多洋槍彈藥，在上海商埠佈防，聲明保護外僑，並與中國方面淮軍的統兵大帥合作，代清軍訓練洋槍隊，稱名常勝軍，以抵抗太平天國壓境的大軍，馮管帶是安徽人，素與淮軍的一位總領有些關係，他又熟悉上海一帶地方情形，便自設法覓緣，以原官調歸防守上海商常勝軍中職務，他自加入常勝軍洋槍隊後，自然忙了，鎮日不是出去操練，就是出去督視防守陣地，丟下年青的太太自己一人在家，十分寂寞寡歡，太太爲求精神上的安慰計，便亦時常出去找回鄉。串街坊，鬪小牌，談閒話的去解悶，用去慣了，漸至流連忘返，竟在張太太或李小姐們女性朋友家中，一住好幾天不回家一趟，馮管帶有時公畢返家，總亦遇不見太太的面，一賭氣子亦荒唐起來，無事時就喝酒賭博，有時還鑽娼寮下處去吃花酒，擺牌局，任意胡調。

縱情玩樂，那個親兵差弁朱阿三便阿諛獻媚的變着方兒已結逢迎主人，時常投其所好的給主人作嚮導，如今他既得知陳阿毛要奈何自己，就先挑撥主人加緊向吳氏催還贖物，陳阿毛夫婦焉有賠償之力，說逼催得走投無路，終日一家淚眼相看，幾乎急死，失阿三復乘主人飲酒酣醉時，鼓舌如簧，捏稱陳阿毛失業後，當了土匪，且給太平軍作姦細，臨走時聲言不久必來找主人報仇洩忿，那時連他朱阿三都要弄殺，又誑言吳氏因為陳阿毛走後，無法生活，現在當了暗娼，竟已不是先前那樣兒了，打扮起來真和畫上的美人一般，他有一個朋友會牛吳氏身上花過錢，纔知吳氏的皮肉如何白嫩如脂，如何好風月好媚術等等，朱阿三口講指畫，形容得有聲有色，令人聽着意蕩神馳，馮管帶總是個年宵的風流人物，又正有錢荒唐之際，被他說得饑涎欲滴，食指大動，不禁起了嚐試之心，本來吳氏長得皮膚白嫩，像貌俊俏，馮管帶久已見過，今又聽朱阿三如此一撒謊吹噓，自然信以為實，欲得而甘心哩，朱阿三見主人果已被他說動，便又自負能可設法將她弄來，必使主人滿意，馮管帶笑着點了點頭，催他去辦，朱阿三就忙陪弄手眼，設計託他認識的幾個小窩三們向陳阿毛那方面去說項，說是奉了主人的諭命，教陳阿毛只要准許吳氏親來與管帶陪寢，不但那些贖物可以不追，陳阿毛的職業且可復舊，不然便把吳氏重復押入獄中，除照單追贖外，還要把陳阿毛亦送交上海縣衙，辦他個教唆，夥

，和窩贓，收贖等罪名，還說當初朱阿三誣捉吳氏竊盜，亦是馮管帶示意教他如此，朱阿三爲維持飯館子計不敢不遵主人之命而行。明知對不過陳阿毛夫婦。但他爲勢所逼，實無辦法，請陳阿毛夫婦多多原諒，至於馮管帶教他那樣辦的意思，亦無非因爲喜愛吳氏，主人自己却不敢貿然下手，所以纔逼令朱阿三先代其試試路數，果然吳氏不從，馮管帶遂按着預定的步驟，先把吳氏送衙羈押，後又放她出來，恩威併用，軟硬兼施，就爲得逼迫着吳氏，以期達其目的而已，當時陳阿毛一聽那幾個小痞三們異口同音都如此說，馮管帶不怒髮衝冠，氣衝斗牛呢。於是咬牙切齒的跳下床來，抓了一柄菜刀，就要去和馮管帶拚命，那幾個小痞三們假意攔阻，却又極口稱讚陳阿毛英雄，居然敢和作官的老爺去動刀，在他們光棍隊中都難得這樣的人物，實在可稱是個硬幫硬響噹噹的好漢子，這回陳阿毛倘若果然敢去和洋槍隊的管帶馮老爺鬧一場，雖然不必真動刀傷了他，只是敢去吓嚇他一回，把馮老爺吓嚇潑了，不惹地而免上沒有人捧，陳阿毛三個字的大名在上海就算創出人物字號來，一輩子都有現成的光棍飯可以穩吃哩，幾個小痞三們說一言，他一聽，這樣一陣激蕩，陳阿毛愈發雄心勃勃，誓滿此恥哩，次日，朱阿三見陳阿毛這邊沒動靜，便先教人傳主人馮管帶的話加緊催還贓物，以激動陳阿毛的怒火，旋又託那幾個小痞三再來向陳阿毛搗惑，說馮管帶聽得傳言陳阿毛要去找他算賬，吓得他甚感

似的外面躲了一天一宿，現在纔敢回家，敢替作官的老爺一吓嚇就滿，都是假厲害呀，這回陳阿毛三個字在上海灘的光棍堆裏算是創響哩，聽說上海著名的家裏老頭子某人單等陳阿毛真有甚麼舉動表示出來，就要親身來訪，想收陳阿毛給頂山門哩，本來馮老爺太欺侮人哩，硬要逼人當烏龜，就是當烏龜亦得自心領纔成，豈有這樣先賴人作賊，後霸估大家老婆之理；若是果真當了烏龜，不但挺漂緻的老婆被他們作官的隨意欺侮蹂躪，隨意揷着取樂，教人看着淹心可惜，而且男子漢還怎麼出去見人，見了人亦只有被人罵作不如畜生的賊烏龜，真莫如痛快死了的好哩，再說日總若生下個孩子來，亂了種兒，那算甚麼呢，將來連子孫都百輩挨罵呀，陳阿毛方纔既被逼擠，已是蘊着滿腔怒火，現在又經激發，越發僵起無明渾氣，於是不暇思索，努力跳下病牀，順手抄了一口割雞的尖刀，撒腿往外就跑，陳阿毛的老母和吳氏趕緊追出街門，想要拉他回來時，他已一陣風價飛跑出老遠，直奔城內馮管帶公館去了，那幾個小黨三們見目的已達，立亦闐然散去，陳阿毛一鼓作氣跑到馮公館的門前，掖起尖刀，走將進去，果然馮管帶正在家裏穿着便衣陪着一個同事的哨官吃酒哩，一見陳阿毛冒然推門進屋，他心中因為先有朱阿三所說陳阿毛當了土匪，不久必來報仇之譜，不由吃了一驚，如見蛇蝎般的慌忙跳將起來，面上神色俱變，不住的左右狼顧，似欲找尋甚麼防身器械，嘴裏連聲喝問，你



幹甚麼，你幹甚麼，陳阿毛強接着怒氣，走近兩步，方要開口說理，馮管帶見他臉上神色不正，疑爲他要上翦動手哩，便先下手爲強，冷不防抓起桌上一隻盛菜的大盞，連菜劈面拋去，恰正拋在陳阿毛的臉上，吱呀嘩啦一陣亂響，陳阿毛立時滿臉開花，弄得一臉一身俱都沾血淋漓，連疼帶驚，雙手撫着臉面，翻身往外急退，馮管帶向他那個同事的哨官喊了句，快捉住他，便止雜開坐椅，隨後趕上，上面伸手抓住陳阿毛的脖領，下面一個絆子腳，就將陳阿毛擗倒在地，招呼他那個同事的哨官遞過一條繩子，牢牢綑住了兩手，不容分說，拳搯腳踢，一陣好打，打得陳阿毛鼻青臉腫，狼嗥鬼叫，這時忽從門外擁進六七個街巡和縣衙的快班來，馮管帶一見他們來得湊巧，心中很是高興，未及詳詢他們怎會得訊起來的，便把陳阿毛交給他們控走，有個快班像是早知陳阿毛身具帶着凶器，一伸手便從他腰後搜出那口尖刀，給馮管帶看了看，又作勢欲刺般的比劃了兩下，馮管帶會意，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及至快班和街巡等把陳阿毛五花大綁像捉着巨盜似的架走後，馮管帶和他那個同事的哨官全都換上官服，頂翎輝煌的帶着親兵，親到上海縣衙，面見知州，馮管帶即教那個同事哨官作見證，聲訴陳阿毛原是他家的廚役，因爲犯了竊盜，破綻被辭，陳阿毛懷恨在心，竟去當了土匪，與太平軍敵人勾結，暗渡上海防務軍情，嗣被他們二人查知。正欲報告本管帶勝軍的統領知道，以便逮捕審問，不

想陳阿毛新仇舊仇，一齊發動，竟帶着尖刀，趕到他的私宅行凶，要將他們二人刺殺，搶取洋槍軍火，就便擄劫，希圖擾亂常勝軍後防，和上海地方治安，幸被他奮勇拿獲，未致成爲巨患，陳阿毛罪大惡極，應請解送常勝軍統領營中，交由營務處按軍法從嚴嚴辦，上海縣知縣一聽此案尙鬧連着軍事，自然聽信馮管帶的一面之詞，先就着陳阿毛仇殺強盜部分的罪名。嚴刑拷問着，毒打了好幾頓。然後胡亂備文移解常勝軍統領營中去了，可憐陳阿毛一個無辜的安善良民，送到常勝軍統領營中，發交營務處嚴審後，刑法受得比在縣衙門裏更毒更重十分。每天過一回熱堂。堂堂要他供出太平軍的軍情，他情得甚麼太平軍軍情，只有慘被酷虐而已，雖已饑傷遍體，奄然一息，但只求死不得，他在堂上雖曾冒死供出肇事的原因和實情，聲述他是被屈含冤，遭陷害，無奈營務處的執法官置若耳旁風，不肯照此追問，而且只要他一提這話，執法官便教將他毒打，公然竟和馮管帶等，陳阿毛這裏託入了無間地獄；他家裏婆媳等却亦遭了巨難，皆因朱阿三用陰謀陷害了陳阿毛，去掉眼前障礙的仇人，心中十分得意，便一心一意專與吳氏下手，先是一面催逼吳氏剋日賠贖，一面又託人風示吳氏，教她只要肯應從他的好事，賠贖的事包在他身上，一切便都好辦，若是不從，不日必定仍將吳氏收押，教她全家覆滅，吳氏恨朱阿三恨得牙癢癢，正苦不能生吃其肉，焉肯應從他的苟且行爲呢，朱阿三見自

的難達，於是蠱惑主人，廣續前議，警帶既滅，朱阿三所說吳氏的妙相和媚術，復恨陳阿毛向他蓄意行凶，所以更想把陳阿毛的妻子玷污了以圖洩忿，情急之下，就吩咐朱阿三設法通知吳氏，教吳氏明日傍晚必須打扮得嬌嬌媚媚的親來自獻，或者他尚有得意爲報，若是明日屆時不至，後日黃昏他由防地視察回來時，必定親身前去陳家相尋，觀面向她追索贖物，那時只恐另有棘手相贈，朱阿三託人把這話照樣轉告於吳氏，吳氏因爲事已至此，寧爲玉碎，不作瓦全，甘心拚出性命，尚有何懼，屆期豈肯依言打扮上去見馮管帶呢，只在家裏亂頭粗服的一邊哭一邊罵，惹得她的婆婆和孩子亦一同痛哭不已，街隣們聽着雖都酸鼻痛心，深抱不平，但是全是無財無勢的懦弱人，對她愛莫能助，只得各自撫着耳朵，遠遠躲開，這當兒上就是董海川正在陳隔壁飯舖用飯之際，被他聽見了吳氏婆媳哭罵之聲，起了疑惑，這纔向堂倌追問原由，董海川既已得知此事，不禁怒起，又動了代管不平之心，當時付過酒飯之資，方要自去隔壁陳家，再向吳氏婆媳察問備細，驀地想起方纔拆字先生嚴無隱所說的那些話來，覺得他拆字拆得真靈，果然眼前真就有了朱阿三這行三的小人，且關係馮管帶這營務中人的事發生，惹得自己鑿心而又起火，只恐當真鬧得費力徒勞，到底見災，於是勉強捺下火氣，暫且忍耐，出離飯館，僅在隔壁陳家門前逡巡徘徊了一回，即自轉回店內，躺在牀上睡不着，儘管思索陳阿

毛這件事，越想越覺不平，亦越生氣，結果想到自己既已寄身江湖，立誓行俠作義，爲人間雪不平，遇上事即須不顧一切，勇往直前，但求能盡俠義道的職責，焉能再顧慮甚麼禍福災祥，常言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縱然真有甚麼災禍臨到自己頭上，那亦只有看事作事，遇上甚麼說甚麼罷；陳阿毛這件事雖不算甚麼大事，但是使人聽着十分生氣不平，自己若是顧慮災祥禍福之說，把這件事放過去不管，袖手坐視陳阿毛全家遭殃，那末自己還稱得甚麼抑強除暴，濟困扶危的俠義道中人呢，海川翻覆籌思了多半夜，纔得朦朧睡着，次日挨至夕陽平西，天色傍晚，略自吃了些點心，匆匆逕奔西門迤北陳阿毛家隔壁那個飯舖走來，進入飯舖，擇了個臨街靠窗的座頭坐下，隨便要了兩樣酒菜，半斤紹酒，慢慢的自斟自飲，想要在此等待馮管帶，看看他今日究竟來是不來，若是來了却有怎樣的舉動，難道他一個當武官的在衆目昭著之下，還敢公然作出甚麼禽獸之行，把吳氏怎樣欺侮了麼，飯舖的堂倌已經認得董海川，因他昨日自稱是上海道衙門出來訪事的官人，自然今日對他十分恭敬，不斷的過來問酒問菜，巴結着和他諧謔，海川似有意似無意的含笑問了問隔壁陳家今日可有甚麼事麼，堂倌見此際顧客稀少，左右座上無人，便低聲告訴海川，說今日洋槍隊馮管帶那裏尙沒甚麼消息，只是吳氏現在病了，病的原因無非急怒愁懼相煎，頭痛身燒得出不了房屋，却苦了她一家老小，只因



子，也藍頂子，拖着空翎管兒，身穿灰搭連四開襖箭袖袍子，外罩青喇叭大馬褂，脚蹬青緞薄底官靴，腰跨一口腰刀，馬褂底袴下面凸凸昂昂的像似帶着甚麼東西，末後是一匹聚紅馬，馬上的武官年將四十，是個赤紅臉的胖子，裝束略與第二匹馬上的武官相似，祇是戴着亮白水晶頂子，肩上亦斜跨一桿洋槍，槍上插着雲亮的刺刀，那三匹馬在對街巷口略作盤旋，馬上的三個人便都滾鞍下馬，站在對街路旁，儘向這邊陳阿毛家張望，而且交頭接耳的似在商議甚麼，董海川看着，心裏動，不由便亦啊了一聲，立即明白了來者正是自己在此等待之人無疑，便暗罵道：不長進的東西們，且任你們鬼鬼祟祟的放肆一回，你們既然敢來，總算膽大，但是少時只要你們敢和陳家有甚麼非禮的舉動，定教你們嚐嚐我這肉掌的厲害，倒要試試你們的洋槍，和我的肉掌較比一下，究竟看看誰成誰不成，海川心中的話尚未想畢，只見那個戴藍頂的武官一揮手，帶着他的兩個同伴，橫越着街道走近陳家門旁將三匹馬的韁繩俱拴在一家商店的幌竿下，然後由那兵士引路一同發進陳阿毛家的衙門，董海川和堂倌對看了一眼，給然一笑，即問堂倌道：你認識麼，那個領道兒的護勇大概就是甚麼朱阿三吧，堂倌微微點了點頭，海川又問這兩個武官那個是馬管帶呢，堂倌低聲道：大概是戴藍頂子的，因為我認識那戴白頂子的是個哨官，聽說姓牛，海川怔了怔神，忽聽那邊櫃臺上掌櫃的發話，囑咐飯舖的同

人們，說是少時隔壁陳家無論鬧出甚麼樣兒來，本舖大小同人一概不許出去看視，小買賣人怕事，免得自找麻煩，同人們各都答應了。海川乘此忙叫堂僮算清飯賬，照數付過，隨手把我剩的餘錢賞了堂僮，他却並不就走，祇推門向外望了望，見隔壁陳家門前除却那三匹馬外，靜宕宕的並無一人，街鄰們許多男女都遠遠的佇立街旁，或在各人自家門口，一壁向陳家注目遙望，一壁却各竊竊私議着甚麼，海川聽了聽隔沒有甚麼動靜，就又退歸原座，兀坐凳上，兩眼儘自隔窗留神外視，耳朵聽着飯舖內別的客人亂嘈嘈的談話，半晌依然不聞陳家有何聲息，心中頗覺納悶，那箇堂僮却亦時時偷覷董海川的神色，目露疑懼之光，頗似懷疑他留此不走，或者亦將有何舉動，但又不敢多問，良久，海川耐不得了，站起身軀，踱至飯舖門邊，乘着有攔客人開門進來，方要就便閃身出去，自往陳家門口查看之際，突聞隔壁豁啷一響，好似摔碎了甚麼磁器，跟着哇的孩子哭將起來，海川身子一閃，即到了門外，又聽陳家院內有人粗聲暴氣的吆喝了兩聲，跟着咿咕啞啞響處，立時吳氏婆媳哭喊之聲暴起，海川事已發作，急遽奔至陳家門前，方一伸頸探視，瞥見朱阿三兩手捧臉，倉皇奔出，臉上和胸前，俱皆水汗淋漓，血漬沾濡，兼有許多米粒黏在身上，海川一望便知他這必是被吳氏發怒用飯盤拋傷了臉面，不禁心中一快，見他奔出陳家街門，一直撲到那邊幌竿下拴着的三匹馬旁，慌慌忙

忙的用袖子抹了抹臉上的血和水，伸手從白馬鞍後拽出一束粗線子，復向陳家街門闖來，海川迎了兩步，想要阻止他再進去，却聽院內哭喊聲越急越近，吆喝和碰倒器物聲亦越多越甚，漸已到了門口，海川回頭看時，只見一個二十上下歲的少婦，想必就是吳氏，披頭散髮，衣破鞋丟，被那戴藍頂子的武官馮管帶一頓亂打，一頓亂罵，一頓亂抓，一頓亂咬，馮管帶將出來，吳氏被他揪拽得跟踉蹌蹌的，一壁拚扎哭罵，一壁張牙舞爪的要抓咬馮管帶，馮管帶的另一隻手裏却倒抓着一柄剪刀，不住的支拒，瞪着眼睛連聲怒喝道，好厲害的賊滾婦，偷了老子的東西還敢動剪子行凶，走走，餘外那個載水晶頂子的牛哨官，則用布臂平挾着他那桿洋槍，舒出槍上安的雪亮刺刀，在後邊逼追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婆兒，嚇唬着趕她回去，老婆兒哭喊着拚命往外闖，牛哨官因攔她不住，一時怒發，便提起腳來，猛然一下將她踢倒在街門內，老婆兒尚未掙起，百忙中忽從牛哨官身邊又擠出個三四歲走路還不甚穩的小男孩，哭叫着撲奔了吳氏，纏到吳氏和馮管帶身邊，竟抱住了馮管帶的一條腿，張開小嘴就咬，馮管帶用腿一撥，那小男孩立即跌出多遠，撲倒街旁，閃過氣去，吳氏管見，瘋了般的撲着腦袋一陣亂滾，只掙不脫馮管帶揪着她頭髮的那隻手，卽就哭喊聲中忽然低頭往前一鑽，正抵在馮管帶的小腹上，馮管帶站不穩，腳下往後剝蹶了兩三步，幾乎栽倒，他便喝罵了句，賊娼婦討打，急用他倒攔着剪刀的那隻手



順勢一拳，橫擊在吳氏的腮頰間，吳氏吭了一聲，立時腮頰腫起老高，鮮血順嘴淌流不止，這時朱阿三湊近前去，抖開粗線繩子，就要捆綁吳氏的兩手，董海川旁觀大怒，便不計利害，不及說話，腳下一滑，到了吳氏等的身旁，祇囑罵了一聲，狗奴才，左掌照定馮管帶抓着吳氏頭髮的那隻腕上一切，右掌穿出去向朱阿三臉前一撓，跟着翻腕一拂，二人冷不防齊叫了聲哎呀，馮管帶立時撒開了手，甩着腕子跳在一旁，只管發怔，朱阿三却鼻破臉腫，栽歪出四五步去，丟了粗線繩子，只管捧着臉面，疼得亂叫，牛哨官聽得叫聲，扭頭看時，海川一溜回擺步，急遽抹轉身形，就勢使用了個回身掌，輕輕一撥，牛哨官跟踉蹌跚的亦撒出五六步去，險些倒在道旁那小男孩的身上，虧他脚下有根，趕緊拿樁立穩，馮管帶及將董海川看滿，便怒喝道，甚麼東西，這樣撒野，海川卓立當場，冷笑道，閣下身著朝服制服，明是一位護國衛民的現任官長，却怎地這樣不顧體統，竟在當街欺凌婦人孺子，請問你是甚麼……阿，是不是撒野，馮管帶打躬官腔大聲罵道，混賬，可惡，本管帶現在這裏擒賊，你是甚麼東西，竟敢橫來干涉，恃強拒捕，想你必是陳吳氏這賊潑婦的窩囊，好好，官司你跟她一塊兒打了罷，混賬忘八蛋，你是自找啊，罵罷，扭頭招喚朱阿三道，阿三，先把他拴上，重重的辦他，朱阿三的臉面兩次被傷，紅腫與血痕相間，已經不是樣兒了，一聽馮管帶下令，料把這突如其來的

董海川拴上，便忍痛拾起地下丟的那條粗線繩子，餓虎撲食般的奔了海川，海川略一閃身，咄的一聲喝住了他，曠目斥道，狗奴才你要撒野，你們這回事，雖與我這過路人毫不相干，但是我已打聽明白，都怨你這狗奴才混賬該殺的東西，喪盡天良，不過爲覬覦陳吳氏之色，却敢傷天害理，無故興風作浪，狠心傾人，你雖不懼王法，難道就不怕鬼神報應了麼，哼哼，你使用陰謀辣手，傾害姓陳的一家懦弱良民，固然容易，要想狐假虎威的欺侮我這管閒事的人，却不能教你稱願，你現在只敢動，我便教你死在眼前，朱阿三眨了眨紅絲盤繞的腫眼，大罵道，你娘個臭皮，賸三話四，你敢發橫拒捕，定規教你嚐嚐這個物事，吃仔這個生活，罵時，把粗線繩子掖在腰間皮帶上，隨由背後摘下那桿洋槍，端在手裏，向海川作勢一擎，似乎就要扳機射擊，海川聽說過洋槍的厲害，不敢大意，腳下一動，便抹到朱阿三身邊，纔要伸手奪槍，不防牛哨官乘隙往前歇身搶步，突把他手裏那桿洋槍一舉，雪亮鋒利的刺刀逕照海川背後刺來，海川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纔待轉身格拒，吳氏在旁看得真切，嗷然一聲驚呼，破出死命猛往牛哨官身上一撲，把牛哨官推出兩三步去，險些碰在正由對街那條巷內纔拐出來的一輛運磚大車上，這時那位老婆兒方自淨扎着爬起，瞥見來了這輛運磚的載重大車，因恐車上那三匹牲口喊着綽在道旁尙沒迴轉的小男孩，她便忙不迭的扶牆闖奔過去，從地下好歹搶起那小

男孩來，抱在懷中，嘴裏兒啞肉的哭叫着，竭力往她家內挪移，這裏盡海川見牛哨官已被吳氏推開，馮管帶却倒着那柄剪子，趕過來仍要抓扯吳氏，海川顧不得再向朱阿三奪槍，忙將身形一聳，騰躍起一丈多高，輕輕落於那輛滾磚的三套大車上面，抖丹田大喊，你且莫依仗官勢，欺侮婦人孺子，今日總算你們點氣高，遇着了，我這管帶閒事，好打不平的哩，你們估量着若能夠先把我制倒，你們就請暢所欲爲，無人攔阻，不然，要想攙動姓陳的一根毫毛，只怕難於登天，嘿，你們來看，海川喊着，一探身，從車轅上那個牽轡楞頭的車把式手中搶得長鞭到手，就在車上磚塊上面甩起鞭梢，剽剽颯颯響，向那三匹拽車的牲口身上抽了一陣，乘那三匹牲口被抽疼痛，盡力拽車前奔之際，他輕飄飄的一躍而下，落於車旁，跟着扭身子，舒出右腿，竟把右腳急遽納入大車輪內，嘴裏哈的一聲，脚下用力一踏，特煞作怪，帶大帶重滿裝着幾千塊新磚的三套載重大車，居然咯噔停下，不能走了，海川右腳踏住了大車輪子的底轆，右手的長鞭又向車前三匹牲口身上連抽，抽得那三匹牲口只顧拚命的使勁往前奔拽，使勁使得蹄子都哧哧直滑，這輛大車却莫想移動得分毫，街兩邊陳阿毛家的街隣和行路的人們見了，無不驚得目瞪口呆，舌橋不下，旋即嘩然鼓噪起來，馮管帶，牛哨官，朱阿三，以及陳阿毛的老母和吳氏等見了，亦均嚇得怔在那裏，都疑着這位突如其來的生客必是

會使甚麼法術哩，頓時全街的人們都被董海川這種絕技鎮住，各個驚疑納罕，只向海川身上呆望，海川哈哈一陣大笑，由車輪內退下腳來，把手中的長鞭一舒，遞還與出神發蹶的車把式，揮手令他趕着大車快走，然後面向馮管帶冷笑道，馮老爺看見了麼，我勸你莫被小人陰謀毒惑所誤，趕緊把陳阿毛夫婦放開手的爲妙，不是在下說話無理，閣下若再一意孤行，妄爲下去，嘿嘿，只恐要後悔不及哩，至於那個喪盡天良，除惡歹毒，撥弄是非的狗奴才，我定有惩治報應他的手段，閣下既是一位現任的職官，當然知法，最好不要護短，庇護他纔是，免得自干……海川話未說完，朱阿三攔言喊道，老爺，莫聽這小子一派胡言，他是陳阿毛的同黨，是個槍子匪頭兒，慣會妖術邪法，除非咱這洋槍制得住他，千萬別放他跑了，喊着，挾起洋槍，就要射擊，馮管帶游疑着喝道，阿三，且慢，朱阿三紅了兩眼，忙又喊道，他的確是槍子妖匪，打錯了自有小的擔當……不待說畢，帶槍直對海川的肚腹，自用右肩抵住了槍柄，伸右手食指胃然一板火門，海川剛一閃身，只聽乓的響聲震耳，立時嚇的一粒子彈擦衣飛過，斜對那邊巷口便有一個着熱鬧的行人被毆一聲慘叫翻身栽倒，海川驚怒之下，不顧甚麼鬧竊，乘着朱阿三要拉動機紐，退出煙亮，以便再發之際，忙使虎形連環進步，倏地撲到朱阿三身旁方要伸手掙搶他的洋槍，驀聽那邊吳氏銳聲驚叫道，嚶呀，你做啥體，海川扭

頭歪了一眼，瞥見牛哨官正向自己舉槍欲放，海川顧不得再將朱阿三的洋槍，慌忙抹身趕將過去，身尚未到，只見牛哨官把滾在槍上描準的眼睛一閉，機機的手指一動，海川火急斜身塌腰，橫着一歪，立刻又是一聲暴響，子彈帶着尖銳的風聲擦肩而過，跟着噠的一下，子彈中在後面街旁一個賣江米飯團的鐵鍋竈上，鐵灶竟被打穿，直透出去，街上頓時大亂，所有看熱鬧的男女和行人們，俱都呼號奔逃，董海川怒極，厲聲喝罵了句，好歹毒的賊子，發鳴彈裏，騰身而起，斜向牛哨官那裏飛縱過去，不想身方離地，耳聽後面噠啦響動，似拉槍上機，便知必是朱阿三又要開槍射擊，好海川身在半空，登然把腰一擰，竟會旋轉身形，跟着左腳一蹬，右腳面，欲落反起，凌空直上，在這轉身之際，果見朱阿三洋槍又抵眉頭，海川急待換氣甩腿，回向朱阿三這邊飛落，朱阿三槍口一抬，兵的子彈又至，海川滿了一聲在半空中就滾勢裏縮着蹣跚，全身竟縮小成了一團，同時將頭一仰，身體往後平翻，這顆子彈居然貼臉而過，只差分厘，沒破擊中，海川一個反跟頭折過來，腳踏實地，忙又一個虎撲子撲到朱阿三近前，左手一掙他槍筒，右掌從左臂上往外一滑，掌帶勁風，直劈面門，朱阿三忙用左臂格拒，海川的拳迅急如電，右掌往下一沉，翻掌祇一撩，澎的一下，手背着實的打在朱阿三胸前的華蓋穴上，朱阿三喉的一叫，身子不由己的往後一仰，海川就勢底下一個崩脚，恰正踢中他小腹下

的咽喉穴上，踢得他身子蹶起多高，遠遠跌於道旁，撒了洋槍，滿地翻着滾兒，鬼牌似的不住慘叫，海川哼了一聲，罵了句自己找死的狗奴才，回身再看那邊的牛哨官，只見牛哨官已隱身陳家門旁，舉槍又要暗算自己；不由越加盛怒，無暇管顧朱阿三的死，復又振身斜竄，騰躡急進，身繞到在中途，牛哨官的槍彈已發，海川蹶起來把兩腿一分，子彈竟從兩腿窩中飛過，幸虧海川蹶得快，若是稍慢半秒鐘工夫，怕不正中小腹處，海川不敢怠慢，未容牛哨官拉機退完，風也似的已到近前，兩腳繞一點地，嘴裏嚙的一喝，伸手抓住牛哨官的槍筒，往後一帶，拽得牛哨官全身往前一搶，海川箭二指照定他右臂灣裏尺澤穴上用力一點，牛哨官立覺半身麻木，拿不住洋槍，竟被海川奪去，海川恐他再有些惡歹毒動作，就勢回手又在他腦後啞門穴上點了一下，牛哨官立刻歪倒在地，迷悶過去，海川倒持着那桿洋槍，喘了一口大氣，四下望時，不但馮管帶乘隙逃得不知去向了，街上所有看熱鬧的街鄰和行人，就連吳氏婆媳等，亦都被槍聲所驚，俱皆倉皇躲避起來，暮色蒼茫中，這條街上除却受傷在地者外，靜悄悄的竟無人跡哩，海川怔了一霎，自己心中一動，暗想我既闖了大禍，不就此際快走，少時定有一場難纏的糾紛，縱然我不懼怕，但亦難脫麻煩，想罷，丟下洋槍，轉身就走，不願那誤受槍傷的行人，和朱阿三，牛哨官，以及吳氏婆媳等如何，匆匆躡進斜對陳家的那條橫巷

，乘着黃昏以後天色黑暗，竟自脫離這是非場中，揚常而去，返至店內，自己躺在牀上，想起適纔之事，既覺痛快，又覺擔憂，痛快的是懲治了朱阿三等混賬東西，使知道這件事的人們都感到天理報應，世間上尚有公道，擔憂的是吳氏婆媳恐難置身事外，大受連累之殃，海川翻覆想了半晌，雖覺這事尚不算完，但因天已昏夜，只得屏慮睡去，次日起來，便聽店內拂拂揚揚的俱都談講昨晚西門迤北陳阿毛家發生的這件事，據聞朱阿三已經傷重身死，牛哨官和誤被槍彈擊傷的行人雖沒有喪命，大概一時亦不易痊癒，上海縣衙得訊，昨夜已將吳氏婆媳，連同四鄰，並那三匹馬俱都帶進衙去，正在追察那行凶的北方人蹤跡。這件事鬧動上海全埠，街談巷議，成了一件奇特的新聞，連新出版的新聞報紙上都長篇累牘把肇事當時的情形揭載得很詳細，認定那凶手若非甚麼俠客，定是巨盜無疑，董海川聽知，不動聲色，仍和往日一般，揚常出去閒逛，但是暗地處處留神，以防或有甚麼意外，晚間回店後，因念吳氏婆媳和她家四鄰人等遭殃受累恐被官衙酷虐，自己於心不安，便在燈下寫了一份節略式的稟帖，除却自己的姓名，籍貫，沒有照實寫明外，把陳阿毛家這外事的起因，經過，和內幕一切，以及自己如何路見不平，致成巨案等等詳情，從頭至尾俱都照實寫好，請求知縣秉公辦理，勿難爲吳氏婆媳和四鄰人等，故意遠到龍華寺附近，用錢雇了個頑童，教他投送上海縣衙去，又過了一日，

聽見傳說，防守上海的常勝軍洋槍隊統領已訪得此案內情，業將馮管帶的頂戴暫且摘去，俟稟請大帥的訓示後，必將此案與陳阿毛通敵爲匪一案合併澈底查辦，但是對於緝拿逸犯凶手，却極嚴厲，並已懸出賞格，飭役限期務獲，上海知縣因此且受了上司的申斥，所以現在訪緝逸犯的事，非常認真，各處茶館戲園，娼寮客店裏，都已派人秘密訪緝哩。董海川得知，頗覺不安，有心趕緊離開上海，往他處去躲避，却懸系着陳阿毛全家和四鄰人等的安全，恐怕他們久羈獄底，無日出災，且不敢心官方恐對此案不能公平處斷，結果反害了陳阿毛等，但若不走，又終日心煩意亂，寢食不安，只盼或再發生甚麼意外禍端，如此俄延了兩三日，聽說大帥因爲此案既關係營務中人，且又輿動一時，認爲案情重大，必須慎重澈查，故派了一位委員來，會同上海道，將常勝軍羈押的的匪犯陳阿毛移解上海道署，兩案合併審理，董海川得訊，等着想要看個結果，心想這位委員和上海道只要審得明白，判得公平，我自不必出頭，萬一仍與先前一脫，偏在馮管帶或迴護着常勝軍營務處的原審，我便顧不得甚麼麻煩，只好出頭警戒他們一番便了，海川打定主意後，每日留心訪詢，訪了四五日，聽說大帥派來的這位委員姓袁，一位候道補銜，久在大帥轅下辦理營務發審的幹員，人雖十分精練，但他亦係安徽省人，和馮管帶同鄉，所以審的問此案時，未免徇些情面，不但陳阿毛過了兩次熱堂，受了酷



刑拷打，定要他自承是敵軍的奸細，就連吳氏都被掌面拶指，遭了刑訊，逼她必得招出行凶之人的姓名，藏匿處所，與她究有甚麼關係來不可，馮管帶則散押着，絲毫並不受罪，陳阿毛的母親和四鄰等雖沒受刑，但亦不放總之，此案現在很少平反的希望，海川不禁有氣，旋設法打聽得這位袁委員住在上海道衙門內，定於明晚夜堂仍要和上海余大人共同研審陳阿毛夫婦這一案，海川便於次日傍晚算付店賬，帶着他的兵刃弧形寶劍和隨身小行李等物出離客店，尋了一個僻靜地方的高樓，將弧形寶劍和小行李俱都寄存，在樓頂上不易被人發見之處，騰出空身，趕奔上海道衙門，這時天已定更，乘着衙後行人稀少，騰身越牆而入，躡足潛踪的尋至衙內花廳，隱身房坡之上，向下窺探，果見花廳裏燈燭輝煌，有一位紅頂花翎二品頂戴的圓臉官員，和一位戴亮藍頂子的瘦官，共坐堂皇，兩旁兵役列侍，正在審案，案前地下跪着六七个犯人，男女全有，仔細看時，吳氏婆媳和那飯鋪掌櫃的俱在其內，馮管帶穿着便衣亦站在一旁，就知問的正是這一案，海川便爬至花廳簷上，伏身簷頭向下潛聽，聽了半晌，纔知那紅頂花翎的乃是上海道余大人，那戴亮藍頂的却是大帥派來的承審委員候補道袁大人，密問時袁委員發話獨多，果然語氣中屢有偏護馮管帶之處，海川頗爲生氣，少時袁委員向陳阿毛和吳氏問了一遍，只逼吳氏供出打死洋槍隊護勇朱阿三和重傷左營哨官牛德勝的凶手，究竟叫甚麼姓名

，是否擒匪悍目，吳氏纔說了句，實不知道那人是誰，袁委員立時大怒，拍得桌案怪響，連喝左右用刑，打殺這個刁惡的賊漢婦，左右兵役噉然答應，方要上前拉吳氏，海川忍不住大喊一聲道，且住，就將上一折身形，飄然落下，挺身兀立於花廳階上，這一來，把上面的上海道和袁委員，以及兩旁侍立的許多兵役，連同被審的男女犯人等，齊都嚇了一跳，不由衆目俱皆注於海川一身，全廳頓即寂然，海川前進兩步，到在門口，先向上面深深打了一躬，自報姓董，原籍北直隸。經商至此，因為路見不平，前數日在西門迤北爲自衛誤傷了朱阿三和牛哨官，就是自己，如今恐怕罪累陳阿毛夫婦無辜之人，所以特來投案自首，座上的余道台和袁委員聽了，各自一驚，彼此對看了一眼，袁委員眼珠一轉，向他欠了欠身，換了笑臉，竟稱呼他一聲俠士，叫他進廳來講話，海川昂然不動，就站在門口，朗聲就把自己如何在小飯舖吃飯，因聽隔壁陳阿毛全家哭得慘痛，便向飯舖堂信逼問原由說起，漸漸說到那天傍晚馮管帶帶着牛哨官和朱阿三等，如何欺侮陳吳氏婆媳，以致自己旁觀不平，上前勸阻，朱阿三和牛哨官如何驟開洋槍，意欲射死自己，却將行路之人擊倒，自己爲自衛計，如何誤傷了朱阿三和牛哨官，一直說至今日因聽陳阿毛夫婦無辜被累，慘受毒刑，所以自己前來出首到案，以明眞象，最後請求堂上二位大人秦鏡高懸，趕緊開脫陳阿毛全家及其四隣人等，並向馮管帶追訊眞情，以

竟妄陷良民，袁委員靜聽海川滔滔說畢，把臉一沉，責備海川行爲鹵莽，踰越法度，縱或所供完全屬實，雖是使行義舉，然而終係犯法殺人，亦大有不是處，今日前來自首的情形，尤其不當，兩憲隨倒廳審，靜候依法發落。若是這樣態度，國家王法何在，海川不待聽畢，便冷笑着駁辯了幾句，袁委員以爲海川既已到此，常着眼前這些護衛的兵役，必不敢搗野，而且難於逃走，便使出官威，喝令海川急速跪下，和吳氏對質；海川答的是自己跪下不難，但是馮管帶既已摘去頂戴，成了犯人，他却怎地不跪，而且對質只須與馮管帶對質，却與吳氏對質甚麼，堂上只要審理得公平，絲毫沒有偏私，無論怎樣，自己都唯命是遵，不然，那便須另作計較，袁委員被海川這一搶白，大怒之下，竟教兩旁侍立的兵役，上前按倒海川，給海川帶上刑具再審，也怨那兵役中有一個冒失鬼，要在二位大人面前討好，一聽袁委員吩咐，他竟真個往海川身邊一擡，上面伸手一擡海川的胳膊，下面舒腿一脚，猛端海川的腿灣，海川身體沒動，祇將胳膊略擺，同時一挺腿肚子，那冒失鬼噠噠栽歪了好幾步去；噠的跌倒在地，兩手抱着他自己那隻腳，直叫哎呀，原來被腫了腳腕子，爬不起來哩；袁委員座上看的明白，不由越怒，拍着桌案，喝教那些兵役一齊動手，務要捉住海川，並說，他若再撒野囑強，當場格殺勿論，上海道余大人恐不妥當，纔要攔時，衆兵役已一擁而上，海川長嘯一聲，身似風車激

的祇在衆人叢中旋了幾旋，並沒見他怎樣格拒，衆兵役竟紛紛跌擲出去，亂叫破呀，立時廳前秩序大亂，滿地兵役亂滾，撞得男女犯人四散爬線，上海道余大人見不是頭，慌忙大聲喝叫住手，及至那些兵役都滾爬開了，瞥見階前黑密密飛起一物，再尋董海川時，却已踪影不見了，上海道和袁委員全都愕然怔住，上海道有心懲怨袁委員幾句，却礙於上司派來的同寅，不便開口，袁委員亦猛然省悟，自悔莽撞，惟有暗自頓足而已，原來海川因見袁委員始終有意袒護馮管帶儘攀扯吳氏夫婦，便知道今日必是不了之局，遂乘衆兵役亂撲亂捉之際，騰身登上房簷，隱於脊後暗處，伏了半夜，待至上海道和袁委員退堂到內簽押房去休息時，他纔悄悄溜到一處書辦室內，竊得一份筆墨紙硯，和一根烟籤子，尋個僻靜地方，寫了幾句勸告之詞，語句中隱含示威之意，先將筆硯送還原處，然後帶着紙條和烟籤子潛至內簽押房窗外，乘着上海道余大人與候補道袁委員對坐屋內，吃着夜宵酒食正在談話之際，他將紙條捻上一頭兒纏緊在鋼烟籤子後尾上，做成小旛形狀，就着窗紙一個破孔，拈着烟籤子尾部，颯得準確，甩手拋將進去，噠的一下微微響動，不偏不斜恰好釘在袁委員項後辮子上，袁委員雖覺項後微有甚麼一動似的，但是正與上海道談得入神，並沒在意，半響纔被一個遞菜的聽差看見，初還以為是上海道吃醉了酒和他玩笑哩，所以沒敢說明，只在遠遠的一旁私下告述同伴，互相竊笑，却

被上海道瞥見，喝問他們笑甚麼，兩個聽差忙歛笑肅立，不敢作聲，袁委員不由扭頭亦向聽差這邊來看，他這一扭頭，上海道方看出他項後辮子根上着一掛小旛，禁不住詫異，未免欠身細觀，袁委員便問上海道看甚麼，上海道含笑伸手從他的辮根子上拔下那掛小旛形狀帶紙條的烟籤子來，遞給袁委員，亦問他這是甚麼，袁委員納悶，接在手內，退下紙條，打開一看，忽一面霧靄包，先回頭望了望門邊侍候的兩個聽差，斥令他們退出去，纔把這根烟籤子和紙條遞與上道，上道略一審視，亦覺駭然，便低聲告訴袁委員，說他這侍候的貼身兩個聽差，絕對可靠，必不敢代那姓董的作甚麼詭計，這明是那姓董的故弄玄虛，聊以示警，不過那姓董的不但膽大非常，而且奇技驚人，只不知他甚麼時候，用怎樣手段把這東西送進來，且插在你老兄辮子上的，這却可怕得很，此後對他真不可不防哩，袁委員哼了一聲，亦低聲道，那姓董的若果真是個陰險的悍目，或江洋大盜，實是國家的大患，我們的勁敵，即或不然，他既有這樣的身手，我們亦必須設法將他擒得或除掉，以免將來被敵人弄去，如虎添翼，上海道心性機伶，惟恐海川在屋內隱伏聽見，忙向袁委員扭嘴示意，不教他再說甚麼，袁委員會意，只說了句，俟我稟明大帥再定辦法罷，於是收碎紙條，喚進聽差，草草用畢夜宵，上海道即教聽差出去，喚進值夜守衛的差官，吩咐從今夜起，衙內添派衛兵，加緊巡邏，尤其對於簽

押房、印房、和內宅等處，更須特別小心警衛，不許稍有疎怠。吩咐已畢，向袁委員道了安置，便令那差官伴送他往內宅去了。這時董海川却早出離了上海道署，乘着天尚未明，到那存物的高樓頂上，取回他的弧形寶劍和小行李，揹在背上，便奔西北，想要往崑山，常蘇，兩座大營去尋找大帥，暗投密狀，不想天亮時剛到防守上海商埠的卡子上，那些盤查的官兵見他帶着兵刃，且是北方口音，形迹可疑，意欲將他扣住，虧他手脚利便，冷不防將盤查的軍官制住，抽身往退回來，重到市內尋店住下。偏巧查店查得很嚴，官兵對他十分注意，他不敢久住，次日急又挪移他處，而他處因為接得那個卡子上軍官的照會，亦頗認真盤詰，他只好再挪，誰料上海道余道台和袁委員復將他的年貌開列詳晰，密令各處一體嚴緝，以致擠得他東移西躲，一日三遷，晝夜不得安生，總暗思自己雖能乘夜施展武功，潛設防卡，出離上海境內，但是既然各處官兵接得上海道的密劑，都對自己注上了意，自己白費走在路上，被他們隨處遇見，終亦是有麻煩，他思維了半日，忽得主意，想起自己的師父瘋道人平生遊蕩天下，通行無阻，據說是佔了方外人的光，那末自己何不改装為遊化四方的窮道士走着試試呢，於是在舊貨市上購置了一套破舊的道士衣履，尋個僻處自將髮辮拆開，改綰道髻，混身上下俱都換起道裝，自己尋着鏡子照了照，果然像個遊化的窮道士了。但是這口弧形寶劍拿着仍然刺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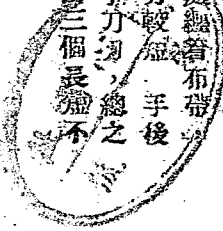
遂買了半根粗竹，拿到竹器做坊裏，教工匠把竹節全都穿通，並照着弧形寶劍的形式把粗竹弄彎，將劍插入其中，竹筒口上做了暗蓋，復用五尺白布寫了一條算卦治病的長布招子，挑挂竹端，藉以掩藏這口弧形寶劍，又把所有隨身的俗家衣服完全賣掉，不留一些破綻，這纔另到一處防卡口上，想要出去，那卡子上的官兵見他是個走方的窮道士，便不再注意，只隨便略加盤詰，海川信口應付了幾句，居然順利放行了，海川混出卡子，暗自得意，迤邐便向西北走去，路上因距清軍大營愈近，雖然遇着多次盤查，都沒對他若何留難，他經過真茹，嘉定，到了太倉城外，設法打聽得大帥現時設在這裏大營內，便又繼續前行，抹過常熟縣城，却到瀕江的福山鎮上，多用銀錢，借宿在一家小貨棧舖內，爲得是免却住店日夜盤查麻煩，夜間背着人寫了一件長稟，仍是敘述陳阿毛夫婦殺馮管帶和朱阿三逼姦誣陷的始末詳情，請求大帥明察昭雪；次日傍晚，收拾好了衣衾，帶着長稟，乘着黃昏直奔常熟縣城，定更之後，躲着城外和城上的巡邏防守官兵，施異輕功，越城而入，展轉尋到大帥行轅，依仗奇絕無倫的縱躍功夫，暗入大帥寢室，將長稟放於榻筒上大帥常戴的亮紅頂子插着雙眼花翎的大帽沿內，真是神鬼不覺，雞犬不驚，事後仍循原路返回福山鎮那家小貨舖裏，其時天尚未明，海川將專辦妥，估量不久必有佳音，遂不在此流連，黎明便離了福山鎮，慢慢向西，過江陰，走丹陽，仍舊

道士裝扮，穿行太平軍的佔領區內，直奔南京，時值清軍圍住南京，不便進城，而且路上層層防卡，頗不易過，他只得在鎮江縣境高資鎮暫且住下，順便拜訪舊日江湖上的一位好友花脖子麴斗張張啓元，此人在長江下游甚有威名，當初截竿兒立塢子，教出了好些位在江湖上有名有姓的徒弟，和薑海川雖無十分深交，彼此却很濶義相投，海川見着了麴斗張，麴斗張問他因何當了道士，海川含糊說是爲得行路方便而已，麴斗張便請海川移寓他的家中，二人終日盤桓，甚爲高興，住了幾日，麴斗張有個徒弟，名喚摘星換斗李魁文，是個買賣人，纔從上海湖江到此，特意來看師父，麴斗張把薑海川給他介紹了，李魁文一聽這位便是素日景仰、名震江湖的大俠八卦震八方神手將軍薑海川，欽敬的了不得，很和海川已結套近，彼此閒談中，海川似有意似無意的詢問李魁文上海近況，可有甚麼關係武林的新聞沒有，李魁文說了幾件，最後果然碰到陳阿毛家這一案，說此案當時閃動上海一帶，只不知道那位打抱不平的武林同道是誰，功夫真正高妙非常，只他那一腳踏住了連磚的三套大車的千斤墜本領，在現在全國各支各派武林名家家中，就難找得出幾位來，但是上海一帶官衙和營盤裏，却都對他訪拿得甚緊，聽說遞通令兩江閩浙以及江北各地，一總協緝哩，海川便又問他陳阿毛一案究竟現在如何解決了呢，李魁文說，這一案社會上都很有注意，據聞已將全案解送到大帥行轅，經大帥審了一堂，憐



總是把陳阿毛全家都找保暫釋了，等候緝獲那位打抱不平的凶手再說，至於馮管帶的結果，却不知如何發落的，海川點了點頭，沒再往下問甚麼，却暗自放了一半兒心，隨用旁的話把這件事岔開了，旋又談些近來江南道上武林的軼事，麵斗張說起以前奉天長勝鏢局的鏢頭賈雲鶴，自從被人陷害，鏢局收市之後，遊蕩江湖，很作了些驚人的俠義勾當，去年賈雲鶴會到江南來，聽說他因怨恨太平天國的北王韋昌輝縱兵殃民，暴虐殘忍，他竟隻身帶劍混入北王行邸，意欲刺殺韋昌輝，爲民除暴，巨奈行邸裏戒備極嚴，而且養着許多綠林高手作爲侍衛，晝夜衛護着韋昌輝，賈雲鶴無隙下手，偶有動作，致礙侍衛看破他的行藏，倉卒中雙方交起手來，他單人獨劍和那許多侍衛們在行邸中苦戰了一夜，竟被他闖殺了三名最負勇名的侍衛，脫身跳出行邸，把韋昌輝險些吓死，因此賈雲鶴的威名愈發響震南北，無論在甚麼地方，一提起賈雲鶴的名兒來，不分識與不識，無不挑起拇指，贊嘆不已，蓋海川和賈雲鶴三年前曾在關東會過一面，彼此未得深談，今聽麵斗張盛誇他的俠肝義膽，勇名雄威，海川亦覺非常佩服，只恨當初未能與他多親多近，心想將來只要再與賈雲鶴遇着，定要竭力拉攏拉攏，海川這種心腸，正是猩猩惜猩猩，好漢愛好漢之意，當時蓋海川住在鎮江高資鎮著名老武師花脖子麵斗張張啟元家中，和他師徒盤桓了十幾天，纔辭別他們師徒，渡過長江，到了瓜州，仍是道士裝束，

信步北遊，先在揚州勾留了幾日，遊覽遍了邗江的繁華盛景，方經高郵，過清江浦，斜向西北到了徐州，而後進入山東省境，遊曲阜聖廟，登泰山極頂，逛濟南大明湖，歷下亭，又由此往東，欲赴嶗山遊覽，行抵章邱地面，因管閒事，無心中得了幾條庫車鋼，這種庫車鋼，是新疆著名的出產，庫車乃是地名，在新疆西北部，鄰近俄國邊境，地屬焉耆所管，焉耆土名喀喇沙爾，為天山南麓的極要地方，以產西域良馬出名，而庫車的刀劍尤為馳名全世界，這種刀劍真是切金斷玉，削銅剝鐵，都如割切泥沙般的鋒利，可惜歷來多被俄國就近收買了去，視如寶物一般，所以極為名貴，在我國中非常難得，董海川巧得着這幾條庫車鋼後，尋訪名匠，自畫圖樣，打做成了一對小巧的兵刃，名為子午鴛鴦劍，又名日月乾坤劍，別名鹿角刀，雖分雌雄陰陽，兩口却都一樣，其形式每口皆是兩條月牙形的彎刀交叉起來，一條長約一尺六七寸，一條略短二三寸，全都兩面是刃，兩條月牙面交叉着，彷彿小孩子們畫的魚形，手拿魚身一邊，著手處纏着布帶，手前靠虎口這頭兒是魚尾，向外的月牙尖子刀刃稍長，向裏的月牙尖子刀刃較短，手後靠掌緣那頭兒是魚頭，不過魚頭上多伸出一個二三寸長向外探着的月牙尖子刀刃，總之，全身只是一具兩隻月牙對合，彷彿獸形的東西，裏外通身是刃，共計伸出三個長短不同的彎刀尖子而已，這一對子午鴛鴦劍的方法，與衆不同。







高級  
小學  
國語課本

秋季始業用

第四冊

俠義英雄譜 第五集

著者 晝寢齋主

出版者 京華出版社

總發行 北京琉璃廠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地址：北京琉璃廠

總店：北京琉璃廠

地址：天津興亞三區卅號  
路效康里卅六號  
北京書店 天津支店

